



ألف ليلة وليلة  
التَّرْجُمة الصِّينِيَّة بِمِثْلِهِ  
السِّيدِ نُورِ مُحَمَّدِ نَاهِيْنِ

# 天方夜談

(一)

譯 訓 納

商務印書館發行

總發行所

納訓譯

天  
方  
夜  
談  
第一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引序

時代的巨輪，毫不留戀地飛轉着，掃蕩了大地上的一切痕跡，壓碎了人生的甜夢，一切的一切，都被吞入消逝淘汰的漩渦裏，只丟下些千古人物的殘影遺恨，惟有『童年的回憶』卻是超出時空，即使歷經幾世滄桑，終是不泯不滅。人們儘管由少壯而老朽，人生儘管難逃命運的播弄，希望理想儘可成爲泡影鏡花，精神儘管受黑暗的恐怖威脅；然而『童年的回憶』卻是不屈不撓，不死不老。誰也忘不了自己的家鄉祖國，誰也忘不了第一次看見教師的母校。誰也忘不了初度幽會情侶的景象，誰又能不回憶那童年時代的夜談呢！在溫暖的臥室裏，在幽靜的月夜中，孩子們圍着慈祥的祖母，擁着忠厚的老保姆，或當睡眼惺忪的時候，伴着親熱的媽媽，側耳細聽那美妙動人的故事，那故事，實在不是詩人學士們人人可以講說的；那真是陶醉兒童的美酒，領着兒童進入樂園的導師，而且也足以迷戀成年之人。

那些有着足以左右兒童思想，足以陶醉兒童心胸的故事，也是人生希冀夢幻的一種哄着人們回憶過去，帶着人們從一個時代跨入別個世紀，從一個都會跑到別的城鎮，在大自然的搖籃中動蕩着，塗上東西不同的色彩，灑佈文野各樣的氣味，傳遍了天涯地角，迷醉了古今羣衆，我們要追問它的原始，實在是與人生俱來的一種美，自然地發展演出，同詩歌舞蹈並沒有兩樣，誰也不知道它正確的歷史，對於它的內容、演變、擴展，誰也不能將它嚴格地限制着。時無古今，地無中外，差不多是大同小異的。天方夜談（即一千〇一夜）中的故事，自然也難例外。然而聰明的後人，卻肯定的說：天方夜談出自印度，經過波斯阿拉伯，終止於西歐；說它經過一個區域，便染上一些地方和民族性的色調；書中的角色，因時勢與機會的配合，有許多幸運的特殊人物，足以令人贊嘆稱羨；作者且不惜張大其詞，極力描寫，在那些人物身上，加上許多奇光異彩，教他們在戰爭、愛情中，在慷慨、愁慘、狡獪、欺騙的各方面，成爲最高的典型人物。於是乎歷史上的英雄美人，竟然被後人加上一套幻想的衣冠，成爲不可思議的人物，扮演着離奇古怪的戲劇。然而其中大多數卻實在是理想中的人物，可以作爲後人的模範。

天方夜談的演出，說來話長：大凡讀過古蘭的人，都知道書中含有許多前幾世紀的簡要故事。回教復興以後，產生一輩說書者，他們便本着古蘭中美化的紀事，混在人叢中，道貌岸然，一本正經地大講特講前人的故事。據說當時最善於述說而少錯誤的，首推天主教徒改信回教的唐明穆·多靈，王華伯·沐納博，卡爾補·阿哈巴爾，阿布督拉·色拉目。他們公開的講說，收了很大的效果，頗能抓住一般人心。可惜後來過於放肆，謬誤叢生，終於被教皇阿黎把他們攆出清真寺的大門。

但是一般政治舞臺上的人物，鑑於那般說書者的玩意兒很有魔力，能夠左右人們的思想，便利用他們做宣傳的喉舌，做抨擊異己者的武器。教皇沐阿偉葉便是首倡的人，他的宣傳部長，清晨禮拜之後，坐着讚美真主，讚揚穆罕默德聖人，詛咒那些反叛者，然後誇讚教皇，替他祈禱。教皇禮拜以後，也坐着聽他的部長宣講。他甚至於把說書人員送到前線去激勵士兵們效忠報國。依拉克總督也利用過說書者。依本·矮興魯說過：「阿拖補·王爾高吾親赴前線指揮，鼓勵士兵奮勇殺敵，問道：『說書的在那裏？』沒人回答，又問道：『歌唱隊在那裏？』也沒人回答。」

那時候詩歌與故事和政治打成一片，影響於民衆，好歹參半。一般說書者，受寵若驚，往往不顧

宗教義旨，歷史真偽，居然歪屈真理事實，但求動聽，不惜杜撰。後來因爲黨爭平息，禍亂已滅，人們的理智漸返於正常，政治上有了軌道，說書者的地位便一落千丈，日趨沒落。他們雖喊着『打回老家去』，但是清真寺裏已有正式的宣教師了，許多博學之士，又把他們的黑幕揭破。英雄末路，他們便只有跑到民間去的一途；他們混在各式各樣的階級中，把戰爭的傳述，各樣的消息，以及翻譯傳入的材料做本錢，於是乎『走江湖』『打雜談』的生涯從此開始。

那時候阿拉伯國家各都市城鎮有的是咖啡店。到了夜晚，各式各樣的人們都集會在那裏談心消閒，一杯咖啡，一口管煙，靜聽着說書者有聲有色的故事，把一天的勞作苦惱，無形中驅走了，其風趣正如中國的酒樓茶肆一般。據記載的描寫，大約是這樣的：咖啡店的門前掛着紅紅綠綠的旗幟，店中吊着晃朗的燈火，人們一堆堆，一排排繞着說書者的高腳椅擠坐着，堂倌們托着杯盤，在人羣中川流梭動；談笑、咳嗽、罵俏的熱流交響着，到了時候，那說書的不緊不慢，跨着臺步走了出來，頭戴着皮球似的纏頭，身穿做領博袖的大袍，袍下襯着彩色閃花的長襯衫，一條垂着繚絡的絲腰帶，勒着肥腫的大肚皮；他把身兒移在那把軟厚的高腳椅上端正坐定以後，便有人把手提香爐去薰

他這時候已是鴉雀無聲，成千的眼睛釘在他身上；於是說書者本着他那敏銳的感覺，豐富的想像，健銳的詞鋒，熱烈的情調，和有條有理的結構，演說着他的得意之作。有時以帝王的慈悲，英雄的壯舉，美人的韻事爲題材；有時把妖術的萬能，鬼神的莫測爲中心，說得天花亂墜，淋漓盡致，把聽者一古腦兒直引到古香古色的社會裏。當他說到英雄遇險，或好事將成，空氣最緊張，人們急於要知道下文的時候，他卻一擊煞着，乘機收錢，教人不但願溜走，而且不得不急急把錢湊齊，好聽下回分解。據說在某時期，這種風氣特別興盛；如果說的是『巴尼·徐遼倫』的故事，那麼在坐的人至少會分成兩個集團，有的擁護巴尼·徐遼倫，有的愛戴巴尼·宰納堂；平時很要好的朋友，這時候爲了主義的不同，不惜反目相顧。有時候甲集團點關於戰爭的故事，而乙集團卻偏要選談愛情的，說書者便又以雙方運動費的多寡爲決定；諸如此類，種種爭風吃醋，往往釀成流血的武劇。

我們可以想像的這一般說書者，他們有着敏銳的觀察，豐富的想像，堅強的記憶，過着清淡的生活，白天休息，夜間說書，他們實在是天方夜談這種偉大著作者的先導；他們的材料，也可以說是天方夜談的藍本。



阿巴斯王朝以後，阿拉伯國家普遍地遭受塞爾柱國人、法蘭士人、蒙古人的侵略，人們唯一消愁解悶的方法，便是聽說書；而政府方面更藉說書者三寸不爛之舌，激動民衆愛國情緒，鼓吹尚武精神，所以講說故事，在各村鎮各都市都很流行，尤其回教文化中心的伊拉克和埃及。

埃及氣候溫暖，土地肥美，民性溫和，以農爲本，生活便易，人們多戀守家鄉，出遠門的很少，所以容易接受一切傳說。同時無數遊手好閒的人，都沉淪在優遊逸樂的環境中。姑無論尼羅河氾濫得很均勻，普遍地得到豐收也罷，不論在上賢君，或者是在暴君虐政之下，再加天災人禍，痛苦流離的時代也罷，說書者都是生活方面的必需品。因爲在昇平時代，他們能使人們的胸懷舒暢，使王公大人和平民的生活更加愉快。在不景氣的時代呢，他們又是解除人們苦悶的唯一使者。因此說書者在埃及始終是過着超越的生活，有着高尚的地位。

據說埃及第一個大說書家，叫蘇里曼·依本·阿台爾。他原是個官員，後來才專以說書爲業。繼蘇里曼·依本·阿台爾後起的，便分門立戶，各有各的立場，各有各的色彩。有的成爲一種主義的宣傳者，有的做了政治的號筒。在每一個王朝，每一個時代，他們都站在潮流的前面，運用靈活的

手腕，唱着應時的調子，盡了投機的能事。法圖美王朝，一般說書者，鉤心鬥角，花樣百出，真是空前絕後的大熱鬧。教皇沐岩祖的宰相雅葛·依本·克立肅曾經利用說書者的雄辯，大宣傳其十葉主義，以教皇阿黎和胡森的被刺案作爲題材，在清真寺裏公開正式的宣講。

有一次阿基祖·比拉的宮中發生風波，社會上謠言蜂起，說書家郁蘇福·依本·伊士瑪儀被派到各處宣講，竟達到彈壓騷亂的目的，便作了艾特勒的故事十二冊。

回曆四世紀（西曆九世紀至十世紀之間）阿巴斯王朝的沐格特牒魯·比拉和法圖美王朝的阿基祖·比拉時代，政府和民間的說書者，合作起來，向收藏古籍的世家和旅行家收集材料，編輯故事。那時候伊拉克和埃及兩地，因對象與目的的不同，故所走的方向與步驟也各異。伊拉克的故事是一般學者主持，對象是王公大人。他們的編製，對於結構、剪裁、修辭都有一定的限制，有美的高尚的要求。如張華史亞答和依本·黨遼年所編關於愛情的故事，桑赫魯·依本·何魯納和阿黎·依本·達伍德所編關於哲理象徵的故事，阿梭·依本·達伍德和赫沙美·克遼比所編關於回教愚昧時代阿拉伯人悲天憫人的故事。那些故事差不多都是費了心血，絞盡腦汁，意義深長，

詞藻優美的結晶品，閃耀着燦爛的霞光，發散着芬芳的氣味。

埃及的故事呢！卻是那般說書者自己編作的；他們有着自拉自唱的精神，向書本或口頭的傳說收集材料。他們的對象是一般的大衆，但求情節有趣，并無任何限制。他們的出品恰恰和他們的收入成了正比例，要是材料來源一斷絕，他們的生活便也告終了；因此粗製濫造的毛病，應時而生；并且被環境逼迫着，故意地拖延冗長，拿許多奇形怪狀不近人情的事件吸引人，用上不少的粗言濫調，赤裸裸地說出，當然缺少含蓄，談不上典雅；然而卻迎合了一般低級氣味，故也能流傳久遠。

埃及故事大宗的材料，多半採自伊拉克及其他古舊小說本中，不管真假，兼收統集。也有人旅行歸來，把一些途路見聞，拉雜湊合，便搬出來講給人聽。如雅葛·依本·海爾達奏伯說有些民族，闊臉黑膚，身長不滿二尺，皮上有紅、黃、白的斑點。有些民族有翅膀，有狗面牛身的，有身長二丈，把騎士當小孩玩弄，可以把人的手足當作菜莖那樣折斷，與列子的躄人長九寸之說，莊子的萬丈巨鯢，搏天大鵬之喻，正好并美。其實那些旅行者所見所聞的，還是古代巴比倫、羅馬、法老和法蘭士人遺留下來的無稽之談，被他們認爲事實罷了。

埃及人把各方面收集所得的材料，不顧一切的混合編製，硬加在一個似乎具有三頭六臂的英雄身上，不怕歪曲歷史，也不管英雄的身分何如。只消看『艾特勒的故事』是怎樣編成，就可見其一斑：先是古代阿補肅與祖補雅奴兩民族間發生戰爭，戰線一直延長到艾特勒·依本·尙多德的境界，編者便運用其靈活的手法，把那些英雄豪氣概描寫一番，甚至於細膩到他的口齒、仁厚、忠信、愛情、剛毅、自足……總之阿拉伯人所有的性格都提說到。可是再寫得如何周到細緻，終久不大引得起人們的興趣，得不着意想的收入。聰明的作者把筆頭一轉，於是艾特勒與福爾薩人之間便派定了仇恨，繼之另一個新的戰局開展。這時候作者大展鴻才，把人們一會兒由平原帶到山谷，一會兒又把人們從游牧人的帳幕領到黑洞洞的地窖裏。一片古代原始人的生活，活生生地現在眼簾，比讀歷史書籍更有趣味。正當演得有聲有色的時候，艾特勒便離開阿拉伯半島，去到埃及，打敗當地之人，大規模地辦起建設來。後來艾特勒竟又去到谷斯屯，娶了一個羅馬婆。艾特勒死後，他的兒子卻回到漢志，一心要恢復他父親的山河，在那裏作劇烈的戰爭。故事中最有趣味的還是艾特勒的下場：他帶着兵馬在前線作戰，敵人矮色叔·覽西肅暗暗地射了他一藥箭，艾特勒身

中矢毒，自知無可救藥，當下十分耽心他的部下吃虧，便下令叫部下退卻，他自己卻不動聲色地騎着馬拄着戟獨立在最前線。對方迫於他的威嚴，始終不敢進攻，一直到他的部隊退到安全地帶，他的靈魂早已離開軀殼，對方還不知道。後來敵人要揭穿這個謎，放了一匹牝馬過去，同他的戰馬相遇，艾特勒才僵然倒在地上。

阿拉伯人在獨立昇平的時代，故事的流行很普遍，那些故事代表着當時民族的性情和思想，頗有從高向上的意趣。後來經過外族的侵略，把他們的財富毀劫一空，把他們的文化宗教破壞無遺；又加洪水猛獸似的十字軍一番大洗刷，於是新月旗上染遍了血跡淚痕，阿拉伯光耀一時的繁榮，只剩下些披着耻辱的烟火殘骸，從此人們無從享樂，一般說書者在那種忿恨愁慘的情緒之下，便製作許多理想故事，甚至於什麼鬼神妖術奇跡也無所不談了。

回曆六世紀至七世紀這個期間，在埃及產生了一大批長篇故事，作者都是爲自己的生活而工作，只開口頭敘述，不圖把原本傳諸後世，父子死孫繼，一直到印刷術發明以後，才照原來的抄本印行，這時候作者的姓名已不可考了，那些故事中最著名的有『算友福·依本·鄒亞

載奴，『智慧的女王』、『國王馮一魯祖』等。那些作品，根據當時的習慣以及文章的語氣和作風，顯然有一種特殊的個性。埃及故事中的角色，差不多都是生長在埃及的，他們的名字在歷史中還有可考證者，有時作者也把好些未曾到過埃及的人也算做埃及人；說算友福·依本·鄒亞載奴根據他的魔術祕冊，開闢埃及，挖掘尼羅河；他的書埋在吉賽，吉賽是他妻室的墳墓。最後作者把他葬在開羅左近的莫干幹額目山上，說名將祝有施的墳就是他的墳。

十字軍的東征，對於故事的創作有很大的影響；因為純潔的宗教信仰，剛毅的性格，還在每一個阿拉伯人心目中燃燒着，說書的以及編作者便從事培植這兩種情緒；拿忠勇、奮鬪、犧牲、忍耐、種種美德鼓勵聽衆。算友福是回教徒，他每征服一個地方，總是說：「萬物非主，只有真主，伊卜拉欣是真主的朋友。」

回曆八世紀至十世紀，鄂斯曼王朝已達極衰時代，把祖先留下的一些倫理綱紀都敗壞了，民衆在天災人禍苛捐雜稅，種種災害虐政之下，不堪苦痛，有的跑到清真寺或深山中避世修賢，有的走向下流，拿鴉片一類東西解悶。從此社會上人與人之間有了嫉妒，用出了卑污的手段，人懷欺詐，

盜匪猖獗，社會不安，次序大亂。在那個期間產生的故事，當然是代表那時的社會現象，處處露着褻褻不堪的樣子。如「阿黎·競板谷」「阿哈默德·打乃孚」「哈桑·叔曼」等；這些故事非常幼稚，不但是粗鄙俚俗，結構鬆弛，而且接頭續尾，畫蛇添足；說書者與聽衆雙方都覺得毫無趣味。因爲作者的材料缺乏，翻來覆去，只是那幾個本地角色，同時人們競相欺詐，營謀金錢，對故事的熱情減低，因之宣佈了說書的死刑。在那混亂期間，說書者乘機把歷來傳說的故事埋頭整理一番，作了一次總清算，編成有系統的書籍。據說天方夜談也是那混亂期間所編的一種。

天方夜談是一部大衆讀物，表現着各式各樣階級的寫真。書中人的目的趣味各異，語調行動也不相同，形形色色，範圍非常廣泛。惟其如是，文人學士們便看不起它，後來不肯加以研究。可是社會革命以後，西方作家的目光轉向大衆，同時左一個殖民探險隊，右一個古跡考察團不斷地跑到東方來，探討民間的傳說和風俗習慣；東方作家才愕然開始注意自家的大衆生活，逐漸使用普通的大衆語言，進而收集民歌民謠，并着眼於故事體的文藝。歐洲人自己承認阿拉伯人有無限豐富的寶藏，對於他們的文化有莫大的影響。阿拉伯人驟然聽了還不肯信，後來才慢慢把天方夜談這

樣的書放上口齒，把它正式送入圖書室，然後表揚它的特色。十八世紀初葉，天方夜談被譯成各國的文字，列爲頭等文藝作品，博得各民族的賞識，阿拉伯人眼見之下，感到無限的光榮。無怪學者福耳特耳氏說：「我從讀了天方夜談十四遍以後，算是嚐着故事體文藝的滋味了。」法國作家伊斯坦達氏希望真主使他忘了天方夜談中的故事，讓他再讀一遍，重溫書中的樂趣。

天方夜談的故事，有些已搬上銀幕，英法德各國的翻譯者教育家把天方夜談的故事剪裁一番，繪上插圖，作爲教材。據說幾年前一個西班牙人，一個美國人，奉某大學和研究會的使命，特到東方來搜求天方夜談的手抄本。這時候阿拉伯的學士文人才細心閱讀天方夜談，大書店也競相印行，文學家把它列入文學史中，大家發現了它的特色可愛，以爲天方夜談紀錄着阿拉伯幾世紀的社會變遷，閃耀着阿拉伯倫理學術的光芒，把阿拉伯的文明播到東西各國，填補了歷史和文學上的缺欠。天方夜談也是評論家、哲學者、文學家清澈不絕的泉源，同時也是極弱混亂時代阿拉伯人的火把，把懶惰者的心烘得熱熱的，教他們回憶着已經失去了的光榮而起舞。天方夜談也是阿拉伯人的一股堅固的繩索，把散漫的阿拉伯人網綁着統一起來。



天方夜談幾乎成了巴格達城的專名，事實上巴格達在今日還有着那麼崇高的地位，飄蕩着那麼光榮的旗幟，『天方夜談』實在是使她不朽的汗馬功臣；因為巴格達的那些古跡固然放過異彩，但只如曇花一現，便爾凋謝。至於天方夜談所給她的光榮，至今還鮮豔地燦爛着，天方夜談獻於她的歌頌，至今還清脆地縈繞於世人之耳。天方夜談在巴格達是阿拉伯文明的一個淵實的博物館，比之法老遺下的金字塔、廟宇、地下窖藏的埃及文明，其高下不啻天壤之別。因為那些古物都是些死板的東西，而天方夜談是活的有靈魂的；它遊歷各地，同各式各樣的民族聯合攜手。『巴格達』這個名詞，在好些地方，竟然成爲『興旺』、『繁華』的同義字；教皇『拉施德』的名字，也成爲『公正』、『豐年』的暗示語。

可是天方夜談賞賜於埃及的是些什麼？一言以蔽之，恰恰與巴格達相反，不是些欺詐陰謀，而是些妖術愚妄。雖然天方夜談是埃及人編的，而其對埃及與巴格達兩地所生的功過如此懸殊，其中也有個道理。因為天方夜談誕生之日，正當一個衰弱的混亂時代，編者所得於埃及的材料，都是他親眼所見所聞的敗亂事件；至於巴格達方面的描寫呢，卻受了多方面的影響：第一有巴格達學

者作的優美故事作爲藍本；第二想像的及充耳所聞關於巴格達的偉大和教皇的尊嚴；第三人類有愛慕遠方的心理；

天方夜談的作者，編作的時代，以及故事流行的地帶，都混然不明，史籍中也沒有記載；如此說來，要想考證天方夜談的來歷，實非易事，倒是從書中的語氣、人名、地名以及宗教信仰方面去研究，還可以得着一些線索。但因歷代各地傳寫說書者爲適合他們的風俗習慣，隨便更改原書，同一故事；在兩種本子裏，其結構語氣，常不能調和一致。譬如在『三小姐與挑夫的故事』中，道士乙說他讀過古蘭，懂得七種讀法，還背得沙屯賓葉。可是有的本子沒提沙屯賓葉。假若所有的本子都提沙屯賓葉，那麼我們可以斷定天方夜談是九五〇年沙屯賓氏死後的產物。又如『巴格達的剃頭匠』故事中，有的本子是七六三年，有的是六五三年，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實在無從辨別孰是孰非。

研究天方夜談的學者，意見紛歧，各持一見。有說天方夜談純粹是阿拉伯的，有說是波斯的，有說是印度同其他混合經阿拉伯人的增改，換了人名，變了語氣，塗上各式各樣的色彩，抹滅了故事

中原來的精神和特質而阿拉伯化了的。

按歷史學家阿黎·依本·胡森（回曆三四六年卒）在金廠中說「……那是一般常用小說去接近國王的人們編作的神話，他們的編制，也像我們從波斯印度羅馬文翻譯的書籍一樣，例如赫佐魯阿富薩奴（一千個故事）那是一個國王一個宰相同他的姑娘山魯佐德與她的丫頭敦亞佐德的故事。」

穆罕默德·伊士哈格（回曆三八五年卒）在發赫黑慈中說：「傅爾肅·五王倫首創神話，編輯成書，藏在圖書館中，頗得波斯王艾史安的賞識。那部書叫赫佐魯阿富薩奴，後來譯成阿拉伯文，一般學士文人下了一番工夫，從事剪裁修飾。那書的起源，是某國王娶個女子來，睡了一夜便殺掉，再娶再殺，繼續不斷，後來娶了某王的姑娘，叫山魯佐德，很有才學，夜間講故事給國王聽，到天明時候故事還未結束；國王貪聽故事，留着她第二天晚上再講。就那麼一直講了一千夜，在那個期間已生下一個孩子，從此發生愛情，國王就不殺她。國王有個親信的女管家叫敦亞佐德，非常同意山魯佐德的計劃。有人說那部書全是為國王補胡曼的女兒胡曼亞而編的。」

穆罕默德·伊士哈格又說：「第一個提倡夜談的是亞力山大，他養着許多清談之士講故事給他聽，其實他不是愛聽故事，其目的只是守夜。後來國王胡佐魯·阿富桑也如亞力山大，說足了一千夜；因爲一個故事有時要講幾夜才完，總共約有二百個故事。」

據此一說，天方夜談源出波斯的赫佐魯阿富薩奴，是某國王和山魯佐德敦亞佐德兩個姑娘的故事，當時名一千夜。不過阿黎·依本·胡森說：山魯佐德是宰相的女兒，敦亞佐德是她的丫頭，穆罕默德·伊士哈格說山魯佐德是某國王的姑娘，敦亞佐德是國王的女管家，原書名一千夜，約二百篇故事，這是兩人不同的地方。

默谷里爭氏在虎塔圖，沐谷拉氏在美的芬芳中都說：埃及史家谷爾台在法圖美王朝教皇阿萃督時代編了一部埃及史，曾經考證天方夜談，與當時有名的故事對證。他倆認爲天方夜談是法圖美王朝在埃及出現的；不過其中有一部分故事是阿拉伯人的，採取別人的編制而已。

一八一七年，研究東方學術的學者在 *Journal des Savants* 雜誌上發表一篇論文，一八二八年又發表一篇，說天方夜談是近代的團體編的，從頭至尾，純是阿拉伯故事，反對阿黎·依本·

胡森書中有一部分印度波斯故事之說。一八一九年德人約瑟·馮·哈密爾氏在德國雜誌，一八二三年又在亞細亞雜誌發表言論，卻贊成阿黎·依本·胡森的主張。一八三九年英人威廉·蘭尼氏譯了一本天方夜談選本，他說天方夜談是個人的作品，全書成於一四七五年至一五二六年之間。此外還有許多學者從事考證，但阿拉伯人自己對此問題卻無研究。

天方夜談原是由波斯的赫佐魯阿富薩奴譯成阿拉伯文的，即阿黎·依本·胡森和穆罕默德·伊士哈格看見的那書。可是在回曆四世紀至十世紀這個期間，巴格達和埃及的文人學士，根據原來的藍本，增加了許多故事。據說一千夜原書所包括的是國王山魯亞爾與其弟沙宰曼的故事，商人與魔鬼的故事，哈桑·巴撒戀友的故事，烏木馬的故事，太子巴叟目的故事，漁翁與魔鬼的故事，夏梅綠太子與白都倫公主的故事等。

但是研究者對於一千夜原有故事的見解，又是不同：有的說天方夜談開端和其餘一部分故事是印度的；他們根據三方面的理由：第一『國王山魯亞爾與其弟的故事』與印度的『卡塔薩爾特薩瞻拉』沒有分別。第二編制方面往往是一故事包含另一故事，那是印度一位名故事家的

手法，如『睡和白華拉特的格鬪』與『伊索寓言』（前者是拿吸人的故事，耽延了戎機，教侵略者失了屠殺的機會。又如『蘇科薩比塔拖』故事中的鸚鵡，因為女主人乘丈夫不在的時候，偷偷地去會情人，聰明的鸚鵡便天天講有趣味的故事給她聽，佔了她幽會的時間。最後鸚鵡總是說：「如果你在家中，那麼明天我再講剩餘的給你聽。」）這種編法，我們在天方夜談中屢見不鮮。第三語氣方面，印度作家有一種慣語，就是常常說：「你不要幹那個吧！不然你便要像某人的遭遇。」然後對方問道：「那是一回什麼事？」以後的回答，便是一個故事。

有人說天方夜談中所有的故事原來都是波斯的，後來才受了猶太教希臘教回教的影響。但有人否認，說只是『烏木馬的故事』、『哈桑巴撒戀友的故事』、『夏梅綠太子與白都倫公主的故事』等才是波斯故事。柯赫氏還在天方夜談與猶太故事『伊絲台爾』中找出了一種關係：因為根據穆罕默德·伊士哈格在發赫里慈中說：「赫佐魯阿富薩奴是為國王補胡曼的女兒哈曼亞而編的。」塔百里說：「伊絲台爾是補胡曼的妻室。」阿黎·依本·胡森說：「伊絲台爾又叫敦亞佐德，是補海台算魯（也叫山魯亞爾）之妻，即哈曼亞的母親，補胡曼的老婆。」阿黎·依本·

胡森又說：「山魯佐德即哈曼亞，是補胡曼的女兒，也是他的妻室。」（根據古代波斯父親可以娶女兒的習慣。）又舊約聖經中伊絲台爾與天方夜談開端的故事也有相似：國王阿斯歷悠斯也像山魯亞爾那樣，每天換一個女人睡覺，頭天娶個女子來，睡了一夜，第二天便遺棄；可不像山魯亞爾睡了覺還要殺害。伊絲台爾是宰相的女兒，像山魯佐德那樣，在恐怖的時期，奮不顧身，懷抱着拯救同輩的大志，終久拿智謀戰勝國王，止住了災禍。

據說：回曆四世紀到五世紀這個期間，巴格達的文人學士，才異輩出，根據回教與阿拉伯人的生活習慣，用文雅流麗的筆調，編了許多美麗的故事，很能代表當時中上階級的活躍，把當時巴格達的繁華富貴全表現出來，一片歌舞昇平景象，真是一個黃金時代；把教皇拉施德描寫成天使一般，出入於宮廷陋巷之中，拿他的財富救濟窮人，設法教那些曠夫怨女結為終身伴侶；又公正，又偉大，所以人們都愛戴他，把他當成『公正』『吉利』的象徵，直至他死後，人們還是一樣地紀念他。那些故事，因為年深日久，多半都失傳了。穆罕默德·伊士哈格在發赫里慈中指出『阿黎·依本·阿定目·彌赫勒的故事』『阿黎·依本·板科爾與納華爾的故事』等十篇，都是那時代的

作品，其中的詩歌非常合乎當時的景況。

埃及的故事，不但是受當時環境的支配，同時還受了法老遺風的影響；譬如『阿黎爸爸的故事』、『四十個匪徒的故事』等，全然是摹仿古代的傳說，其他銅城的故事等，那又是受了以色列族勸善故事的影響。

過去考證天方夜談的人，似乎白費了精力，因為赫佐魯阿富薩奴被譯為阿拉伯文以後，作者的姓名就無人知曉，再經過埃及人巴格達人的增刪改造，身世愈糊；並且每一篇故事，在當時是作者根據聽聞與觀察，由指尖下一點一滴絞腦汁寫下來的。他們那樣做，原只為記憶着做說書的本錢，並不想拿出來貢獻給普世大眾。誰知年深日久，時過境遷，終於有人把那些散漫的各家的稿子收集起來，編成天方夜談這樣的著作，但是那些無名英雄（作者）的大名卻被埋沒了。他們的大名不傳於世，也許是他們自己謙恭，不愛出風頭；也許是後人的嫉妒，有意抹殺他們。據說法國『七個哲人』等名故事的作者，也是與天方夜談的作者同時代的命運，被作稟的後人埋沒了的無名英雄。



一般研究的人，有的說天方夜談是個人的作品，有的說是團體的創作，這好像沒有爭論的必要。我們可以說：天方夜談中每一篇故事，各有它的作者及無數的傳者，而收集整理成爲天方夜談一書的，卻是一人之手。

天方夜談編輯的年代，據阿哈默德·哈桑·宰雅台氏的考證，說全書告成，爲時十年，自回曆九二三年至九三三年（西曆一五一七年至一五二六年）且書中有提到咖啡，據說咖啡是回曆十世紀初葉傳到東方。書中有麥斯曼王朝的制度，像『補鞋匠的故事』，純是埃及的，而麥斯曼王朝統治埃及，在回曆九二三年之後。據英人威廉·蘭尼氏的考證，說全書告成，計五十年，自西曆一四七五年至一五二六年。兩者的考證，起始的年月雖異，而結束的時間卻相同。據說一七〇四年法人加雷尼氏發表他爲路易十四的家族翻譯的天方夜談，他的譯本是根據一七〇〇年由敘利亞獲得的手抄本，原本註有回曆九四三年的記日；據此則天方夜談爲回曆九四三年以前編成，已無疑義。至於書中每篇故事的年月，當然各不相同，要把每篇故事都考證清楚，自非容易之事。據說美人威廉·博爾氏已爲此花了不少工夫。

阿拉伯人把赫佐魯阿富薩奴譯爲一千夜，也許在波斯文中「夜」與「故事」是兩個同意字。也許「一千」是表示多的意思；因爲穆罕默德·伊士哈格曾經親眼看見那書，約莫二百篇故事。後來阿拉伯人加上一部分，總計二百四十餘篇，也沒按照一定的標準，分爲一千〇一段，每段一夜，便叫一千〇一夜。

原書是一千夜，後來不多不少又加上一夜；有人說，那是阿拉伯人忌諱偶數，有人說，是因爲韻脚修辭關係。其實都不對，據阿拉伯人自己說，那完全是他們交際言談的習慣所致。譬如說：「我已經拜訪過你一千〇一次了」諸如此類，在一個完全的數目之後再加上「一」，表示更齊全的意思。

阿拉伯人原有的編制，是把故事從頭至尾，一氣呵成，以一篇故事爲單位，卽一個「個體」與本故事以外的故事，彼此再無連帶關係，回曆三世紀以後，阿拉伯人翻譯故事，採取印度波斯的編制，在阿拉伯原有的編制上，開闢了一條新途徑，把故事與故事中繫上一條連鎖的鍊子，大別分爲兩種。第一：拿開宗明義第一章，卽故事的根源，也是故事的原因，總括其他所有的故事，一瀉千里的

下去，伊索寓言即是此類的例子。第二把故事分成若干門，第一門的故事即第二門的開端，第二門又是第三門的導源，教皇的果與達觀者的喜笑便是此類的例。所以天方夜談包羅了三種編制，即阿拉伯人原有的編制外，又加上摹仿印度波斯產生出來的兩種新的連鎖編制。

天方夜談的語氣，因時代、地域、種族習性不同而各異其趣；由大體看來，可以說是大眾語，只是間或有些俗話和阿拉伯人喜歡的韻文近乎咬文嚼字，尤其喜歡把詩弄在裏面，有些地方未免削足適履。而其中最好的還是坦白直率，形形色色，把各種階級的生活習慣，赤裸裸地披露給讀者，上至天文、宗教、鬼神，下至地理、社會、幻想，無不兼涉并列。讀了天方夜談，對於阿拉伯的風土人情，至少可以得着一個梗概，同時還可以得着些波斯印度的風光，真不愧是一部大眾讀物。而其所以如此淵博，實在是當時說書者迎合大眾心理，異想天開，無所不談的緣故。當時他們以為出自他們之口，入了聽衆之耳，便已完事，沒想到多事的後人會繼續工作，編成這樣一部流傳很廣的世界名著。

天方夜談中的哲理、思想、目的都不是單一的，真像社會情狀那麼複雜；如果硬要勉強把它統一起來，那也像要把世界上的人類統一在一種主義或者一個宗教之下那麼困難。

研究天方夜談的人，把天方夜談的手抄本分爲三種：第一種是亞細亞的，算是最古老的抄本，有的已殘破不堪，只包羅開頭的一部分故事；最著名的是『加爾各塔』本，係一個葉門人在加爾各塔印行，計二百夜，共四冊，西曆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一八年全書告成，算是世界上第一次印行的天方夜談。其次是『白爾色魯』本，經赫布康圖氏印行，第一冊一八二五年脫版，一八四三年全書告成，計十二冊。第二三兩種是埃及的，沒有第一種那麼古老。這兩種雖同是埃及的，但其語氣、編次、篇目皆不相同。第二種與『白爾色魯』本相彷彿，經馬克諾格桑氏印行，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二年全書告成，共四冊。第三種是『布遼格』本，一八三五年埃及政府印行，計二冊，比較是最完備的一種。從此凡在埃及、敘利亞、孟買翻印的以及翻譯的都以此本爲根據。

各家印行的都有缺點，錯誤也多。一方面固然是校印欠精的關係，一方面還是書店老闆希圖以微本賺大錢的罪過。其後一個基督教徒考證校訂，在貝魯特印成很精美的四冊。繼後艾博·安圖尼氏再加考證編訂，在埃及印行，計五冊，我的譯本便是根據此書。因爲經過這些整理修潤，所有污穢穢淫的地方都刪改殆盡，可以說是最完善的本子了。

中國還沒有一部全本的天方夜談譯本，實在是一種缺憾，我早有志把它翻譯成中文，作為學阿拉伯文學的成績；然而我對於中阿文毫無造詣，無從開始這種工作。今年因轉學到哲學院去研究哲學，以為還不乘此時機動手，恐怕翻譯的念頭，漸漸地便要打消了，於是勉強工作，先是照原本直譯出來，然後再圖修改。可是第一冊完成以後，從頭讀了一遍，覺得要修改，必須全部改動，恐怕不忠於原本，同時因為戰爭關係，便擱淺了。暑假期間，課外作業的時間比較充裕些，想到中國應當有一部全本的天方夜談譯本，於是不顧一切地重整旗鼓，像抗敵戰士們肩着古舊笨重的器械與機械化隊伍周旋那樣。如果不幸而失敗了，那與失守平津，算得了一回什麼！反正到了時候，讓後人收復補充好了。

時代的巨輪老是飛奔着，像與人世有了仇恨似的，毫不留情地繼續打破人生的甜夢，忙着掃蕩大地上一切的痕跡。古往今來，一切的一切，都難逃消逝淘汰的厄運，惟有『童年的回憶』，即使再歷幾世滄桑，還是不屈不撓，不死不滅，這便是天方夜談一類著作的偉大。它不但領導兒童們走進美滿的樂園，而且給予青年們無限的生力，慰藉老年人們已經乾枯了的心田，算是彌補了人世

間絕不能挽救的缺憾。我願意繼續着前人的苦心，再把它譯抄一遍。說書者的無名英雄，願普天  
下的人們，都誠懇地向你們致敬，祝你們精神不死，與世長存！

納訓序於埃及愛資哈爾大學

民國廿七年九月十五日

## 原序

謝謝真主，他把古人的信息作爲後生的模範，教後人根據着建立基礎，避免錯誤，完成了文藝的使命。

天方夜談是流行很廣的世界名著，用不着我們多加解釋；而我們所要說的是：凡懂阿拉伯文的人，從遠東的印度直至西非洲，誰都愛讀天方夜談，而且把它當作讀本看待；尤其一般外國人，特別愛好，把它譯成他們的語言文字，銷路之廣及屢次重印的數量，實非阿拉伯國家可以望塵的。天方夜談所享的大名，及它能夠抓住那麼多語言習慣全不相同的讀者，僅此已夠證實它的特點了。

若是人問：「這部善於掠奪人心，迷戀理智，趨向大衆的著作的特點是什麼？」我們毫不遲疑地回道：這是一部用寫實的方法，描繪人類生活，表揚東方藝術，給人們一個自然本來面目的作品。我只好把它譬作一方一塵不染的明鏡，能把一切景物亦裸裸地毫不改樣地映在人們眼前。你讀

了書中一人一物，一役一城，彷彿那人物城役便活欣欣地在你面前活躍起來，這還不足以證明天方夜談的特色嗎？

天方夜談對於君臣父子，個人的身分習性，以及尊卑富窮各種階級間不同等第的描寫，能夠到好處，這可以說是它獨有的技藝。

天方夜談有時把兩種極端相反的事物拉在一起，然後詳細說明其不同的交點。艾比綏魯和艾比魯的故事，便是一個例證。它把前者繪成文質彬彬，足智多謀，又正直，又寬大，又廉潔的典型人物，慨然恕饒那敗壞作惡之輩。把後者刻畫成一個嫉妒欺騙為非作歹，十惡不全的一等壞蛋，再把他投在網羅之中，就地正法，以贖罪愆。這並不算什麼。還有臧玉·馬康和其妹努子海·宰曼的故事，把手足間的情感描寫得那麼親切逼真；作者真是個描寫的拿手，能把奸詐者的形像及欺騙者的技術表揚得毫不隱匿。

乾脆一句話，天方夜談的技藝，無論是排列、怡情、英勇、奇異、轉變、正確……每一個局面都是它的護身符，教阿拉伯人及其他的民族都樂於親善它。



天方夜談中關於宗教原理並不反對而處處表揚，那裏像現代摹仿一般假道學的人們，針鋒相對，競爭着作賤宗教。

天方夜談的歷史，衆說紛紛，沒有一個定論。有的說是一部古籍，由波斯文譯成阿拉伯文的。因為艾馬目·麥司武德說：「……所有從波斯印度羅馬文譯成阿拉伯的書籍……像赫佐魯阿富薩奴（一千個神話）人們把它叫做一千〇一夜，是某國王和他的宰相及宰相的女兒山魯佐德並她的使女敦亞佐德的故事。」（金廠八九頁）也因為穆罕默德·伊士哈格說：「傅爾肅·五王倫首創神話，編爲書籍，存在圖書室中；還把一部分意思藉鳥獸的口腔發揮。波斯王艾史安年三世頗愛好薩桑王朝時代又經過增訂。那第一次編成的書叫赫佐魯阿富薩奴，此書已譯成阿拉伯文，引動一般文人學士的修潤增刪。那書的起源是某國王娶一個女子，剛睡一夜，次日便殺掉。有一次娶了某王的女兒，叫山魯佐德，頗有才學；她講故事給國王聽，到天亮時候，故事還沒結束，教國王不能不保留她，以便次夜繼續講完，於是延長到一千夜，在那期間已生下一個孩子，山魯佐德才把她的意思告訴國王，國王非常愛她，讓她在宮中過快樂日子。國王有個女管家，叫敦亞佐德，給山

魯佐德很大的幫助。有人說那書是爲補胡曼的女兒哈曼亞編的。」穆罕默德·伊士哈格又說：「亞力山大是第一個提倡夜談之人，他養着許多能言之士講故事給他聽。他不是享樂而是藉此守夜。亞力山大之後，許多國王便沿用赫佐魯阿富汗奴，全書共一千夜，約二百篇故事，因爲一篇故事有時幾夜才講完。我前後幾次，得見那書全部，其實是一部不像樣的東西。」（發赫里慈三〇四頁）

研究天方夜談的人，根據二人的話斷論天方夜談是由波斯古籍譯成阿拉伯文的這個問題，其中還有疑問爲吾人所不能確信。我們可以說：波斯的赫佐魯阿富汗奴是天方夜談的藍本，並且阿拉伯人學着人家的編制，採了一些片段的材料，甚至把人家原來的故事如山魯亞爾和其弟沙宰曼並山魯佐德、敦亞佐德的故事完全躉過來。莫非你們不注意看那些名字純粹是波斯的嗎？因此我們說天方夜談是阿拉伯人編的，有幾種理由：

第一、發赫里慈的作者曾說：「……一般文人學士得着赫佐魯阿富汗奴，便從事整理增刪，照着原有的方法，加了許多故事進去。」他的話無異說：天方夜談即使是翻譯來的，但已經刪改過了。

第二、天方夜談是回教徒作的已無疑義，因為書中特別尊重回教，由此足證天方夜談的產生，遠在回教復興之後，並不是薩桑時代由波斯文翻譯的。

第三、書中很多地方提說何魯納·拉施德，足以證明凡提說何魯納·拉施德的那些故事，必然是在何魯納·拉施德之後很久，因為在他之後的那些教皇，必定不願意人們把偉大的何魯納·拉施德的身分寫得那麼隨便。

第四、我們能把「波斯人爲他們自己的民衆編作故事而非選擇大馬色巴格達埃及不可」的猜想認爲正確嗎？莫非書中許多描寫埃及及敘利亞的住宅，敘述風俗習慣，瞭若指掌，還不足以證明天方夜談是阿拉伯人的著作嗎？

第五、許多故事，縱然是被作者刪改過，但它的來源並不是不明白，而我們很正確地知道它的出處。因為蘇散南與丹尼的故事是採自舊約與更丁斯烏士台達斯的，縱然不會明明地提出姓名，但那是烈士偉業，已無疑義。其他像伊士哈格·冒綏戀友的故事，哈台目·唐應友的故事，麻爾尼·依本·簪玉德的故事等，都是根據阿拉伯的著作編成的。

第六、天方夜談無論是手抄本，或印刷本，其完備與缺損，其故事的排列次序，其夜間的布置，甚至同一故事中的語氣都不一致；由此我們證明天方夜談即使原來是由波斯文翻來的，但已經過阿拉伯人大加整理演義，恰恰像一串念珠，原來的珠子早已換過，如今只剩下那條線索了。

第七、根據發赫里茲說，天方夜談是由波斯文譯為阿拉伯文的。人們如果仔細看清我們前面的例證，那麼他們會捨棄其成見吧！穆罕默德·伊士哈格說：「各部大臣的作者艾補·阿布督拉·沐漢默德從事要從阿拉伯波斯羅馬及其他著作中選擇一千篇故事，編成一書，每篇故事要有獨立性質，與其他的故事不發生關係。他邀請許多「薩米魯」（夜間談故事的人）選擇最好的故事，又從關於故事及神話的古書中選擇一部分，繼續工作了四百夜，每夜完成一篇，約五十頁左右。可惜他理想中的一千篇故事還未完成，他便棄世了。我曾經見過一部分，是艾比·唐雨布手抄的。」（發赫里茲三〇四頁）莫非這席話還不足以證明現在流行的天方夜談是近代人編的嗎？根據這個，我們可以說：天方夜談是從許多不同的故事書中收集來的；不但採取波斯典籍中的編制，而且還效學其作風語氣。其他還參考阿拉伯印度羅馬的典籍不少。歐洲的學者考證天方夜談

和古希臘的故事，說「飛馬的故事」即希臘詩中的「比窩蘇斯母占乃哈。」說戴着便隱身的那頂帽子，是暗示着鷄芷斯拿它遮人眼目的那個戒指的，相傳說是西塞祿由希伯來文翻譯的東西。說吃人的那匹野驢，即荷馬與發爾吉魯斯用生動的文筆所描寫的「補劣飛母斯。」他們還考證了許多，此地毋需一一舉出。

第八、天方夜談的文章，不是純粹的古文，而是現代很通行的文字，由我們細心考訂的結果，知道那是阿巴斯王朝文藝正蓬勃發展時候的產物。

據我們的觀察，雖然把天方夜談說是現代的，但我們再不相信天方夜談會是十五世紀以前的作品。

我們翻印此書，曾把它與各種印行本手抄本詳細校對過，我們算是不會愛惜精力而用過很大的工夫，把各種有傷禮教風化的地方刪改過，保存着所有的特點，俾流傳廣遠，使上流社會的人家也可以閱讀。我們可以把它比爲有一千條支流的河渠，但是有些支流已經變成陽溝，污穢不堪，應當把它阻塞起來，專讓能作飲料的清水川流不息。

艾博·安圖尼

# 目錄

一	國王山魯亞爾與其弟的故事·····	一
	(1)牛和驢·····	五
二	商人與魔鬼的故事·····	九
	(1)鹿妻·····	一二
	(2)犬兄·····	一六
	(3)驟婆娘·····	二〇
三	漁翁與魔鬼的故事·····	二三

(1) 國王友南的宰相	三三
(2) 國王桑迪巴德	三七
(3) 奸臣	三九
(4) 四色魚	五一
(5) 落難公子	五八
四 挑夫和三姊妹的故事	七四
(1) 道士甲談弟入墳經過	九一
(2) 道士乙談山中奇遇與變猴始末	一〇一
(3) 嫉妒者與被嫉妒者	一一一
(4) 道士丙談海陸空怪異	一二八
(5) 大小姐談火教人化石與二黑狗來歷	一四八

(6) 二小姐談婚後慘遇·····	一五七
五 蘋果事件·····	一七四
六 埃及宰相尙謨士丁與白斯覽宰相努倫丁的故事·····	一八五
(1) 努倫丁的兒子白迪倫丁·····	一九三
(2) 白迪倫丁的兒子阿基博·····	二一九
(3) 尙謨士丁攜孫尋姪·····	二二三
(4) 破鏡重圓·····	二四一



# 天方夜談 第一冊

## 一 國王山魯亞爾與其弟的故事

古代南洋羣島薩桑朝的某國王，統兵很多，他的兩個兒子非常勇敢。大的叫山魯亞爾，治理國事，非常公正。人民都敬愛他。小的叫沙宰曼，做了撒馬爾干第的國王。兩人治理國事，秉公正直，二十年如一日，毫無變遷。一天山魯亞爾想念沙宰曼，便命大臣去接。大臣說：「聽明白了，遵命就是。」

沙宰曼摒擋一切，備了帳幕、駝馬和侍役，吩咐宰相代理執政，於是開始出發，走了不遠，想到一樁事轉回宮去，看見他的妻與樂師一塊兒坐着。沙宰曼看了那情景，世界立刻變黑暗了！說道：「我還沒離開城市，便演出這種事件，我要去哥哥那裏住久了，這愚昧的傢伙會狂到那步田地啊！」於是殺了兩人，立刻命令起程，逕往他哥哥那裏去。

離城不遠了，沙宰曼先使人往他哥哥那裏去報信。山魯亞爾去到郊外迎接，見了面，十分歡喜。特令裝飾城鎮，陪他談話。沙宰曼想到妻的事件，鬱鬱不樂，形容憔悴，身體枯槁。山魯亞爾看了那情形，以爲是離愁的關係，不大在心，也不問他。一天山魯亞爾說：「弟弟！我看你身體消瘦，面容憔悴。」沙宰曼說道：「哥哥！我有一樁內疚，不能告訴別人。」山魯亞爾說道：「希望你同我一塊兒出去打獵，或許可以解除你的煩悶。」沙宰曼不願意，山魯亞爾一個人打獵去了。

原來在沙宰曼的寢室裏有一道窗戶向着後花園，他由那裏看出去，驀然園門開處，二十個宮女。二十個侍僕走進去，皇后也和他們一塊兒，裝扮得非常華麗，直到池邊坐下，飲的飲，玩的玩，唱的歌，整鬧了一天。

沙宰曼看了那情景，自言自語地說道：「原來我的災難比較稍微輕些！」他胸中的煩悶解除許多。又說：「這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呢！」他漸漸恢復了飲食的常態。山魯亞爾打獵回來，和弟弟見了面，看見沙宰曼的面容轉紅，食量漸增，因問道：「我看你的面容原來很黃，現在卻轉紅了。告訴我，什麼緣故？」沙宰曼回道：「臉色改變的原因可以告訴你；至於如何轉好了，可不能說，恕過吧！」

山魯亞爾說道：「你先說憔悴枯槁的理由好了。」沙宰曼說道：「哥哥啊！當你使大臣去接我的時候，我準備一切，離開城市。後來想到送你的項珠還在宮裏，便轉回去；看見我妻同樂師駢肩坐着，我殺了他倆，來到你這裏，時時想到那樁事，便是我憔悴枯槁的原因。至於轉好的原因，不方便說，請你原諒我。」山魯亞爾聽了說道：「指主發誓，你非告訴我不可。」沙宰曼不得已把看見的始末說了一遍。山魯亞爾說道：「我要親眼看看那個。」沙宰曼說道：「你就托言出去打獵，然後悄悄地隱在我房裏；你看了那個便證實了。」

山魯亞爾立刻命令準備出去打獵。衛隊、帳幕、侍役都出去了。國王在帳篷裏對侍役說：「別讓人進來。」然後悄悄地轉回宮去，坐在屋裏，向着那朝着園圃的窗戶等了一會。只見那些宮女皇后和僕人去到園裏，玩到日偏，如他弟弟所說那樣。山魯亞爾看見那情景，失了知覺，想起某詩人說過：

別靠實了婦女，

不可信認她們的約言。

她們假情意地表現了愛，

一 國王山魯亞爾與其弟的故事

衣服裏卻充滿着陰毒。

看郁蘇福的故事，

便知道一斑。

莫非你不知道亞丹嗎？

便是爲了她們被攆出樂園。

山魯亞爾去到園裏，殺了妻、宮女和僕人。從此討厭婦女，娶了她們又殺掉。人民都恐怖，帶着女兒逃跑。國王照例命宰相替他到民間去選擇女子。宰相走遍了各處，卻尋不着一個女子，悶悶不樂地，懷着懼怕之心轉到自己家裏。宰相的兩個女兒，長的叫山魯佐德，幼的叫敦亞佐德。山魯佐德頗知書識禮，舉凡歷史書籍，如古代國王傳記、歷代民族史都讀過。據說她藏有一千部關於各民族王朝的史書和詩詞。她對宰相說道：「父親！我看你怎麼滿面愁容的？前人吟過：

對那憂鬱的人說吧！

苦悶不會永久的。

像歡樂那樣，

苦悶也要消逝。」

宰相聽了女兒的話，把國王對他的使命從頭說了一遍，山魯佐德說道：「父親把我嫁給國王好了，或者我活着，可以拯救這些女同胞呢。」宰相說道：「你千萬別冒險！」女兒道：「非嘗試一下不可。」宰相道：「我怕你將踏上半和驢的覆轍啊！」山魯佐德問道：「牛和驢的故事究竟怎麼樣？」

### (1) 牛和驢

宰相說道：我兒你聽着！從前有一個商人懂禽獸的言語；他有不少的財產，娶過妻，生了孩子。他住在一個小村莊裏，家中養着一匹驢一頭牛。一天牛到驢廄裏，見驢滿身潔淨，睡着休息，槽裏有鋤好的草，養熟的糠。有時主人騎出去跑一遭，不多一會就轉回來了。有一天主人聽見水牛對驢說道：「恭喜你終日安閒着，吃得飽飽的，博得主人愛惜，有時騎出去走走便轉回來了。我呢！一天到晚，不是犁田，便是推磨，勞苦的了不得。」驢說道：「你到田裏，若有人把鞭來枷你，你各自蹦蹦打你，你各

自睡倒，或者站起來狂跳。把你牽到廐裏，給你豆，你各自不吃，顯出病弱的樣子。只消兩三天不吃不飲，便可得安閒日子過了。」當時商人聽明牛和驢的談話。

駕牛的去到廐裏添加草料，見水牛只隨便吃一點。駕牛的牽牛出去犁田，見牛疲弱不堪，憂然嘆道：「是昨天的工作太重了！」於是去到商人面前，說道：「主人請聽：這頭牛整夜沒嚼嚼水草了。」商人早知其情，說道：「你去把驢牽出來犁田好了。」

當日驢犁了一天回來，水牛十分感激，因為牠整整地得休息一天。驢可不理會，只百般地懊惱着。第二天清晨，農夫把驢牽出去，犁到午夜。驢破着肩，死氣沉沉地回去。水牛望着又可憐，又感激。驢嘆道：「幹了一天本分以外的工作了！」隨即說道：「請聽明：我對你盡句忠言：主人說過，牛再不起來，把牠送給屠戶去宰了，割碎皮肉。我實在替你擔憂，所以先盡個忠告，祝你平安。」

水牛聽了非常感激，說道：「我要恢復常態了。」於是滿口大嚼大飲。這談話又被商人全然聽見了。清晨商人同妻去到牛廐旁邊坐下，駕牛的把牛牽出來。牛見了主人，擰着尾，精神抖抖的，商人見了，一聲大笑，忍不住只是往後靠。他的妻問道：「你笑什麼？」商人回道：「我聽見一樁祕密事，可

不能對人說，說了便要死呢。」那婦人道：「不管死不死，你必須告訴我。」商人道：「我怕死呢！不能夠告訴你。」婦人道：「你只是笑我啊！」於是纏綿着。商人不耐其煩，把兒子叫來，打發去請裁判官和證人，預備寫下遺囑，然後把秘密告訴她，寧可自己犧牲，因為他向來十分愛她，並且他已活了一百二十歲了。當下又差人把自己的和妻的親戚都請來，對他們說明：無論什麼時候，他只要對人揭破秘密，他便死亡。於是那些親戚都對那婦人勸說：「指主發誓！你把這要求放棄了，讓你丈夫活着罷！」婦人道：「不行，非叫他告訴我不可，好讓我同他死別離。」他們只得靜默着。

商人站起來去到鷄廄裏小便，然後轉來告祕而死。那裏有個雄鷄，五十隻母鷄，還有一個狗。商人聽見那狗對雄鷄說道：「你歡樂些什麼？我們的主人快要死了！」雄鷄問道：「那是回什麼事？」於是狗把始末告訴了牠。雄鷄道：「指主發誓！主人太無用了，我有五十個老婆，高興誰便同誰；主人不過有一個妻子，就無法駕御。他何不折幾條桑樹枝，把她關在貯藏室裏，痛打一頓，打得她懺悔認錯，以後就不敢要求什麼了。」商人把雄鷄對狗說的話全聽在心裏。

宰相對女兒山魯佐德說道：「你再固執，我便用商人對待妻子的手段對待你。」山魯佐德問

道：「他怎樣對待妻子？」宰相道：「他去到貯藏室裏，把折了藏着的桑樹枝拿出來，喊道：『你來讓我把秘密告訴你，然後我死，別叫人看見我。』等她進去以後，他把房門一鎖，一頓好的，幾乎打昏死了。只聽她喊道：『我悔過了！』同時向商人的手脚接吻。於是商人饒了她，一同由房裏出來，那些親戚都轉憂爲喜了。」

山魯佐德聽了父親的話，說道：「父親啊！我決心要嘗試那個呢！」宰相無法挽救，只得預備，把女兒送進宮去。事先山魯佐德囑咐她妹妹：「等我到國王那裏，再使人來接你。那時候你對我說：『姐姐！請你講個故事我聽聽。』我便講很有趣味的故事給你聽。」後來宰相果然把女兒送到宮裏，國王見了非常喜歡，說道：「你送我的需求來嗎？」宰相回道：「是呀！已經送來了。」這時候山魯佐德只是哭，國王問道：「你爲什麼泣哭？」她答道：「我有個妹妹，想見她一面。」國王因差人把亞佐德接進宮去，和她姐姐擁抱着一塊兒坐在床下談天，隨即說道：「親姐姐！今晚請你講個故事給我聽。」山魯佐德回道：「好的，只願國王許可。」國王先是急促不安，後來聽了她倆談話，也喜歡聽故事，便允許了。



## 二 商人與魔鬼的故事

【第一夜】山魯佐德說道：一個商人擁有許多財產，一天騎馬往外鄉去經營生意，途中感覺炎熱，便在一棵大樹下乘涼。取出袋中棗子吃了，把棗核擲在一旁。突然間出來一個高大的魔鬼，手握利劍，走到商人面前，說道：「站起來！讓我殺你，如你殺我的孩子那樣。」商人回道：「我何嘗殺你的孩子？」魔鬼道：「你吃了棗，把棗核一丟，正當我兒往那裏經過，打中他的胸部，馬上死去了。」商人道：「沒有辦法！即使是我殺了他，也是無意中的錯誤，求你饒恕我。」魔鬼道：「不行！非報復不可。」於是握住商人，扔在地上，舉起寶劍要殺。商人哭道：「我把一切托靠真主了！」隨即唱道：

時代有時安靜！

有時險阻；

人生有時幸運！

有時苦難。

對那被時代遺棄的人們說吧：

它專是作弄有面子的人呢！

不見嗎：

大風暴起的時候，

向大樹摧拔；

海面上飄浮的只是腐屍，

珍珠都沉潛在底下。

不要以為時代只是玩弄我們，

不斷地殃害我們；

天上無數的星球，

僅有月虧日蝕的景象，

大地上一帶的良田瘠地，

而被擊劫的：

是那有果之樹。

你只讚美眼前的幸福，

卻想不起時代隱匿着的災禍啊！

商人唱畢，魔鬼說道：「別多說了！非殺你不可。」商人道：「你須知我有許多賬目、財產，還有妻室兒女和一些契約。請你允許我回到家裏，把一切有關係的事情處理清楚。明年年頭，準定轉來；那時候，你隨便處置好了。」魔鬼相信商人的話，放他回到家裏，把一切重要事件處理妥當，向妻子說明一切情形，立下遺囑，然後同家人過了一年。到新年那天，他薰香沐浴之後，垂頭喪氣地辭別家人和親戚。他們都哭哭涕涕地來送行。商人去到園圃裏，正當他坐着悲傷的時候，忽然一個老人，牽着一隻馬鹿走來，向商人道了安，問道：「你爲什麼一個人坐在這裏？這是魔鬼居住的地帶呢。」商人把同魔鬼的糾葛說給他聽。老人十分詫異，說道：「弟兄！這份債務真不小，你的境遇太奇怪了；如

果記載下來，真不失爲千古的奇傳呢！」於是老人一旁坐下，接着說道：「真的！我的弟兄！我不離開你，以便看看魔鬼怎樣對待你。」於是兩人坐着閒談，商人卻只顧得悲愁、恐怖。一會兒又有一個老人，帶着兩隻獵犬走到那裏，向他倆道了安，問道：「兩位如何坐在這鬼魔的地方？」他倆把故事的始末說了一遍，那老人剛陪着坐下；接着又來了第三個老人，帶着一匹驢子，向他們道了安，然後問他們坐在那裏的緣故。他們從頭對他說了一遍，他便坐下。忽然大路上起了一陣灰塵，向着他們這邊飛來。一會兒灰塵開處，那魔鬼出現了：手拿着寶劍，眼裏閃着火花，走過去握住商人，叫道：「站起來！讓我殺你，如同你殺我兒那樣。」商人只會泣哭，那三位老人很同情他，一齊站了起來。鹿的主人向前去吻過魔鬼的手，說道：「魔王請聽：我對你談談這匹馬鹿的經過，你若是覺得奇怪，那麼請把商人的罪過免掉三分之一吧！」魔鬼道：「好的，老人！你說罷！若是奇怪，我便把他的罪免除三分之一就是。」

(1) 鹿妻

老人說道：「魔王請聽，這匹馬鹿原是我叔父的女兒，算是我們的血統。我娶了她，過了三十多年，卻沒生過孩子，我才另娶一妾，這回生下一個兒子，眉清目秀，如同日華一般。孩子長到十五歲的那年，我同一夥客商旅行到別地方去。我的大老婆，卽這匹馬鹿，幼時學過魔術。當我旅行在外的時候，她竟用妖術把我兒變成小犢，把他母親變成黃牛，一齊送到牧場去了。過了很久，我旅行歸來，問到我妻和兒子的下落，她說道：「妻死子逃，不知去向。」我終日泣哭，憂愁，在家中住了一年。禮祀節那天，使人去到牧場，教選頭肥胖的黃牛來供犧牲。一會兒果然牽來一頭肥胖的母黃牛，卽我妻的化身。我捲起衣袖，拿刀去宰。只見那母牛旺勒旺勒地叫着流淚。我覺得奇怪，心上一不忍，站在一旁，吩咐牧人：「你去另選一頭來。」我妻喊道：「宰了牠吧！那裏還有比這頭肥美的！」我預備去宰，那牛又叫起來，我便叫牧人去宰。宰後剝了皮，只見皮和骨肉也沒有，脂肪也沒有。我懊悔已來不及，把牠扔給牧人，說道：「你馬上去選一頭好的來。」牧人去把一頭小犢選來，卽我兒的化身。那小犢一見我便掙扎着，斷了繩，爬到我面前，旺勒旺勒地流着淚哭。我心不忍，對牧人說：「留着牠，另選一頭母黃牛來吧！」我妻卻叫着說：「今天非宰這個不可，這是吉慶的紀念日，必須宰個好的；何況我們牧場

裏，那裏還有比這個肥美的！我對她說：「你看剛才依你宰了母黃牛如何？不是白作費？一點好處沒有，我懊悔的了不得，現在可不能再依着你宰這頭小犢了。」她說道：「指主發誓，今天吉慶大典，你非犧牲這個不可。你若不宰，那麼你不是我的丈夫，我也不是你的妻室。」我聽她說得那麼硬，不知有什麼目的，只得起來去到小犢面前，拿起刀來。

山魯佐德剛說到這裏，知道是天亮的時候，便停住。敦亞佐德說道：「姐姐！這故事多麼有趣味！」她答道：「假若國王開恩，讓我活着，那麼以後的故事更有趣味呢。」國王暗暗地說道：「我暫時不殺她，以便聽完這個故事。」

清晨國王去到辦公廳，宰相去到宮裏。預備收拾女兒的屍體；只見國王忙着辦公，直至太陽西偏，也沒命宰相別的事件，宰相似乎意外地驚奇。辦完公事，國王山魯亞爾轉回寢宮去了。

【第二夜】敦亞佐德對山魯佐德說道：「姐姐！請你講完商人與魔鬼的故事吧。」山魯佐德答道：「好的，只願國王許可。」國王山魯亞爾說道：「你講就是。」山魯佐德說道：國王請聽，正當他要宰小犢的時候，心上總覺得不忍，於是對牧人說：「還是把牠牽到牧場裏，同其餘的牲畜一塊兒

留下。」就這樣，凡是老人所說的，都使魔鬼驚奇。那老人接着說道：「魔王請聽，這一切事件，我妻即此鹿親眼看着。那時候她還說：『這犢兒太肥胖了，宰了牠吧！』我始終不允許，叫牧人把牠送到牧場裏去了。」

次日牧人轉來，對我說道：「主人請聽：有樁祕密事告訴你。」我對他說：「你自管說何妨？」他說道：「我有一個女兒，幼時跟一個老婦學過魔術；如今她在家裏。昨天我把小犢牽回家去，我女兒了，遮着臉哭了一會又發笑，我因問她，如何哭了又笑？她說道：『你帶來的小犢原來是主人的兒子，被人施上妖術了。因為他的大娘把魔術施在他母子二人身上，這便是我發笑的原因。至於宰了他母親的慘劇，如何不叫我泣哭？』我聽了實在覺得奇怪，清早忙來告訴你。」

我聽了牧人的話，同他出來，滿心覺得高興，一直去到他家裏。牧人的女兒出來見了面，吻着我的手；同時小犢也親熱地走過來。我問道：「你說這犢兒的遭遇，真是事實嗎？」她答道：「真的，他是你的兒子。」我便對她說：「你若救了他，把他恢復過來，那麼我將所有的牲畜財產送給你們。」她笑道：「財產可不要你的，只是有兩個條件：第一你得把我配做他的妻室；第二你得把魔術施在你

妻身上，把她拘禁起來；否則我不放心她的惡性。」我聽了自然情願，說道：「不但是依了你的條件，并且還把財產通通送給你們。至於我妻呢，隨你怎樣處置都使得。」她聽了我的話，拿個盆，裝滿水，擡到小犢面前，一面灑，一面說道：「你若生來就是犢兒，那能保着原狀，永勿改變。你若是受了妖術，那麼快快恢復原狀吧。」一會兒小犢果然變成人了，我坐下對他說：「你的大娘如何對待你母子？從實對我說吧！」他把前後的經過告訴我，我說道：「我兒！真主已經使你恢復原狀了。」於是教他娶了牧人的女兒；她又把魔術施在我妻身上，變成一匹馬鹿，對我說道：「這是美麗的形像，不是兇惡的討人怨的毒獸。」

牧人的女兒在我家裏一天天過活下去，後來終於死了；我兒也旅行到印度去，即此商人的家鄉。我帶着這匹馬鹿，經過許多城市，為探聽我兒的下落，來到此地，見商人坐在那裏泣哭，這便是我的情形。魔鬼聽了說：「這故事奇怪得很，就依着你把商人的罪免除三分之一好了。」



第二位老人卽獵犬的主人向前對魔鬼說道：「魔王請聽：我把這兩隻狗兄弟的故事對你談一談，你若認爲奇怪，那麼也請把商人的罪免了三分之一如何？」魔鬼道：「如果你的故事真個稀奇，那麼依你就是。」於是老人說道：魔王請聽，這兩隻狗原是我的哥哥，我是他倆的第三個兄弟。先父死後，留下三千金幣，我們每人開個商店作買賣。過了一些時候，大哥卽此狗之一，把他店裏的貨物一千金幣出賣了，然後買些貨物出門去了。整隔了一年，一天我在店裏，來一個乞丐對我說道：「你怎麼不認識我了？」我斟酌一看，原來是我的大哥，便立刻起身照拂他，把他領到家裏，問他別後的經過。他說道：「你別問了吧！反正錢也完了，時運也大改變了。」我預備一切，教他去澡室裏沐浴，把自己的衣服脫給他穿，讓他在我寢室裏睡覺。我又把店中賬目清理，共得利潤一千金幣，把五百送他，同時吩咐道：「好生注意，別再旅行亂跑了。」他拿着錢，歡天喜地地開個商店謀生。隔了幾天，我二哥卽此狗之一，又賣掉店裏的貨，拿着錢準備要走；我們設法阻止不了，最後終於同別的商人去了。去後整隔了一年，像大哥那樣狼狽歸來。我對他說：「哥哥啊！我先前不會忠告你嗎？教你別去，你不聽我的話。」他答道：「弟弟！這是前生鑄定了，如今我窮得手中分文沒有，襤褸不堪呢。」我

只得教他去澡室裏沐浴，將新衣服給他穿上，領到自己店裏，供他吃喝。對他說：「我向來每年清理賬務一次，今年的利潤可以送你一半。」於是開始清算，共得利潤二千，把一千給他；他拿去開了一個商過生活。

過了一向，兩個哥哥要我陪他倆去旅行，我不願意，說道：「你倆要旅行幹嗎？爲什麼要我陪你們？」我不理會，各自在店裏經營。他倆呢，每年都來催我陪他倆去旅行，我始終不願意。一直過了六年，我才答允同他倆一塊去旅行，說道：「現在答允你倆去旅行，但是我先得看看你倆的本錢共有幾多。」誰知他倆兩手空空，什麼也沒有，所有的錢都揮霍完了。因爲他倆終日遊手好閒，吃喝嫖賭，無所不爲。我無法過問，只得清理自己的賬務，把現銀和存貨一併結算，共有六千金幣，自己覺得很高興，隨即把所有的錢分做兩份，對他倆說道：「這三千金幣我們帶在身邊，作爲本錢去經營生意。」同時把其餘三千埋在地下，怕途中遇着什麼不測之禍，好取出來開設商店。他倆贊成我的意見，每人取了一千金幣去採購需要的貨物，準備起程。一切摒擋以後，將貨物運上船，從此一天天過着海洋生活。一個月以後，到一個大城市，把貨物一賣，真是一本十利。當我們收拾行李，要離開那裏

的時候，在海濱遇着一個衣服襤褸的少婦，吻着我的手，說道：「先生！請行個好，救救我，我非常感激你。」我說：「好的，我實在要行行好，不管你感激不感激。」那少婦說道：「先生！你把我當做你的妻子，帶回家去，我願意終身侍奉你；因為誰要對我有些好處，我感激他，永無二心。」我聽她說，覺得可憐，便收下她，把好衣服給她穿上，又替她預備合適的住處，而且很尊重她。但是我那兩位哥哥，老是嫉妒我，想法危害我，要霸佔我的財產，彼此商議道：「把他殺掉，好分他的財產。」他們被鬼魔慫恿着，正當我熟睡的時候，悄悄地走來，把我和妻擡起，投在大海裏。我妻夢中醒來，抖身變成神，把我擡到小島上，馬上就不見了。清晨她才轉來，對我說道：「我便是那裏婦人，把你擔到這裏，救了你的生命；實在對你說：我是神類，一見你不自主地覺得喜歡；我是信仰真主，信實聖人的。我們萍水相逢，便教你娶了我，原來是要拯救你。我實在討怨你的兩個哥哥，非殺不可。」

我聽了她的話，又奇怪，又感激，說道：「別傷害我的兩位哥哥吧！」於是把我們過去的情形從頭告訴她。她知道我們的情形，說道：「今晚我飛到那裏，把船弄沉掉，淹死他們。」我對她說：「你實在不必這樣，何必同歹人認真！總之他倆是我的同胞手足呢。」她堅持着，說道：「指主發誓，非殺不

可。」我百般懇求，後來她擔着我，一直飛到我的老家。我開門進去，取出埋着的金幣，再拜訪了親戚鄰舍，然後買些貨物，準備恢復商店。當晚轉到家中，見這兩隻狗拴在家裏，一見我便站起來，流着淚，挨到我面前。我什麼也不知道，這時候我妻對我說：「這兩個是你的哥哥呢。」我問道：「誰把他倆弄成這樣了？」她答道：「我把他倆送到我姐姐那裏，她這樣懲罰他們，十年以後可以消災。」在這種情況之下，已經十年了，如今帶着他倆去解脫，到此遇着這位商人，他把他的境遇告訴我，我不願離開，要看看你如何待遇他，這便是我自己的經過。魔鬼道：「你的故事算得奇怪，爲你把商人的罪免去三分之一好了。」

(3) 騾婆娘

第三位老人即騾的主人向魔鬼說道：「我若把更奇怪的故事告訴你，你能爲我把商人剩餘的罪免掉嗎？」魔鬼道：「可以的。」老人因說道：「魔王請聽，這匹騾子，原是我自己的婆娘。我因事出去旅行，一年後歸來，她已變成壞人；見我之面，忙擡着一盆水，挨到我面前，口中念念有詞，然後把水

灑在我身上，說道：「變成一隻狗罷！」我立刻變成狗，被驅到門外，去到一間肉鋪裏尋骨頭吃。屠戶看見，把我收到家裏。主人的女兒一見我便遮着臉面叫道：「喲！如何把一個男人領到家中來？」屠戶問道：「男人在那裏？」女兒道：「這隻狗原來是個男人，被他的妻施上妖術了，我能夠救救他。」屠戶道：「真嗎？我兒救救他罷。」於是女兒擡盆水來，唸了咒語，灑了幾滴在我身上，說道：「恢復你的原狀吧！」我果然恢復過來，吻吻她的手，說道：「請你把魔術施在我妻身上，如她施我那樣。」她給我些水，說道：「等她睡熟以後，你把水灑在她身上，你要她變成什麼東西，隨便說一聲，她自然照着你的要求變化呢。」我拿着水走進房去，見她已睡熟，才把水一灑，說道：「變成一匹驃子罷！」她果然變成驃子，即魔王親眼看見這匹驃子的。魔鬼問道：「可真是這樣嗎？」驃子點頭，表示說：「不錯，這是事實。」老人說畢，魔鬼准許他的要求，把商人的罪免了。

山魯佐德說到這裏，知道是天亮的時候，便停住。敦亞佐德說道：「姐姐！你的故事多麼甜蜜啊！」山魯佐德道：「如果國王准我活着，明晚的故事比這個更甜蜜呢。」國王暗自說道：「暫時不殺她，等聽完故事再說，因為這故事實在有些奇怪。」

清晨國王山魯亞爾去到辦公廳，各部大臣和衛隊朝拜以後，忙着辦了一天公事，夜間仍去到寢宮裏。

【第三夜】敦亞佐德對山魯佐德說道：「姐姐！你將對我們講完你的故事嗎？」山魯佐德回答道：「是的。」於是說道：國王請聽，第三位老人對魔鬼說了更奇怪的故事，魔鬼認為奇怪，准許他的要求，說道：「我已經為你免除他的罪了，如今把他交給你們。」商人吻了魔鬼，謝謝三位老人，轉回本鄉去了。其實這個故事，并不比那漁翁的故事更稀奇啊。

### 三 漁翁與魔鬼的故事

國王山魯亞爾問道：「漁翁的故事如何？」山魯佐德說道：國王請聽：一個漁翁，年已花甲，有一個老婆和三個兒子；他的境況十分窘迫，照例每天只打四網魚。一天正午去到海濱，放下魚籠，捲起手袖，下水去投了網。他等了相當的時候，然後取網，只覺得沉重，扯不起來。他上岸去，釘下一棵樁，脫了衣服，潛入水底，在網的週圍掙扎了半天，才把網移動；於是浮出來，滿心歡喜，忙穿上衣服，然後把網取出來，只見網中睡着匹死驢，網也扯破了。漁翁看着發怒，嘆道：「實在沒有辦法，除非是真主援助了。」隨即說道：「這種衣祿奇怪極了！」因唱道：

在黑夜晚跋涉的人喇！

各自珍重吧！

衣食不單是靠着勞動呢。

不見嗎？

在星辰交織之下，

漁父直立海濱掙扎，

涉入水中，

凝視網兒，

波濤不斷地打他的耳光。

他望着鐵鈎上的大魚酣睡了一夜，

清早被飽暖者買了去。

我主！

讚美你呀！

有的人獲得了，

有的人絕望了；



這是打撈者，

那是享受之人。

漁翁休息片刻，說道：「應當繼續努力到底，若真主要，那麼我便沾光了」因吟道：

如若你遭了災殃，

好生忍受着吧！

千萬別向人訴苦，

免得對不仁者控訴仁德之主。

漁翁重整旗鼓，扭了網上的水，稍微曬了一會，然後下水，將網投在海中，等了相當的時候然後取網，只覺得比頭次更重，以為打得大魚，便拴了網，脫掉衣服，潛到海底去工作。費了半天工夫，把網收到岸上，見網中有個大土罐，罐中滿是水和泥。漁翁見了，煩悶得很，因吟道：

好兇猛的時代喲！

止住了吧！

若不止住。

那麼你知恥些。

我整日奔波，

得着些死朽之物；

許多愚魯者那麼飛黃騰達！

幾許知識階級，

卻一文不名呀。

漁翁丟了土罐，扭掉網上的水，打掃清潔，祈禱一番，第三次下水去投了網，等了一會取出來，只見網中盡是破碎的土盆、玻璃瓶、骨片，漁翁奮怒着哭起來了，吟道：

生活不是你自己能夠操縱的，

技術也不能夠幫助你，

命運是派定了，

像大地上一片片的肥沃！瘠枯！

時代欺壓着知識分子，

撫起下愚之輩。

死神呀！

你來！

人生是可詛咒的，

鷹兒沉淪鴨子飛騰的時代，

有什麼足以驚奇的，

忠賢者貧乏，

下流者顯耀了？

鳥兒從東邊飛到西邊，

奔走！尋覓！

三 漁翁與魔鬼的故事

有的一程不行，

卻安然獲得美食，

漁翁吟罷，舉頭望着天空，說道：「我主！你知道我每天只打四網魚的；如今打了三網，什麼也沒得着。我主這回你把我衣祿賞賜我罷！」他把網投下，等了一會取網，卻扯不動，如同沉入地裏一般。他說道：「沒辦法了，除非是真主援助。」因吟道：

吓！世道如果常此下去，

我們永在苦難之中。

你若清晨安定，

夜裏便得飲痛楚之杯。

從前當人問：

「誰是世間最享福的人？」

我常被入指着說：

「這位」的。

漁翁脫了衣服，潛下去，掙扎着把網取出來，打開一看，見裏面有個銅甕，有錫封着口，封皮上有蘇里曼依本達伍德的印。漁翁見了，滿心歡喜，說道：「拿到市上，值十個金幣呢。」他搖了一搖，只覺得沉重，裝着滿滿的東西似的。他自言自語地說道：「奇怪！有什麼東西在裏面，不如先打開看看，再到市上去賣。」他抽刀取去釘，扔在地下，搖了幾搖，卻不見什麼東西從甕裏出來，正在覺得奇怪，忽然一股青煙，從甕裏衝出，飄飄渺渺地一直升到空中，一會兒聚在一塊，變成一個魔鬼，頭頂着天，腳踏着地。頭像圓屋頂，手像揚叉，腿像桅桿，口像山洞，牙像石頭，鼻孔像銅壺，眼睛像燈籠。漁翁看着魔鬼，駭得肌肉戰慄，咬着牙齒，癡在那裏了。只聽得那魔鬼說道：「萬物非主，惟有真主。蘇里曼是真主的使者。」接着又說：「真主的使者啊！你別殺我，我從來不曾違拗你的命令，也不敢反對你的作爲呀。」漁翁道：「你說蘇里曼是真主的使者，蘇里曼已經過世一千八百年了；我們只是後生小輩，請問你的故事如何？怎麼躲在甕裏？」魔鬼道：「漁父！給你報喜了。」漁翁道：「喜從何來？」魔鬼道：「我馬上就要殺你。」漁翁道：「偉大的魔王！你真要殺我嗎？你爲什麼要殺我？我犯了什麼殺罪？我已經

把你從海底取到陸地，又把你從甕裏開放出來，救了你的性命。」魔鬼道：「你願意怎樣死？」漁翁道：「什麼罪過，你如此報答我？」魔鬼道：「漁父！你聽完我的故事便知道了。」漁翁道：「請你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因為我的魂快要飛了！」魔鬼道：「我是個魔鬼，得罪了蘇里曼·依本·達伍德，他便差大臣艾薩福·依本·白魯漢把我捉去，一見面，就大罵一頓，勸我歸順，但是我不肯，他才叫拿此甕來，拘了我，拿錫封上口，蓋上章，吩咐神們擔到海濱，投入大海。我在海裏住到一百年，因想道：『誰來救了我，使他終身富貴。』百年過去了，無人過問。第二百年開始的時候，我又說：『誰來救了我，替他開發大地裏的寶藏。』等了四百年，無人過問。這時候我說道：『誰來救了我，滿足他的三件需求。』到了此時，終無人來救我，不勝怒從心起，說道：『如今誰來救了我，殺他；但是准他選擇死的方法。』如今你既然救了我，要怎樣死，你自己選擇好了。」

漁翁聽了魔鬼的話，說道：「奇怪得很！我恰恰遇在這個時候來救你！」因哀求道：「魔王！你若饒了我，真主恕你；你若不傷害我，真主也不懲罰你了。」魔鬼道：「必須要殺你，不過你說你願意怎樣死？」漁翁看明那嚴重的情形，仍然哀求道：「魔王！爲我救了你的生命，請饒饒我罷。」魔鬼道：

「我所以要殺你，就是因為你救了我。」漁翁道：「魔王！莫非我對你行善，你倒反要害我？古人譬喻得真好！」

我們優待他，

得了反面的報酬；

指我的生命爲誓；

那是娼妓的所爲。

對非其人而行善者，

他的結局便是土狼對保護者那樣。」

魔鬼聽了說道：「別延挨了！反正你是要死的。」漁翁想道：他不過是個鬼怪，咱乃堂堂人類，比他有理智，必須設法泡製他；咱的智慧，必然勝過他的妖術。因問道：「魔王！你果真要殺我嗎？」魔鬼道：「自然了。」漁翁道：「指蘇里曼爲誓，我若問你一樁事，你肯說實嗎？」魔鬼道：「可以的。」魔鬼聽了蘇里曼的名字，駭了一跳，說道：「你問就是。」漁翁道：「你先前不是在壘裏嗎？但是這個壘，實

在容不了你的一隻手，更容不了你的一隻腳，如何能容納你整個身軀？」魔鬼道：「莫非你不相信我先前住在這個壘裏？」漁翁道：「萬難相信，除非是我親眼看見那個。」

【第四夜】魔鬼聽了漁翁之言，抖身變成青煙，漸漸聚成一縷，進壘去了。漁翁乘機拿錫忙封上壘口，說道：「萬惡的妖怪！你願意怎樣死呀？我必須把你投入大海，在此張篷住下，教人不要在此打魚，對他們說：『這裏有個妖怪，誰取出他，就要受他殺害。』」魔鬼聽了漁翁的話，看看自身被禁錮在壘裏，欲出不能，因壘口有蘇里曼的圖章封着，知道受了漁翁之哄，說道：「漁父！我原是同你開玩笑啊！」漁翁道：「醜惡的妖怪！你扯什麼謊！」漁翁把壘移到海濱，只聽魔鬼叫道：「不敢！我不是說謊！」漁翁笑了幾聲，聽着他百般謙恭，說好話。後來問道：「漁父！你要怎樣處置我？」漁翁道：「要把你投入大海，你既然在海裏住了一千八百年，我非把你禁到世界的末日不可。我不是對你說過：『你若饒了我，真主恕你；你若不傷害我，真主也不懲罰你了。』」你可不聽，一心要迫害我，如今落在我手裏，還輕易饒你不成？」魔鬼道：「放了我吧！讓我好生奉承你。」漁翁道：「萬惡的妖怪！你又扯謊了！我同你的聚遇，真像國王友南的宰相同哲學家都班那樣。」魔鬼道：「國王友南的宰相與哲



學家都班怎麼樣？那是什麼情形？」漁翁道：「魔鬼！你聽我講吧！」

(1) 國王友南的宰相

古代羅馬法理斯城的國王叫友南，非常有權威，國土又富厚，許多外族都擁護他。不幸國王友南生了疥瘡，侍臣和太醫也被傳染了。飲的藥，擦的藥，通通沒效用，簡直無人可以醫治。都班是個年老的哲學家，舉凡希臘、波斯、羅馬、阿拉伯、敘利亞有名的書籍都讀過。他兼通醫學、天文、政治；並且善於配製藥劑，精識各種植物的性質；他最特長的還是哲學，尤其喜歡研究自然科學。都班旅行到法理斯城，聽得國王友南的病狀，使太醫束手無策。都班便連夜忙着工作，清晨收拾一切，穿上最華麗的衣冠，去到國王友南御前，跪着儘他所有的能力，誇讚國王一番，隨即說道：「國王請聽：據說貴躬有恙，許多醫士無法醫治；如今在下可以効勞，替國王診治，不但是不吃藥，也用不着敷擦，準可痊癒。」國王聽了非常詫異，說道：「有什麼方法嗎？你若醫好我的病，重賞你的後代子孫，使你享福，凡是你需要的東西都給你預備，把你當做最親愛的知己。」

國王非常厚待都班，問道：「你替我治病，不但是不吃藥，也用不着敷擦嗎？」都班道：「對了，就是這樣替國王診治。」國王只是覺得奇怪，問道：「你說的這個，什麼時候可以實現？」都班道：「聽明白了，遵命準明天實現。」都班由宮裏出來，租間房子，將書籍、藥材、器皿安置妥貼；於是專心配製：把一棵拐杖鑽空，裝上柄；又預備一個球，一切都準備齊全。第二天清晨進宮去，跪在國王御前，奏請國王騎馬去到廣場裏，拿着那棵拐杖玩球。於是文武百官和衛隊擁着國王去到廣場裏坐定。都班隨後趕到，把拐杖呈上，說道：「請國王拿起拐杖，握住柄，然後去到場中打球；等出汗時，藥便從手掌滲入身體，那時候轉回宮去，入浴室一洗，馬上便痊癒了。」國王友南取了杖，握着柄，騎上馬把球一拋，從後面趕去打。他努力打了一陣，果然出汗，藥由杖柄浸出，滲入身體。都班料定藥已透入國王的身體，即請國王回宮，入浴室洗澡。國王立刻回去，命令收拾準備浴室，侍從忙備辦一切清楚，國王入室洗了澡，着上衣服，逕到寢宮睡覺去了。

次日清早，都班去謁見國王，跪着吟道：

尊榮得認你爲父的時候，

它的地位更崇高了。

閃着滿臉光明的人喲！

願你不斷地放出光澤，

別讓時代的猙獰出現。

把那尊榮獎勵我們吧！

如同春雨打在埠頭；

因為你費了金錢，

已經達到最高的領域了。

國王站起來，擁着都班，讓他坐在自己旁邊，賞賜許多貴重的東西。國王自從沐浴以後，見自己的身體上，連疥瘡的蹤影都沒有了；皮膚像雞蛋那麼光華，於是有了慰藉，便自心曠神怡。第二天清晨，國王去到辦公廳，坐在寶座上，文武百官和都班前去朝賀。國王看見都班，忙站起來，央他坐在一旁，擺下盛大的宴席，盡情地享樂了一天。當天晚上，賞都班二千金幣和許多貴

重的衣物，讓他騎着御馬歸去。國王頗詫異他的本領，說道：「此人由表皮醫我的病，藥也不敷擦，居然痊癒了，實在有些哲理，足以令人欽佩敬仰，我應該把他待爲親近知己之人。」

國王友南因爲身體恢復原狀，快快樂樂地睡了一夜，次日清早去上朝，文武百官分坐兩旁，然後差人去請都班。都班去到宮裏，跪在國王御前。國王站起來請他坐在自己身邊，同席吃喝，談到深夜，又賜五套衣服，一千金幣；都班謝謝國王歸回去了。次日國王去上朝，文武百官侍候着。羣臣中有個生得奇形怪狀，向來慣於作惡、吝嗇、嫉妒的大臣，看着國王款待都班，賞賜那麼多的禮物，忍不住妒火中燒，心懷不善。他毅然對國王說道：「王，我對於你老人家的善舉有些意見，要向國王貢獻一句忠言；如果不說一說，未免不忠於君王；如若國王准許我，那麼我便說出來。」國王驚奇着問道：「你有什么忠言？」大臣說道：「大國王請聽；古人說得好：『不圖遠謀，必有近憂。』我看國王厚待敵人，百般地欽佩、敬仰，那麼過分地尊崇接近是不應該的，如此我實在替國王覺得危險。」國王變了顏色，感到不安，問道：「你製造什麼謠言？你究竟指着誰說？」大臣道：「國王，你若是睡着覺，那麼請醒醒罷！我說的不是別人，乃是大哲學家都班。」

國王道：「傷害你了！都班！他是我的朋友；據我看來，他的爲人，非常偉大；我的病許多太醫束手無策，他卻把我醫好；像他這樣的人，在現代，敢說東西各國都找不着；你呀！可隨便發此言論？從今以後，我要推崇他，每月賞他一千金幣；即使把我的國土送他一半，也不足以報答他。我認爲你這樣說，全是因爲嫉妒。」

【第五夜】「爲了這位大哲學家，你竟然被嫉妒作弄了；莫非你教我殺了他，然後像國王桑迪巴德殺鷹那樣懊悔嗎？」大臣道：「王！請恕饒我，那是一回什麼事件？」國王友南便談桑迪巴德的故事：

(2) 國王桑迪巴德

波斯王桑迪巴德爲人達觀，好打獵；養着一隻鷹，晝夜不離左右，有時通宵端在手裏，出去打獵也帶着；特別鑄個金碗，繫在項上，供它吃飲。一天獵務大臣對國王說道：「王！現在是打獵最好的時節呢。」國王因下令，帶着獵鷹去到郊外，規定了獵區的位置。一會兒

便發現一隻馬鹿，國王下令：「鹿由誰的界區逃去，殺罪。」於是人們都謹嚴地防守着。誰知鹿跑到國王那方面，豎起前掌，盤在胸前，站在後腳上，好像要向地下叩頭。國王才稍微低一下頭，鹿便乘機由那裏跳跑了。國王見那些兵隊只顧窺視着他，因問獵務大臣：「兵士們說些什麼？」大臣答道：「他們說國王曾下令：『鹿由誰的界區逃去，殺罪。』」國王道：「指我自身爲誓，非追去獵獲不可。」於是國王跟蹤追在鹿後，跋涉了許多山坡。鹿沒命地要逃進山洞，被鷹趕着，用翅膀打得兩眼昏花，疲弱不堪。國王乘機一杖鏢將鹿打翻；當時宰了，剝掉皮，拴在鞍頭。那時天氣炎熱，一片瘠土，無處得水，人馬俱渴之時，突見樹上有似油的液汁流下。國王從鷹頂上取下金碗，去接得一碗放下，只見獵鷹用脚一踏，把汁潑了。國王二次取碗去接，以爲獵鷹喝水，便放在牠面前，又被踏翻了。國王第三次取碗，盛滿汁，送到馬前，又被鷹用翅膀弄潑了。國王罵道：「討厭的東西！不讓我喝，你自己又不喝，也不讓馬喝。」於是用劍割了鷹的翅膀。那鷹擡頭指引着，好像說：「你看看樹頂！」國王舉頭，見樹頂上爬着一條蛇，正在那裏流毒。這時候國王懊悔着，騎上馬，將鹿帶到帳篷裏，交

給廚役吩咐道：「拿去燒烤！」一面坐下，獵鷹在他手中，泣着死去了。國王爲獵鷹被害的事，懷嘆不已。

大臣聽了國王友南的話，說道：「威權的國王！我對你說的話有什麼缺點？有那裏不對的？我所以要這樣說，完全是關心國王，以便國王明白真相；不然的話，國王會遇害，如同欺騙某太子的大臣那樣。」國王友南問道：「那是回什麼事？」大臣便談奸臣的故事：

### (3) 奸臣

大臣說道：某太子好打獵，國王因命大臣隨時奉陪太子。一天太子和大臣出去打獵，途中遇着一個野獸，大臣對太子說：「追去！」太子因追去，良久野獸不見了，不知跑到那裏去；正在踟躕不前，忽然看見一個少女在路旁泣哭；太子因問道：「你是誰？」少女回道：「我是印度國王的女兒，因爲在途中打盹，便從馬上跌下，自己不曉得怎樣辦，所以絕望地流落在這裏。」太子聽了可憐她，便教她騎在自己的馬上；走了一陣，經過一處荒涼之地，少

女說道：「先生！我要便溺。」太子扶她下馬，走進荒野，遲遲不來；良久，太子不耐多等，便悄悄地尾過去。看見那少女原來是個精靈，對着她的孩子們說道：「孩子們！今天給你們帶來一個肥奴了。」那些孩子叫道：「媽媽！快把他拿來，讓我們把他養在肚子裏。」太子聽了覺得危險，顫抖着，就心自己的生命沒有保險，便獨自轉到原來的地方。須臾精靈來了，見太子顫抖着露出愁容，因問道：「你爲着什麼恐懼？」太子道：「有一個仇人，令人畏懼得很。」精靈道：「你不是太子嗎？」太子道：「我固然是太子。」精靈道：「那麼你爲何不給他些錢？他就不害你了。」太子道：「他只是要我的生命，實在可怕極了，他也太對不住我了。」精靈道：「如果你受着虧枉，那麼我求真主援助你，使你擺脫禍患。」太子隨即擡頭禱告：「有求必應的主啊！請你助我擺脫仇人；我主救救我吧！因爲你是萬能的。」精靈聽罷太子的禱告，揚長去了。太子脫險之後，轉到宮裏，向國王報告一切經過，國王便把那奸臣召去殺了。

我王！你未免太信任這個哲人，他會危害你呢！他雖然對你行了一點小善，那是準備殺你的先聲。你看！他拿個東西教你握着，便醫好你的疾病，安知他不會拿個東西教你握着，便危害



了你的生命？國王友南說道：「你說得有理，實在是你說的這種情形。這個哲人，或者是個探子！他既然能夠拿個東西教我握住，便醫好我的病；他自然能夠拿個東西教我一聞，便殺害我了。」國王友南因問：「那麼怎樣處置這個傢伙？」大臣道：「現在差人去請他進宮；他一來，殺了完事，斷絕後患，所謂『打人不如先動手。』」國王道：「你說得有道理。」於是國王差人去召都班進宮。都班什麼也不知道，洋洋得意，去到宮裏，正是詩人指示那樣：

安靜罷！

時代的畏怯者，

快把一切委託於那財富之源。

定命已經決議了，

先生！

議案裏有你的一分。

都班去到國王友南御前，吟道：

一

說罷！

那詩歌散文竟是爲誰而作？  
我若不曾盡了感讚的義務。

還沒有請求的時候，

你毫不躊躇地賞賜我，

那能不感讚到好處？

恩惠滅了一切愁恨，

沉重地壓在我的背上，

我怎能不晝夜地感讚？

二

扔了愁恨，

抖身出來罷！

把一切付與前定。

儘情地享受今朝！

忘掉過去；

也許歹中藏着你願意的那件；

真主實踐了他要做的，

你千萬別反對。

三

把事情交給睿智的真主，

隨心所欲地去享受世界罷！

因為事理不能依着意志，

真主的意志才是最哲理的。

摔了愁恨，

各自達觀些！

憂悶啊！

它侵蝕了智慧。

你看：

營謀對那低能的人們有着什麼益處？

那麼放棄了罷！

緊緊地，熱烈地，

抓着現在。

國王友南對都班說道：「你知道麼？我爲什麼召你進宮？」都班回道：「國王只有真主才能知未來。」國王道：「召你來不爲別事，只是要殺你的頭。」都班很驚異，說道：「國王爲何要殺我的頭？我犯着什麼罪孽？」國王道：「據說你是探子，有意危害我們的國家，所以要殺你。」

國王隨即吩咐劊子手：「殺卻這個奸詐之人，斷絕後患。」都班哀求道：「國王！你若放了我，真主增加你的壽歲；你若不殺我，真主也不懲罰你了。」

後來國王友南對都班說道：「我要殺掉你才放心得下，因為你拿樣東西教我握着便醫了我的病，你自然能夠拿樣東西給我聞聞，便足以危害我的生命。」都班道：「這就是你給我的報答嗎？這是以惡報德呀！」國王道：「殺你是免不了的事，不可以再延挨了。」都班知道國王的真意，已無法挽救，哭着懊悔自己對那種不知好歹的人行善正是：

馬木南是個低能兒，

然而她父親是名門貴胄出身的；

他從來不去荒野泥塘冒險，

常常被光明保險着呢。

劊子手站起來，束上眼帶，舉劍要殺都班。都班哭着，向國王哀求道：「國王！你放了我，真主增加你的壽歲；你若不殺我，真主也不懲罰你了。」因吟道：

我忠實而失敗了，

他們奸詐卻得勝利；

忠實呀！

你原是我關在暗室裏；

此後可不能再忠實了。

若是我死去，

那麼請向那忠實者忠告一聲。

都班對國王友南說道：「這便是你給我的報酬，正像鱷魚所得的報酬一樣。」國王問道：「鱷魚的故事怎麼樣？」都班道：「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不能說；你若放了我，真主增加你的壽歲。」都班傷心着痛哭流涕。那時一位諫臣對國王說道：「國王！請看我的情面，饒了他吧！因為他沒會幹過什麼壞事，倒是他替國王醫病，那是別的醫士不能夠的。」國王道：「你們那裏知道我要殺他的理由！因為我若放了他，早遲要受他的害，實在沒有辦法。他既然能夠拿個東西

教我握着，便醫好我的病；他怎麼不能夠拿樣東西教我聞聞便害了我呢？我怕他受着別人的運動來危害我。因為他是個偵探，全是來謀害我們，不殺了他，那能安心？」都班又把他的話重說一遍：「你若放了我，真主增加你的壽歲；你若不殺我，真主也不懲罰你了。」都班知道國王決意要殺他，無可挽救，求道：「國王！你既然一定要殺我，那麼請你准我回家去吩咐一聲，同親朋見一面，把我那些醫藥書籍分配一下；我有一本專書，要送國王存在圖書室裏。」國王問道：「那本書講論些什麼？」都班道：「書中的講論，真是一言難盡；你殺了我以後，打開那書第三頁，只消讀三行，然後隨便你發問，我自己的頭會答覆你。」國王聽了，頗詫異，准許他的要求，問道：「我砍了你的頭，你還能回答我嗎？」都班道：「可以的，國王！」國王道：「奇怪之事！」隨即差人監視着。都班回家去，儘那天趕着辦完一切手續；第二天轉到宮裏，文武百官和衛隊都出來，王宮裏熱鬧極了。都班走到國王御前，手裏拿着一本古書，一個藥囊，裏面裝着藥粉；他坐下說道：「請拿個盤子來。」他把藥粉傾入盤內，均勻地鋪開，然後說道：「國王！請拿起這本書，砍了我的頭以後才打開讀，一俟砍了，快把我的頭放在盤裏，按在藥粉上；因為這樣，血便止住，然

後把這書的第一頁打開讀。」國王拿着書，卽下令砍頭。劊子手站起來，把都班的頭一砍，隨卽放在盤裏，按在藥粉上，血果然止住。都班睜開眼睛，說道：「國王！請翻書了。」國王一翻，只見書頁沾着，便將他自己的指尖放入口內潤濕，於是一頁、二頁、三頁，不住地翻到第六頁，卻一個字也不見，因問道：「哲人！這書裏什麼也沒有。」都班道：「你再往下翻！」國王繼續翻了三頁，毒已散到國王身上，因爲那本書曾經用毒藥製過。國王一時間顫抖着，叫道：「我中毒了！」都班看着那情形，吟道：

他們暴虐，

作惡，

轉瞬間像沒那回事似的。

他們若公正，

必然得着善報，

然而他們作了孽，



時代便那麼玩弄他們。

當他們清醒以後，

時代的口舌對他們說道：

「這個是因爲那個，

千萬別責怪我。」

都班的話剛說完，國王友南便倒下去死了。

魔鬼！你須知：國王友南如果能夠放了都班，那麼他也不至於喪命了；可是他高低不肯，居然殺了都班，所以真主才照樣懲罰他。你可惡的妖怪！先前你如果能原諒我，那麼真主也不懲罰你了。

【第六夜】 山魯佐德對國王山魯亞爾說道：國王請聽：後來漁翁對魔鬼說道：「先前你如果能原諒我，我當然可以放你；然而你務必殺我，如今既然把你禁錮起來，好投入大海了。」魔鬼哀求道：「漁父！請你不要這麼做，放放我吧！何必同我認真？我雖是作惡之輩，但你們是行善之家。漁父！你別像艾瑪買對待阿鐵卡那樣吧！」漁翁道：「艾瑪買如何對待阿鐵卡？」魔鬼道：「我悶在壘裏，

不是講說的時候；必得你放了我，讓我從從容容地告訴你。」漁翁道：「你休想！准定把你丟在海裏，無論怎樣也不能放你。因為先前我向你哀求，百般地謙恭，你老是要殺我；何況我清白之身，從來沒侵犯過你，只是把你從壘裏救出。當時見你作怪，便知那是你的稟性了。你應該知道：我所以把你投海，是要把你的情形對任何得着你的人說明白，以便他們第二次把你投海，叫你永久住在海底，直到世界的末日而後死。」魔鬼道：「漁父！放放我罷！現在是個好機會呢。請與你約定，我決不傷害你，而且要把一樣東西給你，使你成爲富人。」漁翁果然與魔鬼結下約：他如放了魔鬼，無論怎樣不能傷害他，並且還要優待他。魔鬼接受漁翁的條件，盟了誓。漁翁才揭開壘口，一股青煙上騰，漸漸集合，變成魔鬼，把那隻壘拿起，一直摔在海裏。

漁翁見他把壘投在海裏，看着那種情形覺得危險，想道：「不是好現象呀！」於是壯着膽說道：「魔王！真主吩咐：『你們實現約言，因為約言是一種債務。』你既然同我約定，賭過咒，假若你不欺騙我，那麼真主也不懲罰你；因為真主是公正的，趨善而不輕易懲罰人的。如今我把都班對國王友南說的話對你說吧！『你若放了我，真主增加你的壽歲。』」魔鬼笑笑：去到漁翁面前，說道：「漁父！

你跟我來。」

(4) 四色魚

漁翁跟着魔鬼，只是覺得放心不下，一直去到郊外，踰過山，到一處曠原，原中有湖，魔鬼涉水下去，說道：「你來！」漁翁跟着去到湖中。魔鬼站定，教漁翁張網打魚。漁翁一看，見湖中有白、紅、藍、黃四色魚，覺得奇怪，因把網撒在湖裏，得白、紅、藍、黃色魚各一尾。漁翁非常歡喜。魔鬼說道：「你把魚拿去獻給國王，必然得着大大的賞賜；原諒罷！我現在無路可走了；我在海裏一千八百年，今天才得見天日呢！你不必貪多，每天在此打一網好了。」魔鬼辭別漁翁，一頓足地面裂開，竟然把魔鬼吞嚥了。漁翁去到城中，老是想與魔鬼那番經過覺得奇怪。他到家中，找個盆，充滿水，把魚放在裏面；魚得水便活躍起來。漁翁頂着盆去到宮裏，照着魔鬼的吩咐，把魚獻在國王御前。國王十分奇怪，因為他生平還沒見過那樣形式的魚；說道：「把魚交給女廚去做。」原來三天以前羅馬王送國王一個女廚役，還沒試過她的本領，因命大臣把魚交給她去煎炒。大臣說道：「國王的女廚國王叫你好生烹調，

因爲你是大國王特別送來的禮物呀！」大臣吩咐廚役以後，國王叫賞漁翁四千金幣，大臣遵命辦了。漁翁得錢，蹣跚地轉回去，如同做夢一般。買了許多需要的東西，快快樂樂地睡了一夜。

女廚把魚挖洗清潔，放在炒鍋裏，才煎了一面，然後翻過來煎第二面。忽然牆壁裂開，出來一個美麗的女孩，披着藍的厚披巾，戴着耳環手鐲和昂貴的寶石戒指。將手中的籐杖伸在炒鍋裏，說道：「魚你踐約嗎？」女廚看着那情境昏過去了。那女孩二次三次，只是發問；魚擡着頭，清清楚楚地說道：「是的，是的。」接着吟道：

你若訂約，

我們接受。

你若履行，

我們也踐約。

你若遺棄了，

我們也奉陪着。

女孩吻魚，從原來的地方去了以後，牆便原樣地合上。女廚蘇甦過來，見四尾魚都烤焦了，黑如木炭；自語自語地說道：「頭一次就一敗塗地了！」說後又昏倒了。這時候大臣走來，看見達蘭搭比斯那麼昏庸無用，把腳去踢她。達蘭搭比斯驚甦過來，哭着把事情的經過告訴大臣。大臣詫異着說道：「這是奇怪的事！」於是差人把漁翁帶來，吩咐道：「漁人照前次那樣，再送四尾魚來。」漁翁去到湖裏，張網打得四尾魚送給大臣。大臣把魚拿到廚役那裏，說道：「來當着我的面煎炒，讓我看個究竟。」女廚洗了魚，放在鍋裏，然後擱在火上。一會兒牆便裂開，那女孩前次那樣裝束，擡杖出來，伸在鍋裏，問道：「魚兒！魚兒！你實踐舊約了嗎？」魚擡頭吟道：

你若訂約，

我們接受。

你若履行，

我們也踐約。

你若遺棄了，

三 漁翁與魔鬼的故事

我們也奉陪着。

【第七夜】 女孩用杖掀了鍋，從原來的地方去後，那牆壁又原樣地合攏。大臣說道：「事情不可不告知國王了！」於是去到國王御前，把親眼看見的事，稟告國王。國王說道：「我必得親眼看見那個。」因差人去叫漁翁照前次那樣獻四尾魚進宮，限期三日。漁翁立刻去打得四尾送去。國王賞漁翁四千金幣，隨即吩咐大臣：「就在我面前煎罷！」大臣道：「聽明白了，遵命就是。」於是預備炒鍋，洗了魚，把鍋置在火上，將魚放在鍋裏。突然牆壁裂開，走出一個黑奴，幽靈似的，拿着一條綠樹枝，響亮地說道：「魚兒！你實踐舊約嗎？」魚擡頭回道：「是的，是的，我們是履行約言的。」接着吟道：

你若定約，

我們接受。

你若履行，

我們也踐約。

你若遺棄了，

我們也奉陪着。

黑奴走到鍋前，用樹枝掀了鍋，從容由原路歸去了。國王和大臣見魚變成木炭，國王說道：「事情是不能緘默了，這魚必然有個理由呢。」因令將漁翁帶來，問道：「你由那裏拿來的魚？」漁翁回道：「由一個小湖裏打來的，那湖的四面有山，就在城外。」國王看漁翁一眼，問道：「有幾天路程？」漁翁道：「國王！半點鐘便走到了。」國王覺得奇怪，立刻令騎士步隊預備，身邊帶着衛隊，祭祀一番，然後登山去到那曠野。他們生平沒到過那裏，只是覺得奇怪。見那湖真是被山圍着，湖中有紅白黃藍的色魚，國王站着，滿心驚愕，問道：「誰到過這裏？你們中有誰見過這湖？」士兵齊聲回道：「國王！我們平生沒見過。」王又問那些長者，都答道：「從來沒見過。」國王說道：「我若不把這湖和魚的究竟探究清楚，永不回城入宮。」於是下令，叫兵隊依山駐下，把精明強幹，博學多智的那位大臣召來，吩咐道：「我打量做一樁事，今晚必須一個人靜靜地住着，研究湖和魚的道理，你就在我帳篷外面坐下，文武百官以及衛隊中無論誰來見我，你對他說：國王身體欠安，教你守衛着，不准別人出入，休向人說明我的實在情形。」大臣自然不敢違拗國王的命令，小心地守衛着。國王卸了宮裝，佩上

寶劍，黑夜裏去到山上，一直走到天明，接着又走了一天路程，覺得疲熱不堪。第二夜又開始前進，走到天明，遠遠的發現一處黑影。國王滿心歡喜，說道：「也許得個人，對我說說魚和湖的故事。」國王忙着走去，原來是座黑石建的宮殿，那石頭通用金屬磨過，兩扇大門，一開一閉。國王十分歡喜，站着輕輕地敲門，卻無人應聲，第二次第三次又敲過，仍無應聲；國王又重重地敲了幾下，終無應諾。國王說道：「無疑了！許是無人居住。」於是壯着膽走進去，站在走廊間叫道：「房主在那裏？我是個鄉下人，旅行至此，有什麼飲食，給點吃吃！」國王返復說了三遍，卻無應聲；國王勇着氣走到中間，雖無人影，但見許多絲的有花紋的陳設，垂着窗簾；天井非常廣闊，四個花壇相對着，有石櫂、噴池，池上四個紅金的動物，口中噴出珍珠般的清水；還有許多飛禽，空中有金網防備着飛遁。既不見人，國王又驚奇，又懊惱。他希望有個人把那曠野、湖、魚、山和宮殿的故事告訴他。他坐下去正在思索，忽然聽見一聲哀怨的悲嘆，呻吟道：

我努力去埋藏那個，

已經關不住了！



眼兒把瞌睡兌了失眠。

時代！

不要再磨難了；

這赤裸裸的靈魂，

總被患難圍着。

我們時時喜笑着歡迎你們的，

然而定命到的時候就不見了；

像騎士不能準中敵人那樣，

因為他要發放的時候，

絃已折斷了。

當愁恨重重包圍的時候，

叫青年從何處去擺脫前定？

(5) 落難公子

國王聽了呻吟之聲，站了起來，探頭過去，見垂簾掛在門上；國王掀開垂簾，見是一個青年坐在床上，床有一尺多高，是個眉清目秀，口舌靈便的青年。正是：

窈窕的烏髮粉面的少女，

黑白分明地從人羣中顯露了，

不要否認那腮上的黑痣罷！

因為每朵秋牡丹都有一點黑粒呢。

國王一見青年，不勝喜出望外。便對他問安。青年端坐着，身穿一件埃及金線繡花的絲袍，頭戴珍珠玉冠，然而滿面堆着愁痕。他從容回問國王，接着說道：「我不便站起來，請你原諒我。」國王道：「少年人！請你深深地原諒我，我到這裏來，懷着很大的願望，要請你告訴我這湖、魚和宮殿的來歷，并且告訴我：你爲什麼一個人在這裏？你爲什麼啼哭？」青年聽了國王之言，眼淚接接連連從腮上

滾下，禁不住傷懷的痛哭流涕，吟道：

對那酣睡着的人說罷！

時代的代表叫多少人坐下去，

多少人站起來了？

如若你是睡着的，

真主卻沒睡着。

幽靜的時日，

悠久的世界，

竟是爲了誰呢？

青年吟罷，接着又斷斷續續地吟道：

丟着愁恨，

別胡思亂想了，

三 漁翁與魔鬼的故事

將一切交給真主罷！

已經去了的，

別追問：「爲什麼那樣？」

凡事是根據定命的。

國王驚愕不已，問道：「少年人！你爲什麼這樣悲傷？」青年回道：「我的情形是這樣，怎樣不叫人傷心呢？」

國王很同情那青年的境遇，因爲青年的下半身是石頭，只是頭部有知覺。

國王看着青年的情狀，萬分感到難過，說道：「少年人！你把一種憂愁加到我原來的憂愁上了；我原是探聽魚的來歷而來到此地，如今問了魚的來歷，又要問你的情形了；實在沒辦法，只望真主援助；少年人！請你快快告訴我。」青年道：「請你把視覺和聽覺注意着我。」國王道：「我的眼和耳早就等候着了。」青年道：「魚和我都有着稀奇古怪的原故，假若把它記載下來，實在不失爲千古的奇傳呢。」國王道：「那是怎樣的？」青年道：「先生！請聽先父原是此地的國王，他叫麻哈目德，是

蘇丹島，卽此四山的主人翁；他爲王七十年，他死後我便繼承王位，娶了叔父之女爲妻，她非常愛我，不在的時候，她便不吃飲食，這麼樣一直過了五年。一天她在澡室沐浴去了，我教廚役趕着爲我們預備晚餐，便進宮去睡覺，同時吩咐兩個宮女坐着，一個坐在頭邊，一個坐在腳旁；因爲我妻不在，只覺得不自在，老睡不熟。正當我閉眼醒睡着，聽見頭邊坐着的宮女對別的那個說道：『麥斯武台！我們的主人可憐得很，可惜他的青春呀！叫他同那妖魔的潑婦一塊兒過生活，真虧負他了。』坐在腳旁的那個回道：『是的，願真主驅逐這般欺騙的婦人；像我們主人那麼青春年少，實在值得同那潑婦相處。』頭邊的宮女說道：『主人昏庸着，也不過問她。』麥斯武台回道：『獸子！主人知道了不問嗎？只是潑婦背着他幹呢；把迷藥放在主人每天睡前飲的碗裏，教主人飲了昏迷過去，不知她做些什麼？』去到何處？她卻穿戴着，去到清晨才回來，把什麼東西挨近主人鼻前一薰，主人才從夢中醒來呢。』當我聽了侍女的談話，臉都氣黑了；不覺之間，到了夜晚，妻也從沐室歸來，同進晚餐，如同往日的習慣，坐着談了多時，她把我每天睡前飲的湯端來遞給我；我接着把湯暗暗傾了，然後像往日那樣假裝飲了，立刻昏迷過去，蓋上被，像睡熟那樣，只聽她說：『睡罷！別起來！因爲我太討厭你了，尤

其討厭你的樣子，實在不願意同你處了，不知你那天死去？」說畢，着上華麗的服裝，擦胭抹粉的裝扮起來，佩上寶劍，開門出去了。我立刻起身，追在她後面，只見她已出了宮門，經過大街小巷，去到城廓，不知說了些什麼，鎖便開了，於是開門出去，我仍然悄悄地尾在後面，去到一處糞堆。有一道圍牆，中間有一間磚砌的堡壘；她從門進去，我也追着上去；細細一看，見她走到一個蘇丹人面前。那蘇丹的上脣像蓋子，下脣像鞋底，還有一個很細小，能從沙土裏剔出碎石的脣，他全身濕濕的睡在甘蔗葉上，穿着破濫的衣服。我妻跪在他面前，那蘇丹抬頭說道：「你爲何耽擱到現在？」她說道：「你不知道嗎？我已經嫁給我的堂哥了，可是我十分討厭他，不願意同他一塊兒過活，如果不爲顧慮你的安全起見，我定遮住陽光，不讓顯照，搗毀了他的城鎮，教貓頭鷹、烏鴉、狐狼成羣結隊的叫囂，把所有的石頭移到夏府山後面去。」黑奴道：「造謠的妖精！指着蘇丹的豪俠爲誓，你不要以爲黑人的婦女同你們的習慣一樣；你若每天耽擱到這時候才來，那麼我要同你脫離關係了。妖精！死不要臉的東西！你這麼欺騙我嗎？」當我聽了這席話，世界在我眼裏全然黑暗了，不知魂魄飛到那裏去了！但是我仍然忍耐着聽下去，只見我妻站在那裏泣哭哀求，對黑人說道：「我的愛！你若惱怒我，那麼

有誰可憐我呢？你若鄙棄我，那麼有誰收留我呢？她只顧泣哭乞憐。後來黑人允許了，她喜歡的了不得，說道：『我愛有什麼給我吃嗎？』黑人道：『你揭開那個銅盆看，有煮熟了的老鼠骨頭，吃罷！那罐裏有剩湯，喝罷！』她果然吃了，喝了，然後起來洗手洗嘴。我看了她那麼幹，發現她的好昧，忍不住便暗暗地進去，奪了她的劍，把黑人扔在地下，一心要殺掉他倆；先砍了黑人的頸項，那時候以為砍死了。

【第八夜】「我砍黑人的時候，原是要砍斷他的大靜脈和大動脈的，可是只砍着喉管和皮肉；他當時喘呼得很厲害。至於我妻呢，早乘機逃跑了。我丟着劍，轉到城裏，回宮去睡到清晨，那時候我妻來了，把我弄醒。從此她剪短頭髮，穿上孝服，對我說道：『哥哥！你別責備我！因為我媽死了，父親也戰死疆場，一個哥哥被蝎螫死，其餘那個也噎死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應當悲傷憂愁呢。』我聽了沉吟一陣，然後對她說：『你隨便就是，我不管你。』她守着孝，整整過了一年。一天她對我說：『你能不能為我在宮裏建個地窖？上面蓋間樓，讓我一個人靜靜地在裏面守孝，叫作守孝室。』我說道：『你要怎樣做，隨你的意思。』她建了地窖，蓋上屋頂，又蓋個像墳的東西，於是把黑人遷進去。其實

那黑人雖然活着也不濟事了；從受傷以後，只能喝些湯，羸弱得不能開口；我妻卻早早晚晚去地窖裏，哭哭涕涕地安慰他，不辭勞苦地早送湯，晚送水，一直過到第二年。我心中明白一切，卻不說半句。一天我去見她，她哭着對我說道：『我的保護人！你爲什麼不肯多多與我見面？我的靈魂呀！我的心呀！你對我說。』她說畢吟道：

一

你去遠了，

我也不在人間了；

因爲我一心只陪伴着你哩！

請帶着我的骨片，

無論去到何方，

當擇定了住處的時候，

就對着那裏埋葬。



你站在墳前喊我的名字，  
那骨片的呻吟便回答你了。

二

快樂的日子，  
是陪伴着你的時候；  
你離開我了，  
我總難過，  
寂寞的夜裏，  
何等的恐怖！  
伴着你呀！  
比快樂還甜蜜呢。

三

三 漁翁與魔鬼的故事

我享受了全美的完備，

世界是我的了，

波斯王的國土是我的了；

那一切的，

我看去，

只是蚊翅那樣；

因為我已經看不見你了。

「她吟罷，我對她說道：『妹妹！你的孝期已滿了，徒悲無益，一切丟了罷！』她回道：『你別干預我，否則我要自殺呢。』我果然不聞不問，讓她帶着孝又哭了一年。第三年以後，我對於這無聊的纏繞，感覺萬分的忿恨；一天去到地窖裏，裏面墳墓一般，聽見我妻對那黑人說道：『我愛我早沒聽你說句話了，我愛你怎麼不答應我？』說畢繼着吟道：

墳呀！

墳呀！

他的英俊消逝了嗎？

莫非那美麗的景象，

侵毀了你的光澤？

墳呀！

你不是地和軌道，

如何太陽月亮會聚會在裏面？

「我聽了她的話和詩，怒不可抑，說道：『唉！你要悲愁到什麼時候喲？』因吟道：

墳呀！

墳呀！

他的黑色消逝了嗎？

莫非那骯髒的景象，

三 漁翁與冤鬼的故事

侵毀了你的光澤？

墳呀！

你不是池和鍋，

如何炭灰和垃圾會聚會在裏面？

「潑婦聽了我的話，跳將起來，說道：『可傷的你呀！你幹了這種勾當，害了我的朋友，作廢了他的青春，已經三年多了，教他活不得，死不去。』我回道：『不錯，害了就害了。』一面拔劍過去要殺她。她聽了我的話，見我決心要殺，便笑着對我說：『啊！止住去了的！又回復了嗎？死人又翻身了嗎？欺負我的人，我能夠對付他；我一腔的怒火還沒熄呢！滿胸的急烟還沒散呢！』她站着，喃喃的不知念了些什麼，隨即說道：『隨着我的法術，變成一個半石半人的東西罷！』於是乎我果然變成了這個形像，站不可，走不能，死不了，活不成。後來潑婦又將整個城市施上妖術。城中的居民原是回教徒，基督教徒，猶太教徒；火教徒。她把回教徒變成白魚，基督教徒變成藍魚，猶太教徒變成黃魚，火教徒變成紅魚；把四島變成四山圍着湖；每天抽我百鞭，直至肩臂破裂，血流不止之時，才把像衣服的毛布披

在我身上，然後再穿上這件華麗的衣服。」青年說罷，痛哭流涕，吟道：

我主！

我忍受着一切判斷了；

只要那裏有你的情願，

我便樂於忍耐了。

他們來了，

帶着虐待壓迫來了；

也許忍耐的報酬是那樂園罷！

因為事理束縛着我們的手足，

穆聖便是有力的證人。

國王看看青年，說道：「少年人！這謎揭破以後，你又加給我新愁了！但是那個潑婦那裏去了？黑人居住的地窖在何處？」青年回道：「黑人睡在地窖裏，越過那門便是；那潑婦每天太陽出時來一

次，先是脫了我的衣服，抽打百鞭，打得我聲絕力盡，然後去到黑人那裏，侍奉湯水，明日清晨她便來了。」國王道：「少年人！你寬心，我會援救你，我準備做樁永世千秋不可磨滅的事業。」於是陪着青年談至深夜方睡。鷄叫時候國王起床，裸着身體，拔劍去到黑人居住的地窖裏，看着燈燭，逕到黑人的面前，把黑人殺死，又把屍體擔出來，投入宮中的井裏，然後拆倒地窖，將黑人的衣服裹在他自己身上，倒身睡下；寶劍亮晶晶的握在手裏。須臾妖精來了，先脫了青年的衣服，執鞭痛打那青年喊道：「啊！可以了！妹妹！可憐我罷。」妖精道：「你好人兒，體貼了我！又不曾傷害我的朋友！」說了又抽，打得青年疲乏不堪，血流不止，然後才替他披上毛布，穿上衣服；於是擡着湯水，去到地窖裏，放聲荷荷大哭，說道：「我愛！對我說罷！」隨即吟道：

這當中的阻塞，

何時才能揭開呢？

喲！

淚已乾了！

是你有意拖延下去嗎？

如若是嫉妒者從中作祟，

那麼早就心滿意足了吧！

妖精吟罷，又重說道：「我愛！你對我說罷！」這時候國王低壓着聲音，結着舌，用蘇丹話說道：「唉！全沒有辦法，除非是真主援助。」妖精聽了喜歡着昏過去了。一會兒她蘇甦過來，說道：「我愛！你說得不錯。」國王更放低聲音，說道：「死妖怪！就是你使我病弱到這步田地呀！」她問道：「什麼緣故？」國王道：「因為你終日苦打你的丈夫，教他哀求泣哭的聲音，通宵擾亂了我的瞌睡，他那麼苦苦地向我們哀求，使我不安；假若不是這樣，那麼我早就痊癒了；我所以不答應你，就是爲此。」妖精道：「依着你饒恕他就是了。」國王道：「快放了他，救救我的性命。」妖精起來，離開地窖，去到宮裏，擡盆水，念了咒語，那水咕督咕督地沸起來，像鍋在火上那樣。她灑着水說道：「你果然是因我的法術變成這樣，那麼你恢復原狀吧！」青年果真抖身起來，歡喜不已。妖精道：「滾出去，永無進來的法，否則必定殺你。」青年出去以後，她轉至地窖，說道：「我愛！出來我看一眼，讓我爲你的健康而歡

喜。」國王壓着聲音說道：「你幹了什麼？隨便救了一小點，卻把根本丟了。」妖精問道：「我的心愛丟了什麼根本？」國王道：「可傷的妖精喲！這座城原來不是島嗎？只消到夜晚，魚們擡着頭苦苦地向我們求救，這就是我受不了的緣故；去罷！快救了牠們，再來牽着我行走，那時候我定然痊癒了。」妖精聽了，以爲是黑人說話，滿心歡喜，立刻去到湖邊，掬起一捧水。

【第九夜】 妖精向着水念了咒，魚們豁然擡頭站起來了。從此開了妖禁，整個城鎮，頓然人烟稠密，買的賣的，農工百業，儼然和過去一樣。妖精去到地窖裏，說道：「我愛！伸過手來，讓我牽你罷。」國王隱約地說道：「你挨近我些。」妖精走過去，國王按她胸上刺了一劍，再把劍抽出來，向她背上一劍砍成兩截。國王出去，見青年等着他，他倆彼此慶賀一番；青年吻了國王的手，國王說道：「你願意住在本國呢？還是同我一塊兒走？」青年回道：「你知道我們兩國間相隔幾多遠？」國王道：「相隔兩天半路程罷了。」青年道：「國王！你老人家醒着罷！兩國間整整地相隔一年的路程，你老人家所以兩天半走到這裏，那是因爲我國受了妖術的關係。王從今天以後，我實在不願意離開你老人的左右了。」國王滿心歡喜，說道：「謝謝真主，他把你差來了；你就做我的兒子罷！因爲我從來還沒



生過孩子。」說罷兩人擁抱着歡喜萬分。他倆轉到宮裏，青年的國王吩咐侍臣替他預備行李，一切都完備了，於是大開宴會十天，青年國王的心竟然被離愁燃燒着了。他選定五十名精壯的衛隊和許多寶貴的禮物，然後與老國王一塊兒首程。他們晝夜不歇地整整走了一年，算是平平安安地達到目的地。大臣們聽得國王歸來的消息，統領大小官員和兵士出去迎接，跪在國王御前，慶祝昇平。國王去到宮裏，坐在寶座上，對大臣們敘述與青年的一切經過。大臣們聽了，不住地慶祝平安，於是大開祝賀，與民同樂。國王吩咐大臣將漁翁尋來，特加賞賜。問到他的家庭狀況，漁翁說有一子二女；國王因使人把他們帶到宮裏，選了姊姊做皇后，把妹妹配給青年國王，選漁翁之子爲國庫總監，封大臣爲蘇丹國王，令那五十名衛隊護送，派了許多禮物分賜蘇丹國大小官員。大臣辭別國王起身去了。至於那位漁翁，一躍而爲國丈，成爲大富翁了，兩個女兒做了皇后，直至白髮千秋。

#### 四 挑夫和三姊妹的故事

一個挑夫，什麼親屬也沒有，一個人住在巴格達。一天他拄着扁擔，站在街頭，忽見一個少女，穿着絲的衣裙，繡花鞋子，向挑夫迎面走來；站在挑夫面前，看了一眼，很伶俐地說道：「帶着扁擔跟我來。」挑夫立刻荷起扁擔，叫道：「好時候！好運氣呀！」他跟少女去到一家門前，少女輕輕敲了門，出來一個基督教徒，少女拿一枚金幣，買些橄欖，加在扁擔上，說道：「擔起跟着我來。」挑夫擔着，說道：「今天好，大走運了！」他跟少女去到一間水果店，買了敘利亞蘋果，土耳其木瓜，鄂曼梅子，哈爾伯素馨花，大馬色睡蓮，愛格拉密肉桂，埃及檸檬，撒爾他尼橘子；又買了許多昂貴的牡丹，紫羅蘭，石榴，一切交與挑夫，說道：「挑起走！」挑夫跟着去到肉店裏，向屠戶說道：「割十斤肉來！」屠戶割了肉，收了錢，少女把肉包好，交給挑夫，說道：「挑起走！」挑夫擔着，跟她去到乾果店，買了阿目渾子仁，葡萄乾，杏仁，然後對挑夫說道：「挑起跟我來！」挑夫跟她去到糕餅鋪，買個大盆，揀了許多糕餅糖果，

放在盆裏，交給挑夫；挑夫說道：「早知如此，那麼拉隻驢兒來馱。」少女拍拍他肩臂笑了一笑，說道：「快走！別多說了，到家不少你的腳錢。」說着不覺去到雜貨攤，買了各種果子露、香水、口香糖、和亞力山大燭交給挑夫，說道：「挑起跟我來！」挑夫跟着少女，一直去到一間大房子面前，建築又偉大，又清潔，兩扇門鑲着紅金。少女站定，卸了面紗，輕輕地敲敲門。一會兒門開了，門內現出一個端重慈祥的少女，說道：「虎賢考淑！快進來吧！讓挑夫也進來歇息。」虎賢考淑與挑夫一切進門，去到寬敞的大天井裏，有拱門、亭榭、貯藏室，門窗上垂着簾子，天井中央有個大池塘，池中有小艇；其餘還有床椅和許多絲錦珠玉的陳設物。一會兒從屋裏出來一個清秀雅緻，明星般的少女，正是：

她發笑的時候，

像那成串的珠玉，

也像玫瑰。

她的面顏，

如同月明之夜；

四 挑夫和三姊妹的故事

清晨見了那容顏，

只是覺得自愧。

少女輕步走來，對她的兩姊妹說道：「爲何只是站着快替這可憐的挑夫卸下擔兒罷！」於是三姊妹幫助挑夫放下擔子，把各種物件放在妥貼的地方，賞了挑夫兩枚金幣，說道：「挑夫！你走罷。」挑夫看着三姊妹和各式各樣的飲食擺設，十分覺得詫異，竟然站在那裏呆住了。那少女問道：「你爲什麼不走？好像是嫌腳銀少？」因向她姊妹說：「再給他一枚金幣！」挑夫道：「小姐！我倒不是嫌少，我的腳銀實在不值兩枚金幣；不過是我想着奇怪，你們爲何只是些女流？沒有一個男性安慰你們？你們固然知道：吃席宴少不了四個人，你們中第四位在那裏呢？前人說得好：

大凡歌唱的時候，

必需鐮鉞、七絃琴、豎琴、笛子四種樂器；

正如配香的時候，

少不了玫瑰、桃金娘、丁香、百合四種馨花；

你們若要快快樂樂過這良夜，

那麼必需有酒、有花園、有歌唱、有姑娘纔齊全呢。

「你們一共只有三個女子，正需要一個精明強幹，多才多智，而能嚴守祕密的男性呢。」她們聽了覺得奇怪，笑了一會，說道：「我們那裏去找這樣的人？我們實在不敢把祕密告訴不踐約的人；因為我們把依本瓦斯的話記實在了。他說：

洩漏祕密的人，

應當熨他的臉頰。

挑夫聽了說道：「我是非常聰明可靠的人，讀過不少的詩書，書中這樣說：

只是有人格的人，

能夠保守祕密；

所以祕密在我心中，

如同關在一間屋子裏；

四 挑夫和三姊妹的故事

那屋子不但是鎖着，打上封，

而且鑰匙早已遺失了。」

姑娘們聽了說道：「我們准你在此，但是你須要有禮貌，更要嚴肅莊重，有不如意的地方，不可發問；如果犯了這個條件，我們把你攆出去。」挑夫道：「可以的，我願意接受你們的條件，永不發言。」虎賢考淑戴上圍腰，預備杯盤酒肴，一會兒陳設妥貼，三姊妹與挑夫一齊坐下。虎賢考淑斟滿一杯飲了，接着又飲了兩杯，然後順序斟給她的姊妹和挑夫。吟道：

快樂的飲吧！

這杯裏，

多麼滋補身體呀！

挑夫接着杯，唱道：

一

你不可亂飲，

除非是陪伴那身世清白，

品行端正之人。

氣味是風，

從馨花上帶來香甜，

從糞堆上釀上惡臭。

二

但是人的血呀！

飲了是罪惡的；

只是葡萄的血呀！

是例外了。

道：

虎賢考淑第二次滿滿地斟給她的姊妹，都謝謝飲了；最後斟給挑夫。他接着致謝一聲，然後吟

拿來罷！

滿滿地斟給我一杯，

請儘情地灌溉我罷！

因為那是生命之泉。

挑夫吟罷，走到虎賢考淑面前，唱道：

你奴輩中的一人，

站在門首，

永久懷抱着你的恩情。

虎賢考淑道：「真的，我要吻吻你，你安心地飲罷！」挑夫乾了杯，重新斟滿，唱道：

我看清楚了：

她是光明之燈；

那光芒！



像火把伸出來的舌頭。

虎賢考淑不斷地自斟自飲，又斟給她的姊妹；不歇的談笑、歌唱。挑夫喝得那麼有滋味，進一步要求她們把他收爲她們的僕人。她們說：「你要做我們的僕人，必須絕對地服從命令，嚴守祕密，什麼都不能過問。」挑夫道：「可以的。」三姊妹說道：「那麼你過去看看門上的字。」挑夫過去，看見門上寫着兩行金字：「說不如願之話者，必聽不如意之言。」挑夫轉過去說道：「你們放心好了，我決不說不願意的話。」虎賢考淑又添上酒，點上燭，一面談笑，一面飲酒；換了幾次酒，添了許多新鮮水果，不息地飲笑，直到夜闌人靜；忽然有敲門之聲，她們依然順序坐着，只管門的那位小姐去到門前看看，轉來說道：「今夜的宴會到此終止了罷！」她們問道：「什麼事情？」她回道：「門前站着三位外國道士，頭、項、額角和眉、毛剃得光禿禿的，而且都是瞎了左眼，奇形怪狀，像是剛纔來到這裏，有些旅行的模樣；也許是第一次進巴格達城的。他們敲門，是因爲沒得住處；他們說：『也許房主能夠讓我們在他的馬廐裏或其他的空地裏住一夜。』夜深了，他們是外鄉人，沒人收留他們，你們行行好，准他們進來住一夜如何？」三姊妹商議了一會，說道：「讓他們進來，可是吩咐他們不准隨

便發問。管門的小姐快樂非常，把三道士領進去。三姊妹起來歡迎，彼此問候，央他們坐下。道士看見那麼清潔的地方，豐盛的宴席上，點着燭，酒殺滿桌，香味撲鼻；又見三姊妹禮貌周全，不約而同地說道：「好極了！」又見挑夫得意洋洋的有醉意了，以爲是同道中人，因問道：「他既是修道之士，究竟是外鄉人呢，還是沙漠中人？」挑夫忙站起來，睜眼凝視着說道：「規規矩矩地坐着吧！難道你們沒看見門上的金字？會是這樣輕浮！你們已經承認，到屋裏來不隨便亂說話的。」道士說道：「請恕過吧！」三姊妹笑笑，忙勸住了，奉上酒食，於是大家坐下痛飲。挑夫道：「弟兄們有什麼故事，各自講來聽吧！」道士們一時高興，向主人要了樂器，闐然起來，打鼓的，彈琴的，敲鈸的，一時合奏起來，三姊妹也高聲和着。正在熱烈的時候，突然有人敲門，管門的小姐去到門前探聽。

敲門的不是別人，只因那天夜裏教皇阿魯納·拉施德帶着宰相張爾蕃和掌刑大臣馬師倫去到民間巡察；到那裏聽見他們誼譁之聲，便敲門探問。那時代教皇常常扮成商人，混入民間，考察民情。那天晚上教皇照例出宮，在城裏週遊，無意間從那家門前經過，聽了管絃之聲，教皇便對張爾蕃說道：「我要進去聽聽，看看他家主人。」張爾蕃回道：「這是居民之家，裏面的人，總是飲得酩酊

大醉了，進去不怕危險？」教皇道：「必須進去看一看，你想法吧！」張爾蕃回道：「聽明白了，遵命就是。」於是張爾蕃向前敲了門。管門的小姐開門以後，張爾蕃對她說道：「小姐請聽，我們是生意人，到巴格達城已經十天了，今晚一位商人請去吃飯，在那裏坐久了，告辭出來，夜深不辨旅店的方向，我們又是些外鄉人，若得你們允許在此過一夜，那是感激不盡的。」小姐進去，把商人的情形報告清楚；她們覺得可憐，對管門的說道：「請他們進來。」小姐出去開門歡迎，他們說道：「你許可了，我們纔能進門。」小姐道：「請進來吧！」教皇、張爾蕃、馬師倫順序進去，小姐們忙起來迎接，慇懃地在席中坐下，說道：「你們是貴客，我們很歡迎，不過要求你們一件事。」教皇忙問：「什麼事？」小姐道：「要求你們不可隨便發疑問，以免我們得罪你們。」教皇道：「可以的，我們不問就是。」於是大家坐着飲酒、談笑。教皇看見那三位道士都是瞎左眼的，不免覺得奇怪；同時看見三位小姐又慈良又美麗，愈是感覺驚奇。小姐向教皇央道：「請飲一杯！」教皇道：「我已經準備朝覲，不便飲了。」管門的小姐站起來，把一方花桌布鋪在教皇面前，再拿個瓷缸，盛滿水，把冰和糖混在裏面，送給教皇。教皇謝謝，因想道：「明早必定重重地賞她。」三姊妹在旁侍奉，央客人飲食；一會兒大小姐站起來，

握着虎賢考淑說道：「讓我們來交還債務吧！」於是管門的站起來收拾一番，棄了果皮，點上乳香，掃了堂屋，將三位道士、教皇、張爾蕃、馬師倫讓在大廳左右坐下，然後對挑夫說道：「你怎麼這樣無情？你是自家人呢！如何像客人們那樣坐着不動？」挑夫站起來，戴上圍腰，問道：「叫我做什麼？」大小姐說道：「站在那裏好了。」這時候虎賢考淑把一張椅子放在堂屋中央，大小姐打開椅，對挑夫說道：「你來幫助我們！」挑夫看見兩隻黑狗被鐵鍊拴着，虎賢考淑說道：「去把狗牽出來。」挑夫把狗牽到堂屋中央，大小姐站起來捲捲衣袖，拿起鞭子，說道：「拉過來！」挑夫把狗拖過去，那狗只是搖頭流淚。大小姐把鞭打在狗頭上，狗叫得很厲害；大小姐不住地鞭撻，直至手臂酸痛了，纔丟着鞭，把狗摟在胸前，親手拭棄狗淚，不住地向狗頭接吻。後來對挑夫說道：「把這個拉去，再拉那個來。」挑夫把第二個狗拖過去，大小姐像先前那樣鞭撻。這時候教皇的心被這件事吸引了，只是感到難受，不能再忍耐了，很想得知兩黑狗的故事，便輕輕地拉動張爾蕃的衣邊。張爾蕃暗暗地示意教皇，教「靜默着。」大小姐慢慢地走過去，坐在一張鑲着金銀的杜松床上，說道：「交代你們的罷！」兩姊妹應着，管門的那位過去，坐在近床的椅上。虎賢考淑去到一間祕室裏，拿來一個有綠纓

的皮匣，匣面畫着兩個金亮的太陽。她站在床前打開皮匣，取出一具七絃琴，配了音，開始唱道：

把你們搶去的瞌睡，

送還我的眼皮罷？

告訴我：

我的理智那裏去了？

我知道：

當我生愛的時候，

瞌睡便惱怒我的眼皮了。

大小姐聽罷，呻吟幾聲，昏過去了。管門的站起來，把水灑幾滴在她身上。教皇看着，十分覺得奇怪；其餘的人也感到煩悶，其中的情形，什麼也不知道。教皇對張爾蕃說道：「關於這位小姐，你怎樣猜想爲何那麼忍心地打我忍不住了，很想知道實在的情形，你問一問這位小姐和兩黑狗的故事吧！」張爾蕃說道：「王她們已經吩咐，教我們不要多說話，免得她們得罪我們。」一會兒大小姐蘇

避過來，說道：「我的姊妹！真的，你踐約再唱一唱吧！」虎賁考澈回道：「好的。」於是把琴抱在懷中，輕舉玉指，唱道：

假若我們要訴說隔得太遠了，

那麼說什麼呢？

假若我們是彼此想念着，

那麼這相思是由那條路跑出來的？

或者差個欽差去翻譯，

未必就能把我們心中的情緒儘量地傳達清楚。

有什麼呢？

除了遺憾！

愁慘！

淚珠兒一串串掛在腮上！

看不見的人兒！

你永遠地埋藏在我的心上，

你們可否記着我的約言？

海枯石爛，

永不遺忘。

大小姐聽罷，說道：「真好呀！」隨即昏過去了。管門的灑了水，她纔蘇甦過來，說道：「虎賢考淑呀！你踐約再唱一曲吧！只有這聲音是存在的。」虎賢考淑抱着琴唱道：

這管中的阻塞何時纔能揭開？

喲！

淚已乾了，

是你有意拖延下去嗎？

如若是嫉妒者從中作祟，

四 挑夫和三姊妹的故事

那麼早就心滿意足了罷！

大小姐聽罷，大叫一聲，第三次昏倒下去，身上露出許多痕跡。道士看着說道：「但願在糞堆上睡一夜，寧可不進這屋來，真叫人悶煞極了。」教皇看他們一眼，問道：「爲什麼呢？」道士答道：「因爲我們全被人家玩弄了。」教皇道：「莫非你們都不是這屋裏的人？」道士道：「自然囉，像這樣的景象，今天算是第一次大開眼孔了。」教皇覺得奇怪，問道：「那麼其餘的那位先生知道她們的實在情形吧？」道士扯扯挑夫的衣角，問其中的情形。挑夫道：「我和你們一樣的，什麼也不知道。我雖然生長在巴格達，從來沒到過此地。今晚是第一次到這裏。」道士道：「先前我們以爲你是這屋裏的人，原來你也是和我們一樣的陌生。」教皇道：「我們總共七個男子漢，她們不過三個女流，再沒第四人了；那麼我們可以問問她們的故事，如果不肯告訴我們，那麼我們用強迫手段。」其餘的人都同意了，只幸相張爾蕃說道：「我不願這樣問人家，因爲我們是賓客，當初接受人家的條件，你們還記得罷！第一是要靜默，不可隨便發問。天快就亮了，一會兒各走各的大路好了。」幸相又扯扯教皇，悄悄地說道：「一會兒天就亮了，明天你把她們帶進宮去探問不遲。」教皇擡着頭，怒目說道：



「我忍耐不住了，你教道士們問罷！」張爾蕃回道：「這不是我的意思。」他們商議着，對於教「誰先發問」這個問題，各人意見不同。最後決定叫挑夫發問。大小姐突然問道：「貴客們！你們爲何那麼急促不安的？」挑夫站起來，說道：「小姐！他們要求你把兩黑狗的故事告訴他們，你爲何打了狗又向牠接吻？並且告訴他們，那位小姐彈唱的什麼故事？這便是他們要問的問題。」小姐向着他們問道：「果然是這樣嗎？」他們同聲回道：「是的。」只張爾蕃默然不言。小姐道：「實在的，貴客們！未免太作弄我們了；先前說過，到此不能隨便發問，免得我們得罪你們，莫非允許你們進來，招待你們飲食，還不足你們的願望？你們固然無罪，可是被人勞累了。」小姐捲捲袖口，在地上拍了三下，喊道：「快來！」祕門突然開了，出來七個僕人，人人手中持着寶劍。小姐吩咐道：「把這夥多話的人綁起來。」僕人把他們綁了起來，問道：「小姐！教我們砍掉他們的頭嗎？」小姐道：「稍等一會，讓我問過他們再砍。」挑夫哀求道：「小姐！你不要誤殺我，他們錯誤，他們有罪，我是無罪的；實在的！一夜晚過得好好的，偏有這夥人來擾亂，他們到什麼地方，都是破壞的。」因吟道：

你能夠了，

卻不報復；

尤其是對那孤然無助之人。

多麼高尚的饒恕喲！

憑我們心中的情誼發誓，

你不要因為後來者危害先到的人。

挑夫吟罷，小姐笑了一笑。

【第十一夜】小姐笑了以後，對他們說道：「一會兒你們的生命就要結束了，這時候快把你們的情形告訴我吧！我想你們中有的是享福貴人，有的是大人領袖，有的是行政長官，要不是這樣，怎麼會來到這裏呢？」教皇對張爾蕃說道：「張爾蕃！事情不濟了，你對她說了吧！免得她誤殺我們，乘早好言對她說吧！」宰相回答道：「這都是應得之罪，」教皇怒道：「嬉戲有嬉戲的時候；做正事有做正事的時候。」小姐對道士問道：「你們可是弟兄輩？」道士道：「不，我們是窮苦的外鄉人。」小姐指着當中的一個問道：「莫非你生來便是瞎子？」道士道：「不然，其中有着奇怪的經過，假若記

載下來，一定是以警告後人呢。」小姐再問其餘二人，回答的話如同第一人那樣；又說道：「小姐請聽：我們每人來自各方，都不是同族同種的。」小姐細細看了一回，說道：「你們每人必須把他自己的故事告訴我，爲什麼到這裏來？報告清楚以後，規規矩矩地，摸摸他自己的頭，各自走出去。」挑夫忙說道：「小姐！我是個挑夫，虎賢考淑教我幫她挑東西，領我從酒店去到店，從肉店去到水果店，又去到乾果店、糖食店，最後由雜貨攤來到這裏。然後同你們一塊兒飲食，這便是我的故事了。」小姐笑笑，說道：「摸摸你的頭，各自去你的好了。」挑夫道：「我要聽聽這幾位朋友的故事纔走呢。」

(1) 道士甲談弟入墳經過

「小姐請聽」一個道士向前說道。「先父是國王，叔父也是個國王；當我生下地的時候，也是叔父之子誕生之日。過了幾年，我們都長大了。某次我去拜望叔父，同他們一塊兒住了幾個月。叔父之子十分敬愛我，宰羊篩酒款待。正當飲酒作樂的時候，他對我說：『如今有樁重要事情請求你，希望你不要違反我的意思。』我說道：『你但說何妨？』他教我慎重地盟個誓，起身去了一會，領着一

個貴婦轉來。那婦人穿着華麗的衣服，戴着值價的手飾，站在他後面。他望我一眼，說道：「你把這位太太領到某家祖塋裏等着我。」他又把那位太太給我介紹一番。我不便違拗他，既盟過誓，實在不好阻撓他，只得領着那婦人去到墳塋，等了一會，他拿着一碗水來了，還帶着一個匣子，裏面裝着石膏和斧子。他拿着斧子去到墳塋中間一塚墳前，挖了一會，把石頭移開，又挖一陣，揭開有洞門那麼大的一個鐵蓋，下面便露出階級；他看婦人一眼，說道：「來罷！想些什麼呢？」婦人順階級下去了，他看看我，說道：「弟兄！受你的恩不小呢？我下去以後，請你把蓋合上，再用土埋起來；這匣裏有石膏，這碗中有水，你把水和石膏一調，照原來的樣子，在石頭週圍敷上，使人看不出新舊的痕跡。這樁事我整整計劃了一年，除真主以外，誰也不知道，這就是我請求你的事情。」最後他說道：「弟兄！你千萬別惆悵寂寞。」他下去以後，我看不見他了，只好把鐵蓋蓋上，照着他吩咐的做了以後，畢竟癡呆在那裏了。當我轉到宮裏，叔父也打獵回來。我孤單單睡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想到昨夜及弟兄的經過，實在懊悔，不應該依順他的指使，我甚至於疑心是在夢裏；我開始尋找他的下落，簡直無人告訴；我去到墳塋裏，已經認識不清楚了；我不停地一塚一塚的踏看，直至夜間，終沒得着半點踪跡。

我回到宮裏，茶飯不能下嚙，整個心兒被那樁事纏住了，茫然不知他的下落，不勝愁悶不已；那夜晚通宵沒睡熟，直到清晨，又跑到墳塋裏，想着他的舉動，懊悔不該聽從他；我在那裏週轉，始終找不着；就因爲那麼終日懊喪，鬱鬱不樂，過了七天，什麼辦法沒有，憂悶只是有加無減，幾乎氣瘋了。在那種情形之下，只有回到父親那裏，或者可以獲得相當的慰藉。於是馬上起身回去，但是纔到城廓，有許多人擁來把我拘綁起來。我是太子，他們是公務員，鬧出這種笑話，我只是覺得奇怪、可怕；暗暗地想道：『父親遭了什麼意外沒有？』我問他們爲什麼拘捕我，那些人誰也不肯說。最後是一個僕人對我說：『你父親的時運不好。他自己的軍隊起了反叛，宰相殺了他篡了位，我們就是奉他的命令來拘捕你。』我聽了他的話，氣得不在人間了。原來我與宰相間有些仇恨，那是因爲我愛射箭，一天在宮殿的屋頂上，看見一隻鳥兒落在相府的屋頂上，我要射那隻鳥兒，不想誤中宰相，竟然把他射瞎了。正是：

定命怎樣指示，

我們照着行了，

人人都要遵從它的安排呢；

叫他死在這裏的人，

決不會跑到別處去喇。

「宰相的眼睛被我射瞎以後，他什麼也不敢說，因為先父是國王的關係，這便是他仇恨我的原因。後來他們把我送到相府，宰相吩咐，教立刻砍我的頭；我提出抗議，問道：『憑什麼罪要砍我的頭？』他指着那隻瞎了的眼睛說道：『什麼罪可比這個？』我說道：『那不過是我誤傷了你。』他說：『縱然你是誤傷我，我卻有意要殺你。』隨即吩咐道：『把他拖過來！』那些人把我拖過去，他將手挖了我的左眼，從那時起，我就變成瞎子了。後來把我捆綁着，裝在木箱裏，吩咐劊子手『拔出你的寶劍，把他擔到野外，砍掉頭，叫禽獸吃了。』劊子手把我擔到野外，從箱裏取出來，那時候我的手足都被鏹拷着。他要想挖掉我的眼再砍頭，我望着他傷心流淚，吟道：

一

我把你們當成堅甲，

抵禦敵人的箭矢，

然而你們是敵人的箭矢。

右手需要左手的時候，

我便渴望你們；

不要對我說恕饒者的故事吧！

因為你們棄了敵人，

倒用他們的矛來刺我。

你們縱不助我殺敵，

那麼請守中立吧！

不要害我，

也莫助長他們。

## 二

許多弟兄，

我以為他們是堅甲；

果然他們是堅甲，

但都是敵人的堅甲。

我把他們選為銳利的箭矢，

果然他們是銳利的，

但都射中在我的心上呀。

「他原是我父親的掌刑官，同我還有幾分感情，對我說道：『我的主人！教我如何處置呢？我是奉上行下的！』一會兒又說：『逃你的性命好了，以後不要再到這裏來，免得我們彼此都要受人家的危害。正是：

你若聞着威脅的氣味，

立刻拔身逃命。



寧可丟着屋子，

教建築者去憑吊，

因為到處有你棲息的地方，

然而你的身軀呀！

僅僅只有這個。

教我如何不奇怪株守着賤屋的人們？

多寬的真主的大地，

他不肯去。

別靠實了欽差大臣，

因為除了自身，

再無忠實之輩。

獅子的脖項那麼粗壯，

四 挑夫和三姊妹的故事

是不怕勞苦磨練出來的。」

「我吻了他的手，想着是不會得活的了，幸好損了一隻眼睛，保得一條生命。我離開本國，轉到叔父那裏，把先父的結果和我自己的遭遇報告他。他哭着對我說：『你愈是加重我的憂悶了！自你兄弟失蹤以後，至今沒有下落，也無人告訴我一聲。』他哭着昏過去了。後來他要替我點眼藥，看着我的眼睛成爲空胡桃的樣子，說道：『我姪！你的眼睛雖瞎，卻保得一條性命。』這時候我對於兄弟的事不能再緘默了，於是把前後的經過對叔父詳細地報告；他非常喜歡，說道：『走罷！把那塚墳指給我看。』我說道：『已經記不清楚了，因爲事後我曾經幾次去找，簡直無法分辨。』後來陪叔父去到墳塋裏，東瞻西望，突然間發現了他，自喜出望外，於是拋開土和鐵蓋，同叔父沿階下去。下了五十級到底，驀然冒出火烟，籠罩着我們的眼睛。叔父說：『一點能力也沒有，除非是真主的援助。』再前進幾步，發現許多麵粉及其他的糧食，中央垂着帳子，帳下有床，叔父的兒子和那個婦人坐在床上，早已變成木炭，像丟在火裏燒過一般。叔父見了，向他臉上唾了一口，罵道：『豬！應該受罪，這不過現世的懲罰罷了，後世還有更厲害的等着呢。』」

【第十二夜】「叔父大怒不已」道士接着說。「他脫下一隻靴子，打在那端坐着的炭身上；我看看又驚奇，又愁悶，茫然不知這兩人如何變成木炭了？因對叔父說道：『叔叔不必着急，如今我整個的思想和情緒都迷惘了，兄弟的遭遇，使我感到無限的痛苦；你看他倆怎麼會變成木炭呢？莫非這樣的遭遇還不夠，你再拿靴子打他。』叔父道：『這個孩子自幼便愛上他的妹妹，我不准許，嚴加禁止；後來長大了，便把他倆隔開，嚴格地鎮壓着，對他說：你自己要十分檢點自覺，不可發生什麼污褻不美的事件，予人笑柄；如果你再沉迷不悟，我便惱你，把你殺掉。從那時起，一步不放鬆地隔着；可是他妹妹那個奸昧的東西，一樣的忘不了他，就這麼受惡魔的擺弄，助長他倆的行爲；見我防備既嚴，便生方設法，掘此地窖，預備糧食，搬到這裏來，如你親眼所見的這種情形；那是乘我去打獵的時候，悄悄地逃到這裏；如今被真理淹沒了！燒化了！加之還有後世更厲害的懲罰呢。』說到這裏，叔父傷心着流淚，我也陪着泣哭。他又說：『我姪！從今後你做了我的兒子罷！』那時候我想着宇宙變化無窮，宰相如何殺了父親，篡了帝位，如何挖了我的眼睛，如何叔父的兒子遭了那麼離奇的事變，抑不住哭起來了，叔父也陪着，我傷心。

「後來從洞中出來合上蓋，埋上土，把墳弄成原先的樣子，然後轉回宮去，剛纔坐下，便聽見鼓聲、號角聲、槍刀聲、笛聲、馬嚼鐵碰撞聲、馬嘶聲，世界全然被灰塵籠罩着，那景象把我們嚇癡了，不知是什麼事件發生。後來有人報告說：『殺你父親的人，調兵遣將，得阿拉伯人的幫助，帶着沙一般數不盡的兵隊，誰也抵擋不住，突然來攻；人民倉卒無備，不能抵抗，已經投降了。』叔父聽了不動，我從小路逃走；我想：『我若落在他手裏，他定要殺我。』那時候想着父親和叔父遭遇的事變，新愁舊恨，無可如何。當時我要露面呢，城中人和父親的軍隊都認識我，必然遭遇非難，逃生的方法，只有化裝一途，於是剃了鬚鬚，換了衣服，逃到這裏來；或許有人領我去謁見教皇，報告這種事變。夜間我到這裏，踟躕不知往那裏走，忽然遇着這位道士，對他說道：『我是離鄉人。』他對我說道：『我也是離鄉人。』正在這個時候，這第三位朋友走來，彼此問候一聲，他說道：『我是個離鄉人。』我們也對他說：『我們兩個也是離鄉人。』從此在黑暗中摸索，定命把我們引到你們屋裏來。這便是我剃了鬚鬚，挖掉眼目的經過了。」小姐說道：「摸摸你的頭，各自出去吧！」道士道：「我想聽一聽他們的故事纔去。」教皇對張爾蕃說道：「真的！像道士這樣的故事，我生平還沒聽過。」

(2) 道士乙談山中奇遇與變猴始末

「小姐請聽」第二位道士向前跪在地上說。「我生來不是瞎子，我的經過離奇古怪，假若記載下來，實足以警告後人；我原是國王的兒子，讀過古蘭，知道七種讀法，又看過許多史書，並且跟一位大學者研究天文詩賦，及其他的學科，所以我的學識和書法，竟然超過當時的學者和一般書寫專家，我的名譽畢竟傳遍各方。印度國王聽了我的大名，使代表來見我父親，聘我去印度講學，同時送許多寶貴的禮物。我父親爲我預備六艘大船，辦了許多禮物。在大海裏行了一月到達陸地，於是上岸，把隨身帶去的馬備上鞍，把所有的禮物分配成十馱用駝馱着。可是還沒行了多遠，忽然颶風暴起，天地間都彌漫着沙塵。良久風止塵落，突然來了五十名兇悍的騎士，身穿鎧甲。仔細一看，原來是些強盜，見我們人數不多，又有十馱禮物，便來襲擊，拿槍刀逼着我們。我好言對他們說道：『我們是大印度國王的差使，你們不可傷害我們。』強盜說：『我們不在他的領土內，他管不着我們。』隨卽動作起來，那些僕役，死的死，逃的逃，我自己受了重傷，所有的禮物通被搶去。我想到從前那麼

享福，受人尊敬，一旦落寞下來，茫然不知如何處置？歸宿到那裏？後來在山洞裏住了一夜，清早起來趕路，去到一個人烟稠密的都市，冬帶着冷酷去了，春領着玫瑰花來，羣芳爭艷，江水悠悠，禽歌嬈嬈，如同詩人歌吟那樣：

一座都市，

人們安居樂業的，

從無半點擾攘，

安靜便是它的本色；

像一座點綴齊全的天堂，

對人們顯露出艷麗之態。

「既到了都市，心中歡喜非常，只是走得太多，感覺煩悶。當時我的狀況全然改變了，不知要去到什麼地方纔好？後來勇着氣走進一家裁縫鋪，先招呼裁縫一聲。他央我進去，陪着坐下，慰勞幾句，然後問我旅途上的情形。我把一路上的經過告訴他。他聽了很感動，說道：『少年人！你千萬別對人

說你自己的故事了，我的確替你耽憂，因為這位國王是你父親的仇人，他會報復呢。」裁縫端出茶飯，吃畢談到深夜。他替我預備房間，所有的床被都完全，我便在那裏住了三天。一日裁縫問我：「你會做什麼手藝？」我說：「我懂法學，能書寫，會計算。」他說道：「我可以替你在城裏開個鋪子，不過這裏的人，只注重工業，不知什麼學問書寫的。」我說：「那麼我就不懂別的了。」他說道：「你束起腰，帶着斧繩去到山中砍柴，勤苦的工作，教國王不知道，就不殺你了。」他爲我買了斧繩，把我送到那些砍柴的羣隊裏。我跟他們去到山上，砍些柴頂回來，賣得半個金幣，拿一部分做生活費，留下一部分，一直過了一年。一天照例去到郊外砍柴，走得比往日較遠，便發現一處深林，那裏乾柴很多。林中有棵碩粗的大樹，我挖了樹的周圍，撇開土，便發現一個木蓋，揭開一看，下面有階級，順階下去有門，進門便是建築非常美觀非常偉大的宮殿，屋中有個珍珠般的少女。

「我看見那姑娘，不禁讚美真主造化的本能。那姑娘看我一眼，問道：『你是人嗎？還是鬼？』我回答道：『我是人。』她又問：『是誰領你來的？我在這裏足足有十五年的光陰沒見個人影了。』我把自己的經過從頭告訴她，博得她的同情，笑道：『我也把我的故事告訴你，你聽着吧！我原是國

王愛維唐莫斯的女兒，父親是阿布奴斯島的主人。我與叔父之子訂婚，當新婚之夜，被魔鬼張老金師搶着飛到這裏，凡是我需要的衣服手飾，布草飲食，一概由他供給。他隔十天到這裏一趟，無論何時我要什麼東西，只消一摸屋頂上寫着的那兩行字，他馬上就到我面前。四天前他在這裏，再過六天他便來了。」姑娘站起來，領我走進一道拱門，她自己坐在靠牆的櫈上，教我坐在旁邊。先吃糖果，然後端上飲食，一面吃，一面談。她說道：「真的！我煩悶得很，一個人孤單單住在地窖裏，十五年沒人同我談話，如今你來，我實在感激不盡。」她又問：「少年！你飲酒嗎？」我說：「隨你自己的方便。」她去貯藏室裏拿瓶封着口的老酒，擺上杯盤，吟道：

如若知道你要來，

必先灑下心血，

將我的眼仁腮角鋪成坦道歡迎你，

請你從眼皮上經過。

「我感謝她的好意款待，非常高興，坐下飲了多時，終於喝得酩酊大醉，昏然不省人事，搖搖擺擺



擺地站起來，說道：『起來罷！我帶你出去，擺脫這惡魔的圈套。』姑娘笑笑，說道：『談何容易！你那裏有那麼大的本領？』當時我醉得什麼也不知道，隨嘴說道：『我立刻要毀掉這有字的屋頂，教魔鬼來，我要殺他，我是善於殺惡鬼的。』姑娘聽着，臉色變得很黃，說道：『老實說，請你不要這樣吧！』因吟道：

一

如若有什麼損害你的事件，  
你應當早早地避開。

二

要求離別的人喲！  
慢些！

離別的馬兒奔騰着呢。  
忍耐吧！

四 挑夫和三姊妹的故事

因為時代的踪跡會哄人，

離別是結交的下場呀！

「她吟罷，我不顧一切地猛然踏那有兩行字的屋頂。」

【第十三夜】「我纔踏過，到處都黑暗着，閃電，雷聲，地面震搖不止。當時我清醒過來，問道：『什麼事情？』姑娘回道：『魔鬼快來了，當初我不曾警告你實在的，你帶累我了！乘早逃你的生命！從原來的地方快走！』因為十分恐懼，竟然把鞋子斧子忘記拿出來。我爬上階級，回頭一看，只見地面裂開，那魔鬼顯着可怕的景象從地裏攢出來，叫道：『你爲何這樣驚擾我？你遇着什麼危險？』姑娘回道：『沒有什麼，只是因爲我太煩悶了，想喝杯酒解悶，一時頭暈，便跌倒在這屋上。』魔鬼道：『奸昧的東西！你扯謊了！』他東瞻西望，看見鞋斧，說道：『這只是人纔穿的東西，是誰到這裏來？』姑娘道：『我剛纔看見這東西，想必是你捲來的。』魔鬼道：『這是無稽之談。』把姑娘摔倒，釘在四棵樁上，百般苦打，逼她招認。我清清楚楚聽得姑娘的哭聲，張惶失措，忙爬上階級，走到外面，照原樣蓋上木蓋，埋上土，十分懊悔自己不該唐突。我想着那姑娘的美麗慈慧，那魔鬼那麼虐待她，想到她

十五年的拘留，而爲我受累；又回憶父親的遭遇和他的王位；並且想着自身如何成爲樵夫，那顛沛的身世，令人便自悲從中來，吟道：

有那麼一天，

時代如果把災殃來戲弄你，

那麼你有時看見快樂，

有時碰着艱難。

「我回到家中，見裁縫爲我感到不安，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一般，正在等着我，一見面便說道：『從昨夜晚我耽憂着你，怕你遇着野獸或不幸的事件發生。謝謝真主，現在你平平安安地回來了。』他那麼關心我，我謝謝他，去到自己的房裏，回憶自己那麼平白地重踢屋子，而感受痛苦的懲罰。忽然裁縫朋友進去說道：『少年人！屋裏來個外鄉老人在找你，身邊帶着你的鞋斧。他曾去到樵夫的羣隊裏，對他們說：東方發白以前，我聽了喚拜之聲出去禮拜，途中得此，不知是誰的，請你們告訴我，我送去還他。樵夫知道是你的，已經告訴他；如今他坐在鋪裏等着，你去謝謝他，把東西拿來

罷！我聽了，不但是臉色，連天性都改變了。正在那個時候，房中的地面裂開，那老人攢了出來，突然變成虐待姑娘的那個魔鬼。原來他百般拷打，姑娘卻一字不認。他着了急，說道：『我張老金師，魔王的子孫，你看我捉不捉這鞋斧的主人來？』因此他先去問樵夫，然後轉到裁縫店裏。他可不傷我，只拿着我飛得很高，一會兒落下，沉入地裏。當時我昏迷不醒，什麼也不清楚。一會兒醒過來，已置身在我先前到過的那所宮殿裏，那姑娘仍然被釘着，血從身上流下來，兩眼汪汪地流淚。魔鬼把她拿起來，問道：『這不是先前來的那個嗎？』姑娘看我一眼，說道：『我不知道這個，從來沒見過他。』魔鬼道：『你爲他受罪，還不肯招認嗎？』姑娘道：『我生平沒見他的面，犯不着誤害人家。』魔鬼道：『你既然不認識他，那麼拿這柄斧砍掉他的頭。』她拿起斧子走到我面前，我用眉毛和滿腮的淚痕暗示她，她懂得我的意思，說道：『這一切，都只是爲你一個人啊！』我又暗示她說：『這正是恕饒的時候，』並悄悄地吟道：

我的眼替口舌翻譯的時候，

把心中的祕密告訴她，

她明白了。

當我們相遇的時候，

我默默地流淚，

眼兒同她談話。

她使個眼色，

我知道他說些什麼，

我瞥個手勢，

她了解我的心事。

「姑娘丟了斧，說道：『爲何我要殺一個素不相識的人？他不曾虧枉我，宗教那裏許可這個？』」  
魔鬼道：「究竟是什麼指使着你不殺他？也不肯招認？莫不是同類偏袒同類？」他又問我：「人！你不知道她嗎？」我回道：「她是誰？從來不相識，如今纔見面呢。」魔鬼道：「那麼拿這柄斧砍掉她的頭，我就放你出去，我也相信你從來不認識她。」我說道：「好的，」拿斧猛然去到姑娘面前，她暗示我

說：『我不會傷你，你卻這樣對付我？』我明白她的意思，拿眼色告訴她說：『我犧牲自己來救你。』  
因暗暗地吟道：

好靜默的人啊！

拿眼睛同知心談密語；

多麼美的秋波！

多麼光明的紅顏！

這個在眉間速寫，

那個用眼皮快讀。

「我丟了斧說道：『勇敢的魔王！她是理智不完全，缺少宗教常識的女流，她卻不忍心殺我，我怎麼能砍她呢？我決不幹這個，寧肯喝杯死湯。』魔鬼道：『你們兩人的感情還不錯。』於是拿斧把姑娘的手砍成四截，我自己料定是逃不了的；那姑娘呆呆地望着我，像送別是的。須臾魔鬼砍了她的頭，對我說道：『人！我非殺你不可，你有什麼要求嗎？』我問道：『關於那方面的要求？』他說：『你

立刻就痊癒了。」

神們在井裏談的話，被那被嫉妒者一概聽在心裏，第二天清晨，那些求助的朋友來，見他從井中出來，十分欽佩他。他捉了黑鷄，從尾部拔下七羽。太陽剛從東邊的天際升上，國王被衛隊擁着來到，大臣和國王進去，他維恭維謹地迎接着，吻了國王的手，說道：「我可以猜一猜國王到這裏來的意思嗎？」國王道：「但說何妨？」他說道：「國王表面是來看望我，而實際呢，是要問關於公主的事？」國王道：「廉潔的老人！被你猜着了。」他說道：「國王可以差人把公主接來，若真主要的話，我希望公主的病馬上痊癒。」國王非常喜歡，差人把公主接來，她的手腳通被鐐拷着。他讓公主坐下，拿布遮着，用鷄毛一薰，她腦裏的那些東西漸漸發散，理智恢復過來。公主見自己的臉被遮着，問道：「這是什麼事？誰把我弄到這些地方來？」國王見公主的病痊癒了，喜歡得很，接吻她的眼睛，又吻那被嫉妒者的手，然後對大臣說道：「你們的意思如何？醫治公主的人，應該怎樣報答？」大臣們同聲回道：「把公主嫁給他罷！」國王道：「你們說得有理。」後來果然把公主嫁給那被嫉妒的人。不久宰相病逝，國王問道：「我們應當選誰來做

宰相？」大臣們同聲說道：「應當選駙馬做宰相。」後來那被嫉妒的人，果然做了宰相。後來國王病死，人們問選誰繼任王位？大臣們同聲說：「選舉現任宰相繼任王位。」於是乎那被嫉妒的人果然做了很精明的國王。一天國王被文武百官簇擁着乘車出宮，途中國王看見那嫉妒者在人叢中，因吩咐大臣：「把那個人帶來，不可威嚇他。」嫉妒者被帶到國王面前，國王吩咐道：「把我私人庫裏的錢賞他一千五百金，並且爲他預備十馱貨物，派人把他護送回去。」於是國王辭別那嫉妒者，再也不過問他從前幹的勾當了。

「魔王請看！那嫉妒者先前如何氣不忿他的鄰居，想法危害他，如何去他家裏，用計推他下井，一心要危害人家，但是被嫉妒者卻不報復，倒饒恕了他。」我在魔鬼面前只顧哀求涕哭，吟道：

慷慨記載着，

好人歷來是寬恕罪犯的。

我犯了所有的罪惡，

請你從美麗的史冊中勾銷了吧！



誰需要他的上鋒諒解，

那麼他應當寬恕手下之人。

「魔鬼道：『不要多說了，未免是要殺你的，恕饒的事，你休妄想；最低限度也拿法術施你一下。』他抓着我，飛到空中；只見大地像木碗浮在水中那樣。須臾，把我放在山頂，拿一塊土念了咒語以後，往我身上一灑，說道：『變成猿猴吧！』從那時起，我變成猴形，至今一百年了。當時自顧那醜陋的猴形，一方面悲傷自己的身世，一方面只好忍受着時代的賜賞，因為我知道時代是變遷的。我從山上下去，在一處大平原裏走了一個多月，到了鹹海濱，見隻船兒向岸邊駛來，我退到大石後面，等船靠了岸，便忙上船去；有人說：『把那不吉利的東西撞出去。』船主說：『乾脆殺了吧！』其餘的人同聲說道：『拿這柄斧砍！』我緊緊地抓着船主的衣角，只會涕哭。船主可憐我，對他們說道：『各位商人請聽：這個猴兒既然向我求救，那麼我僱了牠罷，算是我的權利，誰也別鬪牠，別擾害牠。』船主很優待我，我但說，他便懂得；他要什麼，我便奉上；在船中侍候他，博得他的喜愛。那時候天氣晴朗，一帆風順，五十天以後到達一個大都市，裏面大學者的數目，誰也數不清，只是真主知道。船剛泊定，國

王的欽差大臣登船對商人們致喜，說道：「我們的國王祝你們平安，教把這卷紙送來，請你們每位寫一行字，因為國王的書寫大臣死了，國王誓必找個書法同他相似的去任書寫大臣的職位。」商人接着，那紙卷長十尺，闊一尺。船中凡會寫字的人都寫過了；我猴模猴樣地站在旁邊，忍不住向他們手中去搶那紙卷；他們怕我扯壞紙卷，加以制止；我向他們表示着要寫字，船主教他們讓我寫，說道：「牠若扯壞紙卷，把牠攆走就是；牠要寫得好，我把牠收爲兒子看待，因為我從來沒見猴兒會寫字。」我拿筆蘸了墨，用各種書法寫道：

一

時代把所有的慷慨登記清楚了，

如今你自己的還虛着；

願眞主不要爲你使人們變成孤兒，

因爲你是慈善的父母呢。

二

他有一管筆兒。

把恩惠送到各處去，

凡世界上的人們都沾光了。

「尼羅河那裏能比你？」

你會用五指灌溉五洲。

三

所有會書寫的人都要滅亡的，

只是那被寫下的東西永垂不朽。

不要隨便吧！

最好揀着那

後世你見了覺得悅快的材料去寫。

四

四 挑夫和三姊妹的故事

離別的信息剛纔胎動，

想不到的事件便蠢蠢作怪了。  
走罷！

大家約着去到墨水瓶的口邊，  
用筆的喉舌，

訴泣離愁。

五

帝位不是個人的專利品，  
你若不信那個，

請問那第一人究竟在那裏？

把好的工作栽培起來罷！

因爲你縱然被免了職，

它們是不會被人免職的。

六

你打開恩惠的墨水瓶的時候，

那麼教那些墨各慷慨些。

在可能的範圍以內，

盡量寫下好的罷！

因為那樣，

你便教那筆兒顯貴了。

「我寫了以後，把紙卷交還他們，欽差大臣帶着去到國王御前。國王只看得起我的書法，對欽差大臣說道：『快去把那位大書法家接來，預備驟教他騎，把頂好的衣服給他穿，並且奏着音樂去歡迎他。』欽差大臣聽國王吩咐，只是發笑。國王大怒，罵道：『鬼頭們！我命令你們，你們取笑我？』大臣齊聲回道：『國王！我們笑是有理由的。』國王道：『什麼理由？』大臣道：『國王！你教我們把那位

書法家接來，其實那位書法家原來是個猴兒，並不是人類，如今牠同船主坐在一塊兒。」國王道：「真是這樣？」大臣回道：「實在是這樣的，毫無虛假。」國王聽了又喜歡又詫異，說道：「我要收買這個猴猴。」隨即吩咐預備騾馬衣服和樂器，對差人說道：「你們必須給牠加上衣服，教牠騎着騾，小心照拂着進宮。」大臣去到船裏，從船主手中拿了我，給我穿了衣服，騎着騾，逕向王宮去。人們大驚小怪，城市幾乎鬧翻了，人人爭先恐後，忙來看我。到國王御前，我跪下行了三次禮。國王讓我坐下，他們見我坐在兩膝蓋骨上，驚奇着說我有禮貌，尤其國王詫異的不得了，後來國王喝退其餘的人，只留下小國王和一個太監，於是擺上席宴，那些飲食非常齊備，有山中跳動的走獸，有空中間翔的飛禽，有廡中好鬪的家禽，山珍海味，無不完備。國王教我陪他同席，我站起來，向國王行過禮，然後坐下，吃畢洗了七次手，於是寫了一段詩誇讚那席宴。國王讀了我寫的東西，驚奇地說道：「好奇怪的猴猴呀！居然寫出這樣的妙文奇筆，實在是奇中之奇呀！」僕人把用玻璃杯裝着的茶獻給國王，國王喝了幾口遞給我，我忙跪下行了禮，一飲而盡，然後寫道：

他們燒我，

逼我說話，

他們知道我是最能忍受災害的。

因為這個緣故，

博得人們的歡迎，

得向王公的口唇接吻

## 二

黎明驅逐殘夜了！

快將麻人的酒兒灌我一杯；

我原是不辨清亮的，

是酒在杯中？

還是杯在酒裏？

四 挑夫和三姊妹的故事

「國王讀了詩，不自主地呆住了，說道：『假若這種禮貌出自人類，那麼一定是超羣絕倫的了。』國王拿了棋，說道：『你願意和我對弈嗎？』我點頭應諾，表示說：『願意極了。』於是和國王對弈，接連勝了四次，國王竟然呆住了，我拿筆寫道：

兩隻軍隊終日搏鬪，

戰鬪力每個時候有增無減。

當黑夜光臨的時候，

兩軍休戰睡覺去了，

被一個被包圍着。

「國王讀後，欽佩不已，對僕人說道：『去把公主請來！』僕人應諾，去把公主請了來。公主纔見我便遮着臉，說道：『父親如何忍心把你的女兒教外人瞻望？』國王道：『我兒這裏只有小王和侍奉你的太監，我是你的父親，誰教你遮着臉面？』公主道：『這個猿猴原來是國王愛輔梯·馬羅斯的兒子，他是被魔鬼張老金師施着魔術，變成猿猴的，那魔鬼還殺了他的愛人，即國王愛維唐莫斯』



的女兒。你以爲他是猿猴，其實他是頂聰明而有學問的人。」國王聽着公主的話，十分覺得奇怪，看我一眼，問道：「果然是這樣嗎？」我一面點頭應諾，一面傷心涕哭。國王對公主說道：「他被人施了法術，你如何知道這個？」公主道：「父親啊！當我幼小的時候，有個精通魔術的老婆教我那種法術，我共學了一百七十種法門，其中有幾門，我可以藉它把你國內的石頭挪到憂府山後面，把陸地變成大海，把人們變成海中的魚類。」國王道：「我兒！你救救這個青年吧！以便委他任書寫大臣之職，因爲他是個多才多藝的青年。」公主回道：「好的，讓我救他罷！」後來公主拿把刀，在宮裏忙着工作。」

【第十四夜】「公主把許多名字和符咒寫在刀上，她讀了一遍，有的人家知道，有的教人茫然不懂。良久，大地黑暗了，那魔鬼突然奇形怪狀地站在我們面前，手像揚叉，腿像梳棹，眼睛像兩盞燈籠，令人可怕極了。公主對魔鬼說道：『不耐煩歡迎你，不願意接待你了。』當時魔鬼一變而成獅子，說道：『奸昧的傢伙！爲何背了盟約？你不是盟過誓，彼此不侵犯嗎？』公主道：『鬼怪的東西！其他還有像你一樣和我訂約的人呢！』魔鬼道：『那麼拿出你的貨色來！』於是乎張口向公主襲來。公

主忙拔下一根頭髮，搖着念了咒語，那頭髮一變而爲銳利的寶劍，把獅一劍砍成兩斷。可是獅頭剛纔落地就變成蝎子，公主也搖身一變而爲大蛇，猛烈地鬪了一場；後來蝎變成鴉，蛇變成鷹，在鴉後追逐了好一陣，於是鴉再變成黑貓，鷹也變成狼，戰了一陣，貓不能支，立刻變成一個大紅石榴，掛在噴池上面，狼升上去，把石榴拿着，摔個粉碎，石榴子遍地散漫着；狼搖身變爲雄鷄，啄食石榴子，一概啄完了，只噴池邊還餘下一粒；雄鷄拍翅長喔，拿喙指示着，我們卻不懂是什麼意思。雄鷄不住地引頸長嘯，像要我們挨近牠似的。那時候整個宮殿搖擺着，大地不住地震動。後來雄鷄看見那粒隱在池邊的石榴子，忙過去啄食，不意石榴子沉入池中，變爲魚落底了。雄鷄乃變成大鯨，追趕下去。一會兒便聽見宏大的叫聲，嚇得我們人人發抖，接着魔鬼火燄般出來了，他一張口，火便射了出來，眼鼻裏也流着火煙。一會兒公主像一個大火球追着出來，兩人戰得精疲力盡。那時候宮中瀰漫着火煙。我們十分恐懼，想逃到池中去避火。國王說道：『全無辦法了，只望真主的援助，我們全要歸真主的。早知如此，不教她救猿猴而爲難她了，這討厭的魔鬼，全世界的鬼怪都不能克服他，早知如此，寧可不知道這猿猴。看罷！全是有害無益的，我們本着一片慈悲之心救他，卻遭這麼大的危難。』

「至於我自己呢，結嘴結舌地，不能夠說話。一會兒那魔鬼跑到我們面前，把火燄吹向我們；公主追將過來，把火燄去抵抗，於是我們全被兩種火燄包圍着；但是公主的火燄不傷我們，只魔鬼的燒壞了我的眼，燒傷國王的臉面、鬚鬚、下顎、下顎的牙齒全脫落了；還有一股火燄鑽入他的辜丸。國王被燒，立刻倒了下去，我們以為被害不能得救了；正在這個時候，忽然有股聲音叫道：『真主至大！真主至大！事情解決了！有援助了！』於是乎公主的火燄燒着魔鬼，燒成一堆枯朽的東西。公主對我說道：『拿盃水來！』她向着水唸了咒語，把水灑在我身上，說道：『我以真理並提念至尊之主的名兒使你恢復原狀。』她說後，我一顫便成爲人類，如從前一樣，只是眼睛瞎了。公主說道：『火呀！火！父親請聽：我不能再生存下去了，我本來不決心殺此魔的；如果他是人類，那麼我很輕易的殺了他。只是可惜，當石榴子散下的時候，我一粒粒啄食了，只忘掉一小粒，魔鬼的靈魂便寄託在裏面。我要不忘記，啄了那粒，那麼他立刻死了；但是我不知道定命，至使他重整旗鼓，同我陸戰、空戰、水戰，我每提出一件戰術，他也同樣提出一件；最後他居然招出火術來；招出火術而能勝利的，實不多見；惟是定命助了我，教我先把他燒死，雖然從前我和他同盟過，如今啊！我替代你們死了。』公主說罷，不息地

在火中游來游去，忽然一股火簇爬到她胸前，漸漸蔓延到臉部；她哭道：『我證實真主是獨一的，穆罕默德是真主的欽差。』她說後，竟然變成一堆枯朽之物；我們看着只是覺得難堪；我實在願意死亡，不忍眼看那縹致的姑娘爲救我而犧牲她自己。沒耐何！真主的安排是不可轉移的。國王看着女兒的下落，着急的不得了，把剩餘的鬚髮拔下，打着他自己的臉，撕破了衣服；我學着國王的動作，表示悲慟公主。侍臣看着國王的情狀和那兩堆枯朽的東西，無不驚奇萬狀。他們安慰着國王，漸漸知道事情的經過，認爲損失太大，便召集婦女界，成立治喪處，開會追悼。七天之後，國王下令，教替公主的遺骸建築紀念堂，堂中張燈結彩。至於魔鬼的遺骨，早被拋散了。後來國王大病，幾乎喪了命，一個月後纔痊癒，鬚鬚也長出來；於是教我去到他面前，說道：『少年人！我們安安靜靜地過着日子，你突然來了；但願我們不會見你之面，也不會看見那種不吉利的時日。就算是萬幸了。你看！如今我們爲了你都變成失望的了！第一是犧牲了我那可愛的女兒，整百的男子也不值她的身價。第二是被火燒了我的牙齒，傷了我的侍臣；這前後我們就沒得你的半點代價。不過這一切都是真主規定的，我對於我兒不惜犧牲她自身救了你，也很感謝真主；如今你快快離開我的境界！因爲爲你而遭受的』

一切已經夠我們忍受了；一切都是前生鑄定了的，願你途中平善；此後如果再遇在我手裏，就非殺不可了。」我從宮中出來，想着是不能活下去了，不知向那裏去？以前的遭遇，已經令人不寒而慄。回憶如何在途中逃脫！如何受人饒恕！如何不息地走了一個月！如何在城中遇着裁縫！如何在地窖中碰着公主！如何受魔鬼的泡治！一切的一切，從頭至尾，都是親眼看見，親身經歷的，並不是什麼幻象，我實在感激真主。我出城之前，先到澡室沐浴，剃了鬚鬍，穿上道袍，一心要去朝覲。

「後來跋山踰嶺，經過許多城鎮，最後來到回教根源地巴格達；但願能見大教主之面，親自報告一切；我是今夜纔到此地，途中遇着這位朋友踟躕不前，彼此談話之間，又來了一位，對我們說道：『願你們安好！我是個外鄉人呀！』我們說：『我們也是外鄉人，今晚剛到這裏。』於是三人一同走着，誰也不知道誰的情形；不想前定會把我們趕到你們屋裏來；以上便是我剃了鬚鬍，傷了眼睛的經過。」小姐說道：「你的故事奇怪得很，摸摸你自己的頭，各自出去了罷。」道士說道：「我要聽聽這些朋友的故事纔去呢。」

(4) 道士內談海陸空怪異

「能幹的小姐請聽！」第三位道士向前說。「我自己的身世和遭遇與他們不同，我覺得我的故事比任何人的都離奇古怪。我所以剃了鬚鬍，瞎了眼睛，不爲別的，實在外不了定命的播弄；但可以說是我自己招引所致，自找煩惱罷了。因爲我父親是個國王，我是太子，父親死後，我繼任王位，秉公正直地待遇百姓。那時候我很好遊歷、泛洋；也因爲我們是島國的關係，海洋那麼寬廣，週遭又有無數的鄰國。我自己有五十艘大商船，五十小救護船，還有五十艘戰船。我要周遊列國，便預備十艘大船，和一個月的糧食；纔走了十天路程，夜間颶風暴起，波濤滾滾如山，濃霧籠罩着。人們都絕望了。我說道：『既遭這麼大的危險，即使有命回去，也不是吉兆了。』當時我們虔誠地祈禱真主，風浪仍然不定，直至第二天清晨，風平海靜了，太陽從東邊上升，於是在一個小島旁邊停泊，大家登岸去煮飯吃，休息兩天，然後繼續前進；走了十天以後，海水變了，船長也莫明其妙。我們對探海的說道：『你們仔細考察清楚，免得誤事。』探海的去到觀象的地方看後，對船長說道：『船長！右邊的海面

上有個大魚，海中最遠的地方，只見一片黑暗，有時閃着亮光，有時暗淡下去。」船長聽了報告，捧掉纏頭，拔着鬚鬚，說道：「告訴大家預備犧牲罷！誰也逃不了的。」說罷放聲大哭，我們也爲着自己的生命痛哭流涕。我對船長說：「你把實在的情形告訴我吧！」他說道：「王風浪大作那天，我們停了一夜，風止以後，又在島上休息兩天纔行，總共十一天路程，風既不順，無從快快達到目的地；大約明天傍晚，就到黑石山了，又叫磁石山，波浪強迫着把我們推過去，那時候船便崩潰，所有船上的釘會飛到山上，牢牢地貼在磁石上；因爲磁石有一種特性，能吸引鐵質；山上有許多鐵，只有真主纔知道那些鐵的數目；從古至今，不知損壞了多少過往船隻？據說山上有個紅銅堡壘，有十棵粗大的臺柱；屋頂上站着一個銅鑄的騎士，還有一匹銅馬；騎士拿着銅箭，胸前仗着箭板，板上寫着許多名字和殘酷的預言。」他又說：「玉害人的只是那個騎士，只消騎士從馬上落下的一天，人們就平安無事了。」船長說罷，大哭不已。那時候人人想到沒有救星了，彼此告辭着，準備犧牲了，整夜不曾睡覺。清晨船已挨近磁石山，被大浪推打着。船剛抵山麓，所有船上的釘和鐵屬被磁石吸着，飛上山去了。傍晚時候我們還在那裏迴轉，許多人淹死了，有逃脫的也各自不知別人的情形，因爲隨着浪和亂風，

漂流到各方。我自己得真主可憐厚愛，啓示了一條生路。我爬在一塊木板上，被浪打到山脚，我便從通到山頂的大路上去，那路被掘得像樓梯一般。」

【第十五夜】「後來我禱告一番，攀着山洞慢慢上去，那時候風靜了，行走比較容易。到了山頂，別的事物沒有，只是那個堡壘，我見了，喜不自禁。我進去洗洗臉，爲感謝真主禮了兩拜，禮畢睡下去，夢中聽見一股聲音說道：『哈綏博的兒子！你聽着罷！當你醒來的時候，把脚下挖開，裏面有張銅弓，三隻錫箭，箭上寫着符咒；你把弓箭拿在手裏，向屋頂上的銅人射去，救救來往的人們，你一射，人便落海，那弓也落在你脚下，你再把弓埋在原來的地方；當你作完，海水漲至山頂，水上漂着隻小船，船中有個銅人，手中拿着槳望你而來；你各自進船去，但不可發言，那銅人會渡你脫險；十天以後，把你送到平靜的海裏，到了那時，便有人領你打回老家去；你如不發言，如此做去，便一帆風順了。』我從夢中醒來，振作精神照着指引者的吩咐，纔一射，銅人果然翻到海中，那弓也落在我面前；我埋了弓，海水果然漲起來，幾乎和山頂一樣平；等了一會，海中居然來了一隻小船；我感讚真主，等小船來到，見船中坐着一個銅人，胸前掛着箭牌，寫着無數的名字和符咒；我默默走進小船，那銅人划着，一



「二天！三天！在海中一直走了十天，一看：遠遠地有個小島；我因爲喜歡太過，忍不住便讚美真主；可是那人見我如此，便把船划着拆至海中中央掀翻了。幸而我會游泳，就那麼漂流在海裏；到夜間手臂雖然酸痛，但仍與危險奮鬥；最後相信不能得救了，只好懺悔一番；正在危急時候，颶風大起，波濤如同屋子一般滾滾而來，把我推到岸邊。我起來扭乾衣服，曬了一會便鋪着睡下。次日清早穿上衣服，正計劃着前進，忽然發現一處森林，便走過去，仔細一看，原來是我曾經到過的那個小島；我嘆道：「啊！總是脫了一處小難，又碰在大險裏。」我正在想着自己的事，實在願意死了，忽見一船遠遠駛來，船中有人，我爬上樹去看；船靠岸以後，有十個僕人登岸，逕往林中，向地下一挖，取了一個蓋，再開了門，於是轉到船上，把餅、麵粉、乳油、蜂蜜、羊肉和其他的用具，來來往往，搬進洞去；過了一會，船中的人都穿着好衣服出來了。當中有個老人，看樣子是久經世故，衰老得只剩一架骨頭，已是風前殘燭了，正是：

時代活躍到最高點了，

它是有威權的。

我從前再走也不會疲勞，

如今啊！

不走動倒不能支持了。

「那老者被一個孩子牽着，真是個典型的慈善家。他們走進洞去，耽延一陣都出來了，只見那個孩子；他們蓋好洞門，如先前那樣，然後坐船去了。他們去後，我下到那地方，大膽掘開土，揭了蓋，下面有一塊磨盤石，石下有石梯；我奇怪着走下去，見是非常潔淨的建築，鋪着絲的地毯，那孩子坐在一張高椅上，靠着枕頭，拿着一把扇子，週圍擺着花草，只是他一個人坐在那裏。他一見我，臉色變黃了。我先招呼一聲，對他說道：『你各自安靜着，不必懼怕，我同你一樣的是人類，我父親是個國王，這也是前定使我到這裏來安慰你；究竟因為什麼你一個人住在這裏？』孩子知道我是人類，纔恢復顏色，教我挨近他，說道：『弟兄！我的故事奇怪得很，我父親是個寶石商人，有無數的交易和財產，可是他從來沒生過孩子；有一次在夢中看見自己有個兒子死了，醒來時便想着嘆息泣哭，就在次日晚間我母受孕，到日期便生我；我父百般喜歡，因年老得子之喜，大開宴會，廣施博濟，請許多紳耆

學者來慶祝我的誕日。他們對我父親說道：你的兒子到十五歲的時候要遇一次危險，如能逃脫此關，便可長命百歲。那是因爲在黑勒考海中有架礮石山，山上有銅馬和騎士，騎士的胸前佩着箭牌，只要那騎士從馬上墮下五十天以後，便是你兒子的死期，也是射落騎士的那個人殺你的兒子；他原是個國王，叫阿基伯，是哈綏博的兒子。因此我父憂慮得很，他不辭勞苦地教養我，如今我已經十五歲了，十天前我父聽得騎士落海的消息，據說射落騎士的人是哈綏博之子，叫阿基伯；我父怕那人來傷我，把我送來此地避難，所以我便一個人住在這裏。」我聽了覺得奇怪，暗暗地說道：「我便是幹那件事的主角，實在的，我決不殺他。」隨即向他說道：「若真主要，他保佑你，教你看不見憂愁恐怖；如今我留在這裏服侍你，安慰你，以後希望你指導我一條出路，以便同着伴侶回到祖國去。」我坐着同他談到夜晚，然後燃上燈燭飲食，飯畢添上糖果，直談到深夜。等他睡下，替他蓋上被我自己才去睡。清晨我起床，熱些水，輕輕地喚醒他，讓他洗臉。他說道：「少年人，願真主回賜你，不管幾時，我要從阿基伯的危害脫險以後，我稟告父親重賞你；萬一不幸我遇着危害，那是與你無關的。」我說道：「將來假若有一天你會遇着不幸，那寧可願真主教我在你之前遭難吧。」我預備菜飯，一同

吃過，再焚上乳香，到處馨香着，然後擺上棋陪他消遣；弈罷吃些糖果，直玩到夜晚，便點燈，端出飯菜，吃到深夜，等他睡下，替他蓋好我才去睡，就那麼一天天過下去，心中對他無限的敬愛，竟然忘了自己的憂愁，想道：『那些預言者太欺騙人了，實在的，我怎樣忍心殺他！』我始終服侍他，陪他談笑，一直過了三十九天。到四十日那天，孩子歡樂着對我說道：『弟兄！真主教我脫險了，我感激得很；這一切都是沾你的光不少，願真主引領你回到老家去；現在我需要勞煩你，請給我熱些水洗澡。』我回道：『好的，照辦就是。』我熱好水拿去，替他摩擦沖洗，換上新衣服，然後鋪床，讓他睡下休息。他說道：『弟兄！你剖個西瓜和些糖我們吃罷！』我去到貯藏室，揀個美好的盛在盤裏，問道：『少爺！刀在那裏？』他回道：『刀在這裏，掛在我的頭上面。』我忙去拿刀，握着轉身一跳，不想便跌在孩子身上，刀緊緊握在手裏，不幸那刀很快地插入孩子的胸口，他立刻死了。

「孩子既死，我知道是我殺了他，自己悲痛着，亂打自己的臉，扯破了衣服，說道：『我們既是真主造化的，未免都要歸宿到真主御前，這孩子在那些預言者的傳說中保險了四十一天，終於死在我的手裏，啊！但願我在他之前死掉，不能剖這西瓜就好了。還有什麼可說的！永久的遺憾罷了。一切

的，一切的是真主安排好了；願真主要怎樣想，便怎樣執行罷。」

【第十六夜】「當我確信是我殺了孩子以後，便沿梯上去，埋上土，向海中一望，見隻小船破浪而來，我想：『他們看見孩子被殺，如果知道是我殺的，必然要報復。』我爬到樹上，拉枝葉遮着；剛躲定，那些僕役和老人，即孩子的父親已登岸去到洞旁，掀開土，揭了蓋去到裏面，見孩子睡着，臉面洗得亮亮的，穿着潔淨的衣服，刀插在他的胸上。他們大哭大喊，打着臉不住地悲泣。那老人昏了半晌，僕輩以爲不能蘇甦了。他們拿布裹着孩子，擔到船上，老人跟在後面，看着孩子的慘死，支不住跌倒下去，把土塊抓在頭上，打着臉，拔着鬚鬚，哭昏死了。有人把絲帕蓋在老人身上，其餘的人圍着老人坐下。這些都是我親眼看見的，因此我難過得很，吟道：

無限的隱匿着的善舉是真主的，

那聰敏的思維無從察覺；

無限的事理，

清晨帶來了希望，

夜間它又教人懊喪；

無限的快慰，

在艱險之後來了，

把胸中的鬱悶傾散。

「直到太陽落時，老人才蘇甦，看着兒子的下落，支持不住又倒下去，打着臉吟道：

因為離別我的愛兒，

心肝已粉碎，

眼淚只是奪眶而出；

希望愈愈渺茫了！

傷心喲！

有什麼方法呢？

說什麼

做什麼？

但願得當初不曾見你。

方法在那裏？

我的先生喲！

無路可走，

如何能夠忘懷呢？

歹的火燄嬉弄我，

燃燒着我的心。

我們快樂安靜地住在一間屋子裏

多甜蜜！

幕地裏，

離別之箭射來，

四 挑夫和三姊妹的故事

隔散我們。

是誰把着這離別之箭嘞？

因爲他是貴冑中的承繼者，  
有着齊全的俊美呢！

我誦念他

時代的口舌便超過我。

我兒！

只願死神不會降臨；

如何我才能快快見你之面？

若是我能夠，

情願把靈魂替代你。

我憑吊你，



永久的憑弔你。

啊！我悲痛你的遭遇，

因為我不能離開你；

然而誰又能忘記你呢？

你的父清晨想念你，

突然死神落在你身上，

教我絕望了。

嫉妒的眼睛早就窺探着，

今天果然遇着了，

實現它們計劃的了，

多麼歹的作爲喲！

「老人吟罷，抽着氣死了；僕役們哭喊着把泥土抓來打臉；他們痛哭之後，把老人的屍體擡到

船上，放在他兒子的旁邊，然後張篷划着去了。我從樹上下來，去到地窖裏，看着那殘餘的東西吟道：

我看見他的遺跡，

飽嚙愴念的滋味；

我傾瀉淚兒，

向操縱離愁的權威者懇求：

請他行行好，

准他回來一天。

「我離開地窖，白天在島上週轉，夜裏進地窖去睡覺，如此混了一個月；那時候西邊的海岸，因海水一天天往下退落，地面便突出海面；一個月的時日，海水差不多都退乾了，我望着覺得喜權，以爲得着生路了，於是下水去，探着涉到對岸，見前面高聳着沙堆，有許多駝駝的足跡。我壯着膽爬過沙堆，遠遠地看見火光，光燄很強，我便向着那邊走去，希望找着一條出路，因吟道：

時代是常常變遷的，

希望它勒轉韁繩，  
代着好的消息來，  
補充我的希望，  
解決我的需求；  
在一切演變之後，  
表演一幕喜劇。

「當我去到那裏，原來是一座宮殿，紅銅的大門，被太陽一照，遠遠地看去，恰似火燄。我看見那所屋子，喜不自禁，坐在那裏休息。一會兒見十個衣冠華麗的青年走來，還有一個老頭子；青年們都瞎了右眼，我看着那情狀，尤其他們瞎得那麼整齊，老是覺得奇怪。他們招呼我，問我的情形。我把所有的不幸和經過告訴他們，博得他們的同情，把我領到他們屋裏。只見屋中擺着十張床，所有的被蓋都是藍色，中央有同樣擺設的一張小床。那青年們各人爬在自己的床上，老頭子站在那小床前對我說道：『少年！你在這裏住下罷！但是不要問我們的情形，尤其不可問我們眼瞎的原故。』老頭

子把器皿中的飲食分給青年們，同樣給了我一份。他們坐着盤問我，我一一回答他們，直到深夜，青年們說道：『老人家把我們需求的給我們罷！時候已經到了。』老人回道：『好！馬上分給你們就是。』老人去到房裏，頂出十個盤子，盤上蓋着藍巾，每人一盤，並燃了十隻燭，每盤中插一隻，然後揭開藍巾，盤中滿盛着沙石、碎炭、黑土。青年們捲起袖口，一邊哭，一邊染污臉面，一邊扯破衣服，一邊打臉，一邊捶胸，並且大聲喊道：『長夜漫漫，總恨談吐不夠。』他們那麼哭喊着，直到東方發白。老人熱水來教他們洗臉，從新換上衣服。

「小姐啊！我看了那種情形，竟然癡呆了，只顧暗暗地猜想，把自己的事倒丟在腦後。後來我忍耐不住，問道：『我們無論是快樂或者是勞苦，總之不應該這樣的；你們是讚主之人，理智完全之輩；這種舉動，只有瘋人才會這樣。我誠懇地領教你們，請把你們的情形告訴我，為什麼傷了右眼？為什麼拿沙土染污臉面？』他們彼此看了一眼，對我說道：『少年！不要把你的青春作玩罷！快收住你的話。』他們站起來，我也陪着；老人端出飲食，等大家吃完以後，便收去器皿，於是坐下談到黃昏，老人點燭，又端出飲食；我們吃完以後，仍坐下談笑。半夜時候，青年們對老人說道：『拿我們的需求來罷！』

睡覺的時候已經到了。」老人起身，端來盤子，盤中裝着黑沙泥。青年們如同前夜那樣動作起來。我在那裏住了一個月，他們天天夜裏染污臉面又洗淨，然後更換衣服。我十分覺得奇怪，心中的煩亂，只是有加無減，茶飯不能下嚥。一天對他們說道：「朋友們！你們要不替我解解苦悶，告訴我你們染臉的緣故，那麼我要分離你們了。」他們說：「我們最應當保守我們的祕密。」我那麼茫茫然無從了解他們，氣得飲食也不耐煩下肚了。一天我又叮嚀：「非請你們告訴我那個不可。」他們說：「那是對你有害無益的，如果我們對你一說，你會像我們一樣地遭遇不幸。」我說道：「總要請你們告訴我，若不然，便請你們准我起身回老家去，免得看着這種情形難過。俗話說得好：眼不見則心不煩。」後來他們去，到一隻綿羊面前，宰了羊，剝下皮，對我說道：「你拿着刀，躲在這個羊皮裏，讓我們替你縫起來；因為這樣一做，有隻大鵬會攪着你飛去，放在山頂上，那時候你好拿刀剖開羊皮出來；大鵬見你，便撇着你嚇走了；你再走半天路程，可以去到一座奇麗的宮殿，你各自進去，便達到最後的目的了。我們進了那所宮殿之門，成功染臉挖眼的事實，如果我們細致告訴你，未免太冗長，因為各人挖眼的經過不是一樣，一時那能說得清楚？」我情願那個，他們便照所說的替我做到；後來果

然被大鵬攬着，飛到山上。我從羊皮中出來，走進那所宮殿，見裏面有四十個月兒般的少女，齊聲喊道：「歡迎！歡迎我們的領袖。」她們把我夾在首席，擺出菜飯，一同吃過，又獻上香茶。當下有五人起來鋪下蓆子，週圍放些香料酒肉果品，於是大家圍蓆痛飲，有的奏樂，有的歌唱，只見杯盤不停地轉動；我竟然被一時的歡樂，把世間的痛苦忘到那邊去了。

「當日正是新年元旦，她們對我說道：『但願我們不會見你之面就算是萬幸，因為你要知道我們的故事，實在對你有許多好處。』說罷都哭起來，令我驚奇不已，問道：『究竟是什麼事情？』她們說：『我們都是國王的女兒，幾年前便聚會在此，每年只離開這裏四十天，其餘的時日通通住在這裏，飲食作樂夠了，才分離，這是我們的習慣；我們只怕走後你違反我們所委託你的事件；如今把宮裏各道房門的鑰匙交給你，這宮共有四十間庫藏，你可以打開所有的三十九道門，但緊記着，無論怎樣不可開第四十道。你要不去開那第四十道門，怎麼會拆散我們的聚會呢？』我說道：『我決不開那門就是。』

「後來彼此拜別，她們忙着去了，只剩我一個人孤單單住在宮裏；到了夜間，我打開第一間庫

藏，只見那屋子，天堂似的，有花園，綠樹上結着成熟的果實，鳥兒唱着歌，清泉瀉流不息，那幽美的景緻，令人不禁神往；我在樹叢中徘徊，百花放着芬芳，羣鳥唱着讚美之歌；我看着蘋果的顏色，紅黃相間，又見椋梔，那種氣味，真和麝香龍涎香沒有分別，正是：

椋梔集合人間的美麗，

比一切的果子都顯貴；

它的滋味像快樂，

氣味如麝香，

顏色似金子，

形狀若滿圓的月亮。

「我看着杏樹上的果子十分愉快，那果子如同珠寶一般；後來離開那裏，原樣鎖上門，第二天晚上又開第二道門，只見那廣場中，碩大的棗樹下，玫瑰花、素仙花、牛膝花、野薔薇、水仙花、罌粟花開遍一地；微風掠過，滿天的芬芳，使我感到無限的快樂。後來離開那裏，原樣鎖上門，再打開第三間庫

藏，是一間大室，用彩色的雲石和其他值錢的鑛物裝置得非常漂亮，有一個檀香樹編的雀籠，籠中鳥的歌聲，像夜鶯、斑鳩、山鳥、金絲雀的歌唱，當時的喜娛，真是忘了一切，在那裏一覺睡到清晨。後來打開第四個庫藏，是比較更寬大的屋子，計四室，裏面藏着珍珠、寶石、橄欖石、綠翡翠和其他昂貴的珍寶玉器，實在不是言語可以形容的，竟然把我嚇呆了。當時我想到：『如此寶物，縱然是國王的庫藏裏，也不容易多得。』一會兒我慢慢醒過來，說道：『現在我是國王了，這許多東西，是真主賞賜我的。』當時我一處處周遊，直過了三十九天，所有的庫藏都打開過，只她們禁止的那第四十間庫藏沒動着。終於是我自己該倒霉，禁不住魔鬼的慫恿，抑不住忍耐不去開那庫藏，並且同那些公主的約會只有一天了，於是不顧一切地站起來，開了那門進去。忽然被一股從來沒聞過的清香把我薰昏了。我掙扎着大膽去到裏面，地面是橙黃色的，一罩明亮的金質燈，兩個大香爐，焚着龍涎香麝香，週遭浮着香氣；還有匹夜一般黑的大馬，兩張白金的馬槽，一張裝着潔淨的首箱，一張盛滿了玫瑰水。那馬被馬嚼鐵拘絆着，背上佩着紅金馬鞍。我看着心裏想道：『這匹馬必然有很大的作用。』當時我受了惡魔的攪擾，不顧一切地把馬牽出，躍身騎上。誰知那馬竟不肯走；我踢了幾腳，仍然不動，



便拿鞭抽了幾下，那馬這才猛雷般叫將起來，張開兩翼，帶着我飛到空中；飛得那麼高，眼睛也看不清楚；後來落在一架山上，把我掀下，用尾按着我的臉一打，傷害了眼睛，連眼珠都拔了出來。我下山去，又遇着那十個瞎右眼的青年，一見我便說道：「不歡迎你了！」我說道：「現在我已經和你們一樣了，請你們給我一個黑盤子，讓我來染污臉面，准我坐在你們旁邊罷！」他們說道：「不行，你不可同我們一塊兒起坐，快快滾了出去。」他們既然攆我，好不悽慘！只好悶悶不樂地離開他們，懷着滿腔愁恨，掛着兩眶眼淚，說道：「我即使再受些磨難，也沒出頭之日！」我於是乎剃了鬚鬚，周遊各地方，幸真主保佑，平安無事，今夜來到巴格達，遇着這兩位徘徊不定的朋友，彼此招呼，我說道：「我是外鄉人。」兩位也對我說：「我們也是外鄉人。」從此三個瞎眼道士聚在一塊兒。小姐這便是我瞎了眼睛，剃了鬚鬚的經過了。」

小姐聽罷，說道：「摸摸你的頭，各自去了罷。」道士道：「我要聽聽他們的故事才去。」小姐轉問教皇，張爾蕃和馬師倫說道：「把你們的情形告訴我罷！」張爾蕃向前，照來時對管門的小姐所說的重了一遍。小姐聽了說道：「一概免你們了！」他們出來，走到一條狹巷裏，教皇對道士們說道：

「現在你們要往那裏去？天還沒亮呢！」他們回道：「實在的，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要往那裏去。」  
教皇道：「走罷！暫且到我家裏住一夜。」隨即對張爾蕃說道：「你領他們去罷！明天把他們帶來，好把他們的事蹟編成歷史。」教皇去到宮裏，一夜不會睡熟，次日清晨，文武百官已經到齊，教皇坐在寶座上，對張爾蕃說道：「把那家三姊妹並兩隻黑狗和三道士帶來。」張爾蕃把他們帶到教皇御前，吩咐三姊妹去到幕後，說道：「昨天晚上得你們好意款待，感激得很，如今我可以告訴你們：那位便是阿巴斯王朝的後裔阿魯納·拉施德大教皇，你們必須對他講實話啊。」小姐聽了，忙向前說道：「大教皇請聽：我一生有着離奇的經過，若是記載下來，一定可以警戒後人呢。」

(5) 大姐姐談火教人化石與二黑狗來歷

【第十七夜】三姊妹中的大姐走到教皇御前，說道：「我的故事奇怪得很，這兩隻黑狗，原是我的姊妹，我們原是三個同胞手足，至於其餘的這兩位呢，一位叫虎賢考淑，一位身上有痕跡的，原是異母所出。先父去世以後，我們每人承繼一份遺產；後來先母相繼逝世，留下三千金幣，三姊妹各

得一千兩位姐姐比我年長，都婚嫁了，各去料理她們的家務。過了些時候，兩位姐夫打些貨物，丟着我帶起姐姐出門去了。他們在外五年，所有的金錢消耗完了，把姐姐丟在異鄉不管。五年以後，大姐一路乞食歸來，穿着襤褸的衣服，蕭條得簡直不像人樣，我見她也不認識了。後來仔細分辨清楚，因問道：『你怎麼變成這個模樣？』她回道：『前定如此，說也無益。』我教她去沐浴，把衣服給她穿上，說道：『姐姐是父親母親的代替人，我的那份產業，受真主的恩，已經賺了錢；我自己的境遇非常好，你我不是外人，一樣的享用罷！』從那時起，百般奉承她，在一塊兒過了一年，只是還憂慮着二姐的下落；可是不久，二姐也像大姐那種模樣歸來；我費了許多錢招待她，三姐妹一塊兒過生活。一天兩位姐姐對我說道：『妹妹！我們還是要嫁人，因為沒有丈夫我們生活不了。』我說道：『我眼仁般的姐姐！要丈夫有什麼好處？如今天下的好人少得很；我覺得你們的提議不恰當，況且你們是自己選擇過丈夫的人。』她倆不聽我的話，我只好忍着氣讓她倆嫁人，還陪了許多妝奩。兩位姐姐同丈夫住了不久，被人家玩弄一回，倒擄着財物撇下人，各自走了。她倆又歸來求援，對我說道：『請你不要責備我們，你年紀雖然比我們小，卻想得週到，從此我們再不提丈夫的話了，請收下我們，給口飲』

食吃好了。」於是三姐妹又同住了一年。我因去巴索拉旅行，預備大船，載上貨物及需要的東西，對她倆說道：「姐姐！你們願意住在家裏呢，還是和我一塊兒去？」她倆回道：「我們要同你去，因為我們不忍離開你。」我領着姐姐，把一部分錢存在家中，身邊帶着一部分；我想道：「萬一船遇危險，而能留得性命回來，倒可以拿存在家裏的錢過生活。」才行了一天，船便走錯了路，船長也記不清楚，憑船向非目的地的海中駛去。我們自然不知道那個，倒一帆風順地行了十天。探海的上去看一番，歡天喜地地說道：「向你們各位報個喜信，我已經看見城市了，有鴿子那麼大。」我們非常喜歡，一會兒城市果然隱約可見。我們問船長：「我們要到的這座城叫什麼？」他回道：「我不知道，我不但是沒見過這城，生平還沒到過這裏；但是好在平安無事；既然到了這裏，你們各自攜帶貨物進城去，如果得價，那麼把貨物賣掉，城中有的不拘什麼，好歹買些；如果不合算，那麼休息兩天，準備糧食，再往別處不遲。」船既抵岸，船長去了一會，回來對我們說道：「你們進城去看看真主的作爲！千萬祈禱着不要受那樣的災殃！」我們下船，走向城去；剛到城門，見有人拄杖立在那裏；仔細看去，才知道那些人已經變成石頭了。進城去，看見城中所有的東西，一概變成黑石，通沒有一間屋裏有個人

煙，令人驚奇不已。再穿過幾條長街，見許多貨物金銀放在那裏，大家不免喜歡，以爲可以得點端倪，於是各自奔走，去找買賣的主顧。我去到一所圓頂屋裏，認清楚那是法院；再進去便是皇宮，擺着許多金銀器皿，還看見國王坐在寶座上，旁邊立着侍衛的官員，佩戴着那麼華麗的服裝，真叫人看了目眩。國王的寶座上，鑲着珠寶金玉，星球般閃着光澤。周遭站着五十名衛隊，手持寶劍，身穿絲鎧。我看了那景象，大駭一跳。再進去便是內室，牆穿着絲的壁衣，繡着金線。皇后睡在床上，一切的裝飾品都閃着光亮。皇后戴着珠寶的王冠，玉石的項鍊。所有的裝飾衣履都原樣在着，只是皇后已變成黑石。我再進了一道門，登了七級石階，裏面鑲着花磚，鋪上金毯，中央擺着杜松床，鑲着珠寶翡翠；床頂上有皇冠似的裝置，同樣鑲着珠玉，從內裏閃出異光。我上床去，有鵝蛋那麼大的一顆鑽石，擺在小椅上，那光輝照得旁邊通亮；床上的陳設，盡是眩人眼目的絲綢，我看着，驚奇的了不得，隨即又見那裏點着燭，因想道：『必然有人在此燃燭。』於是廣續前進，處處察看，被那奇怪的景象引誘着，居然忘了自身的事件，一直到了夜晚。那時候我要出去，已找不着門路，便折到有燭的那間屋裏，讀了幾段古蘭，然後上床拉被蓋着睡覺，但始終睡不熟，心神不能安定。三更時候，聽見一股念古蘭的悠揚

之聲；我起來開了門，發現一處禮拜壇，點着燈，鋪着華麗的地毯。一個青年坐在書檯面前讀古蘭。我很奇怪他不會遭殃，便上前去問候他。他招呼我，我便說道：『我要問問你這裏的實在情形，你千萬不可拒絕我。』青年看我一眼，微笑着說道：『小姐！請你先說你到這裏來的緣故，我再告訴你我自己和這城市的歷史。』我對他說明我前後的經過，他覺得奇怪；我問他那城裏居民的情況，他說道：『姐姐稍等一會。』他合上古蘭，裝在絲袋裏，教我坐在他面前。我看他真清秀得如同日華，性情人品都好，那麼標直漂亮，正是：

夜間星象家擡頭觀看，

見愛人裝扮着姍姍而來；

水星教她許多智慧，

南極老人更不讓讒者窺探她；

星象家爲那景象迷惘了，

月兒便悄悄地吻着他脚下的地面。

「真主把他造化得那麼齊全，實在用所有的美麗粉飾過他，正是憑你的仁德、忠厚，

清白的世家，

崇高的地位發誓，

麝香的氣味是你的芬芳，

龍涎香的氣味也是你的芬芳；

那光明的太陽，

只比你的一縷指甲。

「我見他以後，只感覺自己太醜，一心眷戀着他，說道：『我的領袖！請你快快告訴我。』他說道：『好的，你聽我道來：這城是我父親管轄的，他是國王，你已經看見；他坐在寶座上，變成黑石了。至於皇后呢，你已經看見，睡在床上，她是我的母親。城中的人是拜火教，天天拜火，卻不信真主，他們把火光、蔭熱以及星球的軌道百般崇拜。我父親沒有子嗣，到了晚年才生我。他好生教育我，至於成年。

那時候宮中有個年邁的老保姆，她是信仰真主和穆聖的，可是她不說出來，外表卻和拜火教一樣。我父親看她忠實廉潔，很敬重她，認她是真正的火教徒；我長大以後，父親把我託付給老保姆，說道：「你領袖他去好生教育，把宗教知識灌輸他，千萬別疏忽大意。」老保姆領着我，教我回教的道理，如何沐浴，怎樣禮拜，並且講釋古蘭。她吩咐我：「你只可禮拜真主，不要崇拜別的事物。」回教的普通道理已經認識以後，她又囑咐我：「我的孩子！你須要好好地保守祕密，別教你父親知道這個，不然他會殺你呢。」我聽從老保姆，從來沒洩漏半點。沒有多久，老保姆逝世了；火教勢力愈大，邪說叢生，正在鬧得打不開交，忽然空中傳來一股聲音，迅雷似的，遠近都聽見了，說道：「城中的人們！回頭是岸，快快撒下火，崇拜真主罷。」城中人驚惶失措，聚在我父親面前，說道：「我們聽見的那恐怖的聲音是什麼？可怕極了！」國王說道：「別害怕那聲音，不要受人家欺哄，好生維持你們的宗教才對。」他們聽從國王，繼續不斷地拜火。距第一次聲音恰恰一年，那聲音又發現了，隔了一年第三次又發現，但他們總不聽，只是埋頭拜火。這回事情完結了，清晨災殃從天降下，無論人類，是牲畜，通通變成黑石，滿城生民，只剩我一個人免掉這種災難。從那時起，我得了自由，天天禮拜齋戒，讀古蘭；



雖然沒人來安慰我，和我同住，而我心裏卻自在得很。」我聽了很難過，說道：「少年！你願意同我去到巴格達，和那些大學者接觸，增長你的見識學問嗎？你須知在你面前的這個女子，是很有面子，非常富厚的；我有艘大商船，這次撞到此地，得見這些事件，實在是我的造化呢。」我不住地好言勸他，引誘他，最後獲得他的同意。」

【第十八夜】山魯佐德說道：國王請聽，那位大小姐努力勸少年跟她往巴格達去。少年說道：「可以的，」於是決心離開那裏。

「那天晚上我們睡在宮裏，」大小姐接着說。「我自己喜歡的了不得，第二天清晨，去到庫藏裏，揀些容易攜帶的，值錢的東西，然後離開皇宮，剛出城便遇着船長和僕人，他們正在尋找我；一見面非常喜歡，我對他們說明我自己的經過以及那少年的故事，又敘述那城演變的始末，他們非常感覺驚奇。當時兩位姐姐即這兩隻黑狗，見我同少年住在一塊，因羨成嫉，懷恨在心，便結下鬼胎了。我們在旅途上，都感到經營的樂趣。一直等着風順，然後張帆起程：在船中大家坐着閒談，兩位姐姐問道：『親妹妹！告訴我們罷！你預備和這位青年怎麼着？』我回道：『我要做他的妻室呢。』隨即掉

頭吻了那青年，說道：『先生！我要對你說句話，你不要違反我，我的意思是到巴格達時我便同你正式結婚，你是我的丈夫，我做你的妻室，你以為如何？』他回道：『聽清楚了，我接受你的好意就是。』我又對兩位姐姐說：『這位青年已經使我心滿意足，我所有的經營，都歸給他了。』她倆說道：『你處置得極有道理。』話雖如此，只是心懷惡念。在海中一帆風順，繼續前進，度過危險，達到安全地帶，行了幾晝夜，距巴索拉很近，已經隱約可見城市；那晚上我們正在熟睡，兩位姐姐悄悄地擡起我的床，連人一齊投在海中，同時也把那青年投海。他不會游泳，終於淹死了。我呢，幸真主拯救，得保全生命。當我被拋入大海的時候，突然間摸索着一塊木頭，我爬在木頭上，一時被浪打到岸邊。那夜晚我在島上徘徊，至清晨，看見一條小道，直通大陸。太陽出來了，我曬乾衣服，吃些樹果，喝些水，然後順路走向城去；大約再走兩個鐘頭，便可達到。正在此時，忽然有條大蛇，裹樹那麼粗，急急向我奔來；在我面前左右擺動着，一條長舌拖在地上。我仔細一看，見後面趕來一條又細又長的蝮子，咬着蛇尾。那蛇嚇得流出眼淚，垂着舌頭，那情狀，教人可憐得很；我順手抓起一塊石頭拋去，立刻把蝮打死。突然間那蛇張開兩翼，飛到空中去了。我坐在那裏想着奇怪，因為感覺疲倦，便倒在那裏睡了一覺。當

我從夢中醒來，見一個姑娘領着兩隻狗坐着替我捏腿。我感覺慚愧，忙坐起來問道：「姐妹！你是誰？」她回道：「你如何忘得這麼快？你不是剛才救了我嗎？又蒙你殺了我的敵人；我便是那條蛇，那蝎子是我的仇敵；我們都是神類；我要遇不着你，是不會得救的。我脫險以後，立刻飛到你的大船上，把那些人一概淹沒，至於那些貨物，已經運到你的家裏，你的兩個姐姐，已經把她倆降成黑狗，因為我早已知道她倆對你的歹計；至於那位青年，已經無從挽救了。」說罷，把我和狗擔起來，一直送到家中。我看見所有的貨物都堆在家裏，絲毫沒會損失。

「那姑娘說道：『指蘇里曼戒指上的刻文爲誓，每天你若不打每隻狗三百鞭，那麼我一定來把你變成狗樣。』」我回道：「聽明白了，遵命就是。」於是乎從那時候開始，一直打到如今。我非常可憐她倆，她倆也知道不是我的本意而能諒解我；這便是我的故事了。」

#### (6) 二小姐談婚後慘遇

教皇聽了覺得奇怪，掉頭對二小姐說道：「爲什麼你的身上會有許多痕跡呢？」她回道：「衆

回民的領袖請聽，我父親棄世以後，遺下許多財產，我承受着一份，同一位富人結婚；可惜我的丈夫，婚後一年便無常了；我根據教律，其得他的遺產八萬金幣，所以成了當時最享福的人，無論遠近，誰都知道我的名望。我縫了十套衣服，每套值一千金幣。一天忽然來了一個老婦人，奇形怪狀的，腮皮纏着，睫毛垂着，眼睛眯着，牙齒缺着，眼角斜着，頭髮<sub>日</sub>，<sub>天</sub>，<sub>頁</sub>，<sub>天</sub>，<sub>齒</sub>，<sub>奇</sub>，<sub>日</sub>，<sub>卜</sub>，<sub>身</sub>，又枯槁，顏色又憔悴；真是

那個老妖精，

魔鬼見了便暗暗教她欺哄的方法

憑她那狡猾的手腕，

能夠用一條蛛絲，

把一千隻蹦跳着的駱駝拴住。

「那老婦問候我，鞠了躬，說道：『我有個孤女，今天晚上舉行結婚典禮；我們又是外鄉人，沒有親戚骨肉，想着苦惱得很，什麼辦法也沒有，只好懇求尊夫人可憐可憐我們，請動夫人大駕前去參

加婚禮，教其他的婦女聽了夫人的大名，也去參加，那實在沾光不淺呢。」老婦說罷，向我的脚接吻，吟道：

你來給與我們許多光榮，

我們是知道那個的；

如若你轉回家去，

我們便得不着同樣的人了！

得不着同樣的人了！

「我一時受了感動，對她說道：『可以的，我可以去參加。』隨即說道：『我此次去參加，實在是爲的同教關係，並且我還願意把自己的衣服首飾借去陪嫁，教她光榮光榮。』老婦喜歡得很，只顧點頭，說道：『願真主回賜你，賞你快樂，如同你教我們快樂一般；但是此刻請夫人還不必預備，到夜晚，我自然會來迎接。』說罷吻了我的手轉回去了。過了一會，我正在穿戴衣服首飾，老婦轉來說道：『夫人！城中的許多婦女已經到齊了，我對她們說夫人要去參加，她們高興得很，正等候着夫人

呢。」我穿戴完畢，領着丫頭，去到一條巷中，只見掃得很清潔，潑了水，和風徐徐撲面。再過去便是一道牌坊門，是一所用雲石建築的大房子，然而裏面卻堆滿灰塵蛛絲，門前寫着。

我是一間房子，

人家爲逸樂而建築的，

永久的因爲快樂！快樂！

中央有個噴水池，

瀉出清泉，

可以洗去憂愁；

裏面有罌粟花，

水仙花，

還有百合花。

「老婦領我進去，經過一處石磚的走廊，裏面掛着燈，燃着燭。屋角有張杜松床，鑲着珠寶，掛着

網帳。我們站在那裏，見一個女子從帳中出來。衆回民的領袖啊！我看她比日華還美麗；真是；  
她的額髮靠在額上，

如同憂愁的夜晚，

偎依着光明的黎明。

「那姑娘向前說道：『歡迎！歡迎！歡迎！尊貴偉大的姊妹。』隨即吟道：

如若這間屋子知道人家要來遊望它，

它不但是高興快樂！

定要向遊人足下接吻；

並且藉情景的口舌喊道：

「歡迎！

歡迎！

歡迎品高德重的人。」

「我們坐下，那姑娘接着說道：『姐姐！我有個哥哥，他曾經幾次見你之面；他是比我還美麗的青年，因為你很高貴很有錢，教他百般羨慕你；他知道你是婦女界中出類拔萃之人，他呢，在同輩中也不是平凡之類；所以他希望正式同你結婚。』我聽了，看看又是自己一個人在那間屋裏，只得回道：『聽懂了，我接受這種提議就是。』那姑娘非常喜歡，她一拍掌，房門開處，出來一個美少年，衣服整齊，身段又端正又標緻，眉眼那麼清秀，魔術般吸引人心，真是：

一

他那新月樣的臉兒，

顯出珠玉般寶貴的痕跡。

二

他顯着美麗，

啊！

是真主恩賞他的；



讚美清高的創造的真主。

他集了所有的美麗，

人們都受着那美麗的威脅；

因爲它在他的額上寫道：

『我證明：

世間沒有美，

美就是他。』

「我一見傾心，同他談了一會。後來那姑娘第二次拍掌，忽然一間貯藏室的門開了，出來一個律師四個證人，招呼我們一聲坐下，隨即給我們寫了婚書，然後走了。那青年說道：『好幸福的今夜啊！』又說：『小姐！我要求你。』我問道：『要求什麼？』他起來把古蘭遞給我，說道：『你賭個咒，說從今以後，除我以外，不能愛慕別人。』我賭了咒，他喜歡得很；於是擺上餅果，一面吃，一面喝，就那麼快樂樂地度了彌月。一天我要到街上買東西，求得他的許可，才裝扮起來，帶着丫頭和那個老婦，去

到一個青年的鋪裏；因爲老婦認識店主。她說道：「這個青年，他的父親無常以後，留下許多遺產，所以他的貨物非常齊備，無論你要什麼都有，街上誰的貨物都沒有他的好。」她又對那青年說道：「請把上好的衣料拿給我們太太看。」商人回道：「好，馬上拿來不誤你們。」老婦仍然不住地誇讚他，我說道：「你何必這麼誇讚他？我們的目的只是買了貨物便轉回家去。」商人把我們需要的貨物拿出來，我們付錢的時候，他不肯接受，說道：「今天你們是我的貴客，我應當懇懃地招待，分文不能接受。」我對老婦說：「他若不收錢，那麼把貨物還他。」他說道：「一定不能收，這都是我送你的禮物，我只要你讓我同你接個吻。」我叫道：「唉！但願真主驅逐那個。」他見我發怒，便打我幾個耳光，恨恨接了幾個吻，把臉也弄破；當時我昏暈過去，老婦卻緊緊地把我摟在懷裏。等我蘇甦過來，他早鎖着門逃走了。我腮上的血不住地流着，老婦又着急又發憂，說道：「我們回家去罷！到了家，你睡着裝病，我拿帕蓋着你，再找藥來敷上，不消幾天工夫就好了。」我們慢慢走到家，心中又着急，又恐怖，只好裝病。夜裏丈夫問我：「你今天出去遇看什麼不遂意的事了？」我回道：「沒有什麼，只是覺得頭痛。」他看我一眼，然後燃了燭，拿到我面前，問道：「你腮上那裏來的痕跡？」我回道：「白

天得你的允許出去買衣料，遇着一個柴夫跌倒，被柴棒撕破面罩，稍微傷了一點，因為那地方太狹小了。」他說道：「明天我去對縣官說，教把所有的柴夫一概絞死。」我說道：「實在的，你不要亂傷人，那是我騎驢，不想驢子失足，我便跌下，被樹枝弄傷的。」他說道：「那麼明天我去對巴爾馬克說，明，教把城中所有的驢一概殺掉。」我說道：「你爲了我，把人太不當數，須知這一切，都是前定的事。」他說道：「非這麼辦不可。」如是纏綿不已，我不耐其煩，罵了幾句，各自走開。他暴躁起來，隨便污疑我，說道：「你已經違反約言了！」他大喊一聲，門開處出來七個黑奴。他教他們把我拖到場中，有的握着兩臂，坐在我的頭上，有的按着腳，坐在膝上，有的拿着寶劍，說道：「請問主人，教我把他砍成兩截，丟在底格里斯河餵魚嗎？這是違約者應得的罪呵！」我的丈夫忿怒不已，吟道：

如若發現有人愛上我的人兒，

我便逼迫着靈魂捨棄了愛情，

教心兒宰割身體。

我說道：

「靈魂嘍！」

你光明磊落地消逝了罷！

因爲在三角的情場中，

那裏還有美的景象！

「吟罷，他命令黑奴：『打罷！』黑奴聽命，亂打一陣，然後坐下對我說道：『太太！你照實說罷！你究竟企圖什麼？你要知道，這是最後的一刻了。』我說道：『好奴輩！讓我休息一會再告訴你。』我擡頭自顧一下，不知怎麼一會兒就變得那麼下賤，忍不住傷心淚，大哭了一場。我丈夫拿忿恨的眼光看着我，我望他一眼，吟道：

你把我扔在空中徘徊着，

你自己卻安適的坐下去；

你教我眼睜睜地醒着，

你自己卻盡情的酣睡。

你對我說要忠實地愛到底呢，

可是當你看清楚我的心，

卻又把那個拋棄；

我的貞操純潔，

得不着你們的同情，

好可憐！

莫不是你能夠保險未來的事件？

我要求你：

若是我死了，

那麼在我的心版上寫道：

「這是愛的犧牲者。」

也許那頹廢的失意者從我墳畔經過，

會博得他的感讚。

「我吟罷，仍然傷心不已，他聽了又看見我那麼泣哭，怒氣只是有加無減，吟道：

我割斷心版上的愛情，

不是自己情願的；

是她作了孽，

逼迫我呀。

她一心要想兼顧並愛，

我的意志卻不允許那個。

「他吟罷，我哭着向他哀求，自己暗暗地想道：『對他說了實話罷！也許他不殺我，縱然所有的東西被他擄去，也不要緊。』於是向他訴苦，吟道：

憑你的身體發誓：

如若你是公正的，

那麼不殺害我了；  
但離別已經判決；  
顯然沒有公正的。

你會教我負着愛的重擔，

到如今疲弱得連一件汗衣也擔戴不起了。

我死也不足惜，

只是奇怪：

爲什麼你已經去了，

我還活着？

「吟罷仍然泣哭；他看我一眼，罵了一頓，吟道：

你丟着我愛別人，

明明是遺棄我，

四 挑夫和三姊妹的故事

從前你不是這樣的。

你既然遺棄我，

我也遺棄你，

像你待我那樣地對待你。

你什麼時候遺棄我，

我也在那個時候遺棄你。

然而這絕交的責任歸你，

卻不歸我。

「他吟罷，大聲對黑奴說道：『撇開她罷！讓我們休息休息，把這也當一回事體，有什麼益處？』  
教主啊！當我同他彼此用詩諷刺的時候，想着是不會得活的了，實在怨世得很，一切都交給真主了。  
正在那個時候，那老婦趕到了，投身在他脚下，哭哭涕涕，說道：『少爺！我服侍你一場，求你饒了她罷！  
她既無罪，怎麼應受這種處罰！你年紀太輕，我怕你誤作罪孽，俗話說：殺人者死；世間比我愛你的還



有誰？」老婦哭着，只顧纏綿。他說道：「看你的情面饒了她，可是在她身上留下些永久的痕跡。」他教僕人把我拖翻，拿溫梓樹的手杖，按着我的背臂肋間痛打；打得死去活來，那種痛苦，真令人不願意再活下去了。他又吩咐教老人去領路，在深夜裏把我送回老家去。他們遵從主人的命令，果然送我回家。那夜晚，我通宵昏迷着，清晨拿藥來擦的擦，飲的飲才止了痛楚。後來臥床四個多月，傷雖然養好，痕跡卻沒有退。我的健康恢復以後，逕往發生事件的那間鋪子。只見房子已傾倒，巷道已被阻塞，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後來去到兩位姐姐那裏，看見這兩隻黑狗，我招呼她，對她敘述前後的經過。她嘆道：「姊妹！在這個時代中，那裏去找太平？感謝真主，他使你轉危爲安了。」隨即吟道：

時代就是這樣，

忍耐些！

當環境愈惡劣的時候，

那麼你靜靜地等着好的轉機。

「姐姐把她們的故事告訴我，從那時起就不敢再提丈夫了。我們一塊兒過生活，這位叫虎賢

考淑的姑娘，天天出去購買需要的東西，一直過到現在。那天她照例出去買東西，僱那挑夫擔東西，同時來了三位道士，把他們讓進去款待，在夜裏又來三位有錢的快樂的商人，對我們說明他們的經過。可是他們違犯條件，便照約罰他們說出他們的故事，才饒了他們，便各自散了。以上是我們的實在情形，如今不知道爲何把我們召來這裏？」

教皇聽了覺得奇怪，教把他們的开始記載下來，存在圖書館裏。

【第十九夜】 教皇教人把他們的故事記載下來，對大小姐說道：「你知道施你姐妹妖術的那魔鬼的消息嗎？」大小姐答道：「教主！她曾經給我幾句詩，並且說：『你幾時要我，只消燒掉這詩，我立刻便到你面前，縱然你是住在夏府山後面也罷。』」教皇道：「你把詩拿來。」她把詩拿來，教皇接過去燒了；那煙子散在宮中，一霎時發現隆隆之聲，接着便是那女神來到，說道：「教主！祝你老人家平安。」教皇回道：「願真主慈憫，賞你健康。」女神道：「教主請聽：這位姑娘對我的恩情頗重，我無以報答她；她救了我的生命，殺了我的敵人。我看她的兩個姐妹那麼惡待她，覺得非報復不可。我先是想殺了完事，後來因爲她的情面，才把她倆變成黑狗。教主既然要恢復她倆的自由，我遵命就是。」教皇

道：「你先救了她倆，然後再考察這位身上有傷痕的姑娘；如果得了真實憑據，那麼我必須替她伸冤。」女神道：「教主！等我恢復這兩個以後，再告訴你，是誰虐待她？是誰擄了她的財帛？總之那個人是你的親戚呢。」女神拿盆水，唸了咒語，然後灑在狗身上，說道：「變成原來的人形吧！」一霎時，兩隻狗果然變成人了。女神道：「教主！打這姑娘的不是別人，原來是你的兒子叫阿敏；先是他聽得姑娘的姿色，便設法娶了她。他雖然打她，可是沒有罪過；因為他和她訂了約，賭過咒，不准她幹壞事；後來他猜疑她違反盟約，一心要殺她，可是又畏懼真主的懲罰，所以才痛打一頓，送回家去的。」

教皇聽了女神的話，知道其中情形，不禁驚奇萬分；說道：「感謝偉大的真主，他教我救了兩個受了妖術的姑娘，又教我明白被打者的真情；實在的，我非幹幾樁驚天動地的事，流傳後輩不可。」於是把阿敏叫來，問了實在的情節，然後召集法官證人，又把三道士和那家姊妹幾人聚在一塊，把三個同胞姊妹配給自稱是國王的那三道士，教住在宮裏，供給一切費用，領着月薪，委爲內侍；又把被打的那姑娘仍然配給阿敏，換了婚書，給許多錢財，命人替他們建築美麗的房子。最後教皇娶了虎賢考淑，建一座行宮，設了許多侍僕，專供虎賢考淑受用。那時候人們都稱讚教皇仁德慈良！

## 五 蘋果事件

敦亞佐德對她姐姐山魯佐德說道：「姐姐，這故事有趣極了，從來沒聽過這樣美妙的故事呢。姐姐勞煩你再講個，以便度完這剩餘的夜晚。」山魯佐德說道：「好的，只消國王許可。」國王道：「你快講便了，有何不許可的。」於是山魯佐德講道：

古代教皇何魯納·拉施德一天夜裏召大臣張爾蕃進宮，說道：「我要到城中去調查那些公務人員的狀況，遇有人民怨惡的，罷免他的職務，遇勤苦耐勞的，不免要提升呢。」張爾蕃回道：「聽明白了，遵命就是。」於是教皇張爾蕃馬師倫去到城中，經過幾條大街，在一條巷口看見一個老人，頭頂棗葉籃，手拄拐杖，慢慢地一面走，一面唱道：

人們對我說：

「你的學問在人羣中，

像月明之夜。」

我回道：

「不要取笑了罷！」

金錢、勢力纔是學問呢；

我若去到當舖裏，

把自己的身體，

一切的冊本、連墨水瓶算在數，

要當一天的生活費。

他們是不願意的，

到底不肯接受。」

窮人嚇！

你的環境，

五 蘋果事件

你的生活，

那麼污濁不堪！

夏天空着肚，

冬季靠太陽；

走到大街上，

又被羣狗追。

你向人訴苦，

人家不理你；

窮苦的人喲！

去到墳墓裏過活。

倒比這個好得多。

教皇聽了，對張爾蕃說道：「注意那個可憐的老人罷！他的歌含着需求的意思呢。」因向前問

道：「老人家！你教我如何幫助你？」老人回道：「先生！我是個打魚的，家中還有人；正午時候，我從家中出來，一直到了現在，什麼東西也沒得着，教一家人怎麼過活呢？我實在悲觀怨世得很，倒不如死了清淨。」教皇道：「你可願意我們一同去到海濱，你站在底格理斯河岸上，替我們打一網，無論打得多少，通給你一百金幣如何？」漁翁聽了，喜不自禁。回道：「願意極了，我馬上陪你們去。」他們去到海濱，漁翁撒下網，等了一會，然後取出來；只見網中有個沉重的，鎖着的箱子。教皇過去試試，只覺得沉重；於是賞漁翁一百金，教他回去了。張爾蕃馬師倫把箱子擔到宮中，燃了燭，兩人當教皇之面弄開箱子；但見一個棗葉籃，用紅毛線綁着，再割了線，中間有氈子裹着；揭開氈子一看：原來是個姑娘，銀鑲似的，已經被人砍得零碎。教皇看着很感動，眼淚涔涔向腮下流。因對張爾蕃說道：「狗東西！這個時代，公然有人殺了人，投在海裏；教這些死者，在後世好同我算帳！現在不免把兇手拿來處罰。」因說道：「指我歷代的祖先爲誓，你要不把犯人捉來懲罰，那麼必定把你，並你的家族四十人處以絞刑。」教皇說罷，大怒不已。張爾蕃求道：「那麼請教主限三天的期限罷。」教皇道：「可以的，限三天把人交來。」張爾蕃回到家中，滿腔愁悶，想道：「教我如何知道兇手，能夠把他捉

「獲我要拿個不相干的人去抵補，那是自作罪孽；實在不知道，要怎樣處置纔好。」他在家中過了三天，什麼辦法也沒有。第四天教皇差衛隊召他進宮，問道：「犯人在那裏？」張爾蕃回道：「衆回民的領袖！莫非我能知未見？可以一去就把殺人者拿來纔不成。」教皇大怒，教把張爾蕃綁到教場處死，同時教傳報的在巴格達城中把絞張爾蕃及其四十族人的消息告諭民衆，准他們出來參觀。人們聽了那種消息，都出來看熱鬧。他們可不知道爲什麼把大臣及其族衆處以絞刑，大家擠在木架之下等待着；只消教皇搖擺手巾的命令一下，便開絞了。許多人看見那慘淡的情景，因爲可憐大臣及其家族，忍不住哭起來了。正當此時，一個衣冠整潔，眉目清秀，面容美麗的青年，沒命地擠開人羣，去到張爾蕃面前，說道：「大臣！在此嚴重時候，你得救星了；我便是殺人的人，如今絞我好了。」張爾蕃聽了青年自首之言，一方面替自己喜懽，一方面又替那個青年耽憂。他倆正在談話之際，有個老人推開人羣，奔到大臣和青年面前，招呼一聲，然後說道：「大臣！你別信這個青年的話，我纔是殺人的人，你處罰我好了，我誠懇地請求你執行王法。」青年道：「大臣！這位老人年歲太長，他自己說些什麼也不知道，我纔是殺人的，請你處罰我。」老人道：「孩子！你年紀青，正是過好日子時候；我



這麼老，已活怨煩了，我自願一死以代替你，代替大臣及其家族；我真是殺人的人，指真主爲誓，請快執行王法罷，反正今後我是不能再活下去了。」大臣聽了覺得奇怪，帶着老人和青年去見教皇。他深深地鞠了躬，說道：「衆回民的領袖如今帶來殺人了。」教皇道：「在那裏？」大臣道：「這青年自首，說他自己是殺人的人；但是這老者卻否認那個，說他自己纔是殺人者。如今兩人都在此地。」教皇看了一眼，問道：「你們兩個，誰是殺人的？」青年道：「我。」老人道：「他不曾殺人，我纔是殺那婦人的。」教皇對張爾蕃說道：「把兩人一併帶去絞死。」張爾蕃回道：「他倆的一個殺人，而處別個死刑，未免虧枉了。」青年道：「指創造天地的真主爲誓，真是我殺了婦人，現在自首認罪。」他又提說教皇獲得的那個箱子的故事，於是在教皇面前證明那青年是殺人的人。教皇非常驚奇他倆的情形，問道：「你爲什麼無端殺了婦人？什麼事情不等她招認就隨便殺人？你爲什麼又來自首呢？」青年道：「衆回民的領袖，那婦人是我叔父的女兒，也是我的妻室，這位老者便是她父親，也是我的叔父；我們結婚的時候，她還是處女。後來生了三個男孩。她很愛我，侍奉我，從來沒有不滿意的地方。同樣的，我也是過分地愛她。不幸月初她病得十分厲害，我延醫診治，纔漸漸痊癒。一天我教

她去洗澡，她說道：『在洗澡之前，我要樣心愛的東西。』我說道：『可以的，你究竟要什麼？』她說：『我愛個蘋果聞聞，嚐一嚐那滋味。』我立刻去到街上，找遍各處，以一枚金幣一個的代價，終沒得着，便悶悶不樂地轉回家去，對她說：『不對！各處都找遍了，卻沒得着。』當時她又陷於昏迷的狀態，弱不可支，那天晚上我百般思索，次日清晨，趕到各處果園去探問，仍然沒有結果。當下遇着一個工頭，我領教他。他說：『孩子！這是不容易得的東西，不過巴索拉御園裏還有此物，是工頭特意爲教皇保留着的。』因爲喜愛她，我急忙轉到家中，預備一切；於是不分晝夜，趕了十五天路程纔轉回來，獲得三個蘋果，那是三枚金幣向御園的工頭買的。我把蘋果給她，她卻不甚喜懽，接了放在一旁；那時候她仍是昏迷不甦，一直過了十天纔轉過來。我料理一切，去到舖裏工作，開始買賣。那天正午，突然來了一個黑奴，拿着一個蘋果玩弄，我問他：『好奴才！你那裏得來的蘋果？告訴我，讓我也去找一個。』他笑笑，說道：『這是愛人送我的，我早不見她之面，如今見她非常羸弱。她那裏有三個蘋果，對我說：我丈夫因事去巴索拉三枚金幣買的。我便由她那裏得了這個。』衆回民的領袖啊！我聽了奴才之言，世界立刻黑暗了，馬上關鎖舖店，跑到家中；當時氣得昏頭昏腦，看見那蘋果只有兩個了，便

問道：「蘋果怎麼不見了一個？」她回道：「我不知道。」這樣，那奴才的話顯然是事實了；我拿把刀，一言不發，從她後面，一躍騎在她胸部，把她刺死，砍下頭，忙裝在籃內，拿大衣蓋上，用線紮好，又用氈子裹上，纔裝在箱裏，然後搗到底格里斯河岸，親手把她投在河裏。衆回民的領袖啊！請快快執行絞刑吧！我實在駭怕總清算時候的罪孽呢。因為我把她丟在河裏，誰也不知道，當我轉到家中，只見大的孩子泣哭着，他也不知道我幹的勾當。我問他：「孩子！你爲什麼泣哭？」他回道：「我從媽那裏拿個蘋果，去到巷裏和弟弟一塊兒玩，有個高大的黑奴，搶了我們的蘋果，又問：從那裏來的這個？我說：是我媽病弱，爸爸從巴索拉三枚金幣買得三個。他拿着就不還；我二次三次求他，都不理，打我幾下纔走了。我怕媽責怪我，領着弟弟不敢回家，直到夜晚我們還是駭怕；實在的，爸爸！你別告訴媽媽，免得加重她的疾病。」我聽了孩子之言，知道奴才的虛假，證實我錯殺人，回想着傷心泣哭。後來這位老人來到，我把始末告訴他，他便坐下，一同傷心泣哭，直至深夜。第二天便追祭她，至第五天纔止；但是到如今我們還悲傷着；這便是我殺她的經過，一切的只是那個奴才惹的禍，指着祖先爲誓，請快快執行王法，今後，我那裏還想活下去喲！」教皇聽了青年之言，非常驚異，說道：「我定要把那討厭

的奴才絞死，非將這件案子辦得公正不可。」

【第二十夜】教皇對張爾蕃說道：「你把那個討厭的惹禍的奴才捉來，若不捉來，你便替他的位。」張爾蕃哭着轉回去，說道：「又是第二次的死期到了，譬如一個土罐，能受得了幾次碰撞有個不損壞的！這樁事，簡直無法解決；不過第一次真主既然救了我，那麼第二次也不免要援救我呢。實在的，三天之內我總不出門，靜待真主的安排好了。」三天過去了，張爾蕃邀約法官和忠證人，哭着辭別家屬。這時候教皇的欽差已到，說道：「教皇非常忿怒，命令傳你進宮；他賭咒，準今天絞死你呢。」張爾蕃聽着很傷心；他的孩子、奴輩以及家中之人，大哭不已。張爾蕃向他們一一作辭，最後去到他生平最寵愛的那小女兒面前，把她抱在懷裏接吻，對於離別感到無限的痛苦。正在這個時候，張爾蕃覺得他女兒袋中有個硬硬的東西，因問道：「你的衣袋裏裝着什麼？」她回道：「爸爸！是個蘋果，上面寫着教皇的名字，是僕人鑾亨拿來的，已經有四天了，我拿兩枚金幣同他換的。」張爾蕃一聽蘋果和奴僕，喜不自禁，忙伸手取出蘋果，拿着說了一聲：「我的真主啊！」然後把奴才喚來，說道：「鑾亨！你自招禍端呀！你從那裏拿來的蘋果？」鑾亨回道：「主人如果說謊能夠不受責罰，那麼

說實的，更應該不受處罰纔是。這個蘋果，不是從主人宮裏偷的，也不是從御園裏偷的；只是五天前往一條狹巷經過，見一羣孩子在那裏遊戲，其中的一個孩子拿着那蘋果，我便從他手中搶過來，打了他幾下。他哭着說：『這是我媽的，他病着想蘋果吃，爸爸去到巴索拉出三枚金幣買得三個，我悄悄地偷偷出來玩。』那孩子自管哭，我卻不理，一直拿到家中，小姐拿兩枚金幣同我換了，這便是實在的情形。」張爾蕃聽了詫異得很，爲了奴才而惹禍端，殺了婦人；一方面因自己與奴才有關係，不免有些憂慮；一方面因自身有了解救，便覺得可喜；因吟道：

如若是奴才招來禍端，

那麼教他代理你罷！

因爲你能夠得着無數的奴輩，

但是你自己的身體，

卻只有一個。

張爾蕃牽着奴才去到宮裏，把事件經過的始末，一一向教皇報告。教皇覺得奇怪，竟然笑倒了。

隨即教把那故事記載下來，傳到民間去。張爾蕃說道：「衆回民的領袖！這故事值不得驚奇，那裏比得上埃及宰相努倫丁和尙謨士丁弟兄的故事？」

## 六 埃及宰相尙謨士丁與白斯覽宰相努倫丁的故事

教皇何魯納·拉施德說道：「說罷！什麼比這故事更奇怪？」張爾蕃說道：「衆回民的領袖我說了那個故事，只是要請求教主免了那奴才的罪呢。」教皇道：「如果真是比這個故事奇怪，那麼看你的情面免了他；若不然，不免要殺他抵罪呢。」張爾蕃說道：「衆回民的領袖請聽：古代埃及某國王，爲人公正，喜權同窮人學者接近。他的宰相非常聰明，善於治事。宰相的年齒漸長，膝下有二子，生得那麼漂亮標緻，是世間少有的。大的叫尙謨士丁，小的叫努倫丁。努倫丁比他哥哥更出色，凡是聽了他的名望的人，不惜遠道跑來看一眼。老宰相逝世以後，國王很悲傷，把宰相的兩個兒子召進宮去，另眼看待；說道：『你們不必悲傷，此後委你們弟兄代理你父親的職位。』兩個孩子非常感激，向國王深深地鞠躬致謝。一個月的喪期滿了，兩弟兄約着進宮去辦事，如同他父親在時一樣。那時候，大凡國王出遊，總是兩弟兄中的一人作陪。一天夜裏，是國王大出遊的前夜，兩弟兄一塊兒閒談。

尙謨士丁說道：「弟弟！我想將來我倆最好莫如同時結婚。」努倫丁回道：「哥哥的意見不錯，我非常讚同。」於是乎兩人便決定了他倆的理想；隨後尙謨士丁說道：「但願真主把一對同年的姑娘配給我倆，然後教你的妻生個男孩，我妻生個女孩，我們再把他們配成夫妻。」努倫丁問道：「那麼你要些什麼聘禮？」尙謨士丁回道：「要三千金幣，三個花園，三頃良田，因為不這樣是配不過來的。」努倫丁聽了問道：「你放了這些條件是什麼意思？莫非你不知道我們是同胞手足？同是宰相的職位？你應當把女兒無條件地配給我的孩子纔是道理；如果非要聘禮不可，在人面前那裏過得去？你知道的，男子比女子可貴；我兒既是男孩，將來不免代替我的職位；你的女兒卻不能這樣。」尙謨士丁問道：「何以見得？」努倫丁說道：「因為她不能爲官作宦啊！你可是要用世俗的手段對待我？譬如向知己的朋友求助，對方滿口允許，卻不實行。」因吟道：

人家對你的請求答應說：

「請你等着，

明天送到府上。」



有思維的人聽了那個，

知道是拒絕的口腔了。

「尙謨士丁說道：『你以為你的兒子比我的姑娘可貴，這未免太短見了，無疑的，你太無見識了，對於世襲宰相的思想，太無倫理了。你要知道：我所以教你同到宮裏辦事，只為可憐你，並且希望你對於我有相當的幫助。我從來沒虧你半點，你既然如此說，我不把姑娘配給你的兒子了。你縱然拿有她重的金子來也是枉然的。』努倫丁聽了哥哥之言，怒道：『我何嘗一定要我的孩子同你的姑娘結婚！』尙謨士丁說道：『我更不願意她是她的丈夫，假若不是出遊的事牽扯着，我必須同你理論清楚；不過等我轉回來，看你怎樣對付我那斷然的處置！』努倫丁聽了哥哥之言，滿腔忿恨，竟然不像在人世間了，可是他默而不言；當下兩人各自睡覺去了。第二天清晨，國王出宮，先至吉賽，再遊金字塔，宰相尙謨士丁一路奉陪着。至於努倫丁呢，當晚奮念了一夜，次日起來，禮完拜，去到貯藏室裏取個被套，裝些金銀在裏面，他一刻也忘不了哥哥作賤他的語言，吟道：

去罷！

在異鄉獲得知己；

勞動罷！

生的滋味是從掙扎中尋出來的。

因為株守的人，

不能達到目的，

也不能顯出尊貴，

卻全是頹廢不堪。

走罷！

丟着家鄉，

死水是要腐敗的。

請看那流動的，

多美麗！

停滯的，

好污濁！

月亮若不週遊，

人家不眼睜睜地等着它了。

獅子若不離開森林，

怎麼能夠獲得食物？

箭若不離絃，

何以能夠中的？

金子埋在地裏，

像土一樣；

一旦開發出來，

便大有作用。

六 埃及宰相倫讓士丁與白斯覽宰相勞倫丁的故事

檀香在山裏，

如柴一般，

一旦帶到市上，

便身價十倍。

「努倫丁吩咐僕人替他預備，拿裝花的馬鞍背在努白（屬蘇丹）驢身上，那是一匹雄壯的騎驃；那金屬鞍，印度鑿配在驢上，真像一座壯觀的建築；其他還預備應用的氈毯一類的東西。他對僕人說道：『我要出城去走走，並且遊覽曼爾優比（省名）在那裏住三天；誰也不必同我去，因為我心裏不痛快。』於是帶着有限的一點糧食，騎着驢向大路去了。正午時候到比里比斯，在那裏休息一會，吃些飲食，買些東西，然後繼續前進。傍晚時候到撒爾定亞，他把飯一吃，氈子一鋪，拿被套一蓋，在郊外睡了一夜。第二天清晨起程，打着驢一天趕到哈爾比，在旅店裏住了三天，人馬都將息好了，然後決定行期。他雖然騎着驢在旅途上行走，但心中卻沒有目的地。他一直去到白斯覽還不知道。他去到旅店，把行李卸下，連同牲口鞍轡一切交給門房。那時候巴索拉國王的宰相從相府的窗

戶裏看見那匹驢子和闊氣的行李，他以為是官宦人家的子弟，那匹驢也許是御用的牲口也說不定。他猜了多時，卻不能決定，因對僕人說道：「你去把那個門房喚來。」門房來到宰相面前，深深地鞠了躬，靜候吩咐。老宰相對門房說道：「那牲口的主人是誰？是個什麼模樣？」門房回道：「先生這牲口的主人是個青年，態度活潑，性格英武，是生意人家的子弟。」宰相聽了，立刻騎馬去到店裏。勞倫丁看見宰相，忙起身迎接。宰相很高興，親熱地摟着青年坐下，問道：「孩子！你從那裏來？做什麼事？」勞倫丁回道：「先生！我從埃及來的，我父親埃及國王的宰相，如今逝世了。」隨即把他自己的經過說了一遍，最後說道：「我決心到各都市遊覽，然後轉回家去。」宰相聽了勸道：「孩子！你不要隨性罷，免得犧牲了你的身體；你要知道，各處地方，荒涼得很，我實在替你耽憂。」於是教把行李收拾起來，背在驢上，領着勞倫丁去到相府，待爲上賓，非常愛護，說道：「孩子！如今我已衰老，膝下沒有子嗣，只有一個女兒，也像你一樣地可愛，許多人來求婚都拒絕了。我非常喜歡你，你可願意同她結婚？讓她服侍你嗎？如果你願意那個，我便帶你去見巴索拉國王，說你是我的姪子，教你替代我的職位；因爲我已衰老，不能再辦公了。」勞倫丁聽了宰相之言，垂頭想了一會，回道：「聽明白了，遵命就

是。」宰相十分得意，教僕輩預備席宴，裝飾大客廳；然後把重要的同事並許多大商賈請到相府，對他們說道：「我的哥哥是埃及國王的宰相，他有兩個男孩；至於我呢，各位知道，只有一個女兒。因此我哥哥早已囑咐，要教我的姑娘同他兩孩子中的一個結婚，我已經答允過；如今人是來了，要求訂下婚書，我覺得那是理當的。將來結了婚，或者住在我這裏，或者打發他們夫婦回去。」那些客人齊聲說道：「你的主張好極了。」他們看看那青年，真是英武過人。老宰相請了證婚人和法官，寫了婚書，當下音樂一奏，喜糖一散，玫瑰水一灑，大家纔盡歡而散。老宰相吩咐僕人領努倫丁去沐浴，把他自己的官服以及應用的披巾，沐浴薰香用的手提香爐送去。努倫丁沐浴畢，穿上官服，真像一輪明亮的月兒，騎馬逕到相府，去到宰相面前，吻了宰相的手。」

【第二十一夜】「老宰相迎接着說道：『明天領你去見國王，願真主賜你福利。』至於努倫丁的哥哥尚謨士丁，陪着埃王循遊歸來，不見弟弟之面，因問僕人，他們回道：『你陪國王出遊那天，他騎着騾子出去，臨行對我們說：我要去遊夏爾優比，一二年便回來，我心中憂悶，你們誰也不必同我去。從他去了以後，至今杳無音信。』尚謨士丁因弟弟失蹤的緣故，鬱結於衷，悶悶不樂，想道：『只

是因爲那天夜裏我罵他，他着急纔出走的，我必須差人去追趕。」於是稟告國王，下令各地官員，同時差人各處尋找。在二十天之內，努倫丁既然走了很遠的路程，那些差人終沒得着半點消息，都轉回去了。尙謨士丁老是不安，自言自語地說道：「爲了孩子婚配的事，我居然拿言語毀滅了弟弟，那只是我自己無知！只是我自己不會處置啊！」後來尙謨士丁同埃及某富商的女兒訂婚。

(1) 努倫丁的兒子白迪倫丁

「尙謨士丁結婚以後，生下一個女孩，在埃及全國竟然沒有同她媲美的。就在那天，努倫丁的妻也生了一個男孩，那麼英俊，當時實在找不出第二人，真是：

一

烏髮粉面的標緻青年，

在人羣中黑白分明地顯耀了；

你不可否認他腮上的黑痣，

六 埃及宰相尙謨士丁與白斯覽宰相努倫丁的故事

因爲每一朵秋牡丹都有一點黑子呢。

二

若是把所有的美麗拿來同他比賽，

那美麗會慚愧得垂頭喪氣。

人家問道：

「美麗噲！

你看明這個了嗎？」

它回道：

「這個嗎？

我沒看見。」

「努倫丁的兒子取名白迪倫丁，他祖父巴索拉國王的宰相異常歡喜，大設席宴，招待賓朋。後來領努倫丁去見國王，在國王御前行了禮。努倫丁不但是材貌雙全，而且長於言詞，因吟道：



先賢呀！

願幸福永伴着你，

晝夜存在的一天，

它伴着你；

鳥兒歌唱的一天，

願你福壽；

葉兒在樹枝上舞蹈的一天，

永享福壽。

「國王站起來，謝謝努倫丁，隨即對宰相說道：『這個青年是誰？』宰相把始末從頭敘述一遍，說道：『他是我的姪子。』」國王道：『如何他會是你的姪子？向來不聽你說過！』宰相道：『國王！我們的主人！我有個哥哥，做了埃及國王的宰相，如今無常了；他有兩個兒子，長的繼他父親之位，做埃王的宰相，這是小的，到我這裏來；我一心要把自己的姑娘配他，現在已經成了婚。他正是少壯力強，我

已經這麼衰老，眼目昏花，欠於調度，倒不如請國王准他代替我的職務。因為他一方面是我的姪兒，一方面又是我的女婿；他還有幾分聰明，幾許調度，很適合這個位職。」國王看了一眼，贊成他的意見，允准他的請求，教努倫丁在宮中辦事，賞賜許多衣服，又派了車馬月薪。努倫丁吻了國王的手，同岳父回到家中，兩人非常喜歡，說道：「這都是白迪倫丁的福氣。」第二天努倫丁去到宮裏，向國王行了禮，吟道：

幸福一天比一天增加了，

來慶賀你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多了，

那情境教嫉妒你的人們感到難堪。

大凡你過着光明的日子，

那仇視你的人們，

永遠落在黑暗的生存中。

「國王教他辦理宰相的事務，他對於服務人民的努力邁進，和他岳父相彷彿；國王很重視他。

欽佩他的本領，非常愛護他，常常接近他；每天努倫丁把公事辦完，便回家去陪着岳父談話，好生安慰他。努倫丁繼續在宮裏工作，國王那麼寵愛他，不分晝夜地需要接近他，加了薪俸，因此他的境遇更好了，僕役成羣，車馬財貨，田園產業大有增展。這時候白迪倫丁已四歲，不幸老宰相一命嗚呼；努倫丁大治喪事，把老宰相埋葬了。於是認真教養兒子，七歲時候，專聘法學教師，在家中講授重要的普通常識，後來又用了七年的光陰研究古蘭，因此白迪倫丁的品學有了長足的進步；真是：

你是月亮，

在美麗的宇宙中滿圓的月亮，

太陽從你的腮頰上吸取紅光。

你統治着美麗，

宇宙間所有的美麗；

好像人世間的美麗，

都由你一個人去分配。

六 埃及宰相尙讓士丁與白斯登宰相努倫丁的故事

「白迪倫丁的法學教師，從到相府以後，努力教學事宜，始終不離相府一步。一天努倫丁教兒子穿着最華麗的衣服，騎着頂雄壯的牲口，領他進宮去謁見國王。國王見了白迪倫丁，百般喜愛。有些人在街上見他一眼，都呆住了；大家成羣結隊地等着再看一眼。真是：

他顯出來，

人們都喊道：

噯！

那是真主的恩惠呀，

讚美創造的清高的真主。

「國王很優待白迪倫丁，對宰相說道：『愛卿以後你必得天天領他進宮來玩。』宰相回道：『遵命遵命！』從此宰相果然天天領着白迪倫丁到宮裏辦事，直至白迪倫丁十五歲那年，宰相努倫丁操勞過度，身體衰弱，因把白迪倫丁喚到面前，說道：『孩子！你要知道：世界是要毀滅的，只有後世才能永存。如今我要囑咐你幾樁事情，你好生記着。』努倫丁一時想起尚謨士丁和他的家鄉，不

禁感慨系之吟道：

若是要訴說我們隔得太遠，

我說什麼呢？

若說是彼此還戀念着，

那相思是從何路來的？

或者差個人去翻譯吧，

也無從把彼此的心事傳達清楚。

我眼睛看不見的人兒喇！

你永久在我的心版上。

你想像得到嗎？

我是再不爽約的，

縱然你遺棄我。

六 埃及宰相荷謨士丁與白斯覽宰相努倫丁的故事

也許你早已忘記我，

因爲隔得太遠的緣故。

但是啊！

那泣聲和憔悴的影像，

它會告訴你的。

「努倫丁吟罷，拭了眼淚，對白迪倫丁說道：『在我囑咐你之前，你應當知道：你有個伯父，做了埃及國王的宰相，我出門的時候，未曾徵求他的同意；你拿張紙，我說着你記載下來罷。』白迪倫丁果然把他父親所說的一一記在紙上。又特別把他結婚的年月，到巴索拉的年月，爲相的年月記載清楚。從他誕生直至死時爲止，總共還沒活了四十歲。他說道：『我兒！這是我要寄給你伯父的信，願真主保佑他。』於是把紙封好，說道：『孩子！好生收着吧！因爲這張字不但是與你的前途有關係，並且是你的家譜呢。若是發生什麼意外，儘可去埃及求你伯父，這張字就是證據。那時候你對我說：我流落在異鄉，死時十分想念他。』白迪倫丁把紙疊起來，拿一塊白薄布裹好，縫在衣袖裏，然後望着

他父親痛哭流涕。努倫丁說道：『如今我囑咐你五樁事：第一你不要隨便結交朋友，那麼就可以免除禍患，因為平安常常伴着冷靜之人，我聽見詩人這樣說：

你一生也難得一個知心朋友，

到世界末日也得不着的。

你孤單單地生活下去罷，

息下結交的念頭；

因為我勸告你的話，

已夠你去嚼味。

「第二你不可冤枉別人，便可避免時代的作弄；因為時代有時利益你，有時傷害你，人生便是死後的債務，我聽見詩人這樣說：

沉卓些！

不要爲你的目的太忙。

六 埃及宰相荷謨士丁與白斯覽宰相努倫丁的故事

你好生待人，

人們便稱譽你。

因為但有一椿作爲，

真主的卻遠在一切之上；

但有一椿虧枉，

便有同樣的報還。

「第三須慎言，隨時隨地檢閱自己的過失，因為慎言的纔會成功，我聽詩人這樣說：

謹言好，

謹言之中有平安；

你開口，

別戲言；

因為你若對謹言懊悔一次，



那麼對於多嘴，  
定要懊悔百回。

「第四須戒酒，酒是萬惡之首，能損傷思維，千萬戒之，我聽了詩人這樣說：  
我斷了酒，

絕了飲酒之人，

博得禁酒者的稱譽，

酒呀！

你誘人岔入迷途，

開放罪惡的門路。

「第五須愛惜金錢，你若愛惜它，它便忠於你，你若不濫費，怎麼會仰求別人呢！你要知道：錢便是藥；我聽人家說過：

我的錢少了，

六 埃及宰相荷謨士丁與白斯覽宰相努倫丁的故事

親朋不理我；

我的錢一多，

人人親近我。

許多的朋友！

爲錢結交我；

一旦金錢盡，

朋輩丟着我。」

「努倫丁囑咐完畢，便瞑目長逝了。白迪倫丁籌備喪事，國王以及大小官員都去弔問，幫忙埋葬以後，白迪倫丁在家裏守孝，兩個月內不出門，不去辦公，也不謁見國王。國王發怒，另委任一個新宰相，下令沒收努倫丁的財產。新宰相奉令，辦理沒收事宜，並且要拘捕白迪倫丁。可巧老宰相的侍衛中，有人聽得那消息，急忙跑去報告，看見白迪倫丁垂頭喪氣地坐在門前。侍衛吻了他的手，說道：「主人！快趕快！」白迪倫丁舉頭問道：「什麼事情？」侍衛回道：「國王惱你，下令拿你呢；災禍立

刻就到，你快快逃命吧。」白迪倫丁問道：「能夠耽延一下，讓我進去拿幾樣東西嗎？」侍衛道：「主人！時機不待，你馬上走罷。」白迪倫丁站起來，吟道：

你若聞着威脅的氣味，

立刻拔身逃命，

寧可丟着屋子，

教建築者去憑吊；

因為到處有你棲息的地方，

然而你的身軀呀！

僅僅只有這個。

教我如何不奇怪株守着賤屋的人們？

多寬的真主的大地，

他卻不肯去。

六 埃及宰相何護士丁與白斯覽宰相努倫丁的故事

別靠實在欽差大臣。

因為除了自身，

再無忠實之人。

獅子的脖項那麼粗壯，

是不怕勞苦磨練出來的。

「白迪倫丁聽着侍衛之言，拿大氅蓋着頭出城去了。途中他聽見人們說道：『國王命新宰相去沒收老宰相的產業去了，要把他的兒子白迪倫丁拿去處死呢。』人們非常同情他。」

「白迪倫丁聽了民間的議論，覺得走頭無路。後來他走到墳塋裏，在亂塚中穿了許多曲徑，終於去到他父親的墳前，側身坐下，拿大氅蓋着頭。那件大氅，用金線繡着幾句詩文：

顯着聖潔的臉面的人喲！

你是星辰，

也是黎明。

你的尊貴永久，  
你的光榮長存。

「白迪倫丁坐在墳塋裏，陡然來了一個天主教徒，看模樣像個稅官；被套裏裝着許多金錢，對白迪倫丁說道：『先生！我看你怎麼這樣愁悶？』白迪倫丁回道：『我剛纔睡醒，夢中看見父親怨我不來上墳，所以誠惶誠恐地跑來上墳；如果不來，心上實在不安。』天主教徒說道：『先生！你父親的商船，有一部份已經轉回來了，我想拿一千金幣向你購買第一批貨物。』說畢從袋中取出一千金交給白迪倫丁，說道：『請寫個訂貨單，簽上字吧。』於是白迪倫丁寫道：立訂單人白迪倫丁，係宰相之子，情願將父親商船第一批載來之貨預售與天主教徒伊士哈格先生，言定價洋一千金，其銀已照訂約章程收清，此據。伊士哈格拿着訂單去後，白迪倫丁大哭一場，想着剛才的一筆意外收入，吟道：

我心頭上的人嘞！  
你去後，

房屋不成房屋了！

鄰居不成鄰居了！

親朋不是我的了！

月兒也不是月兒了！

你去後，

宇宙永遠想念你。

你去後，

房子變黑暗了。

但願那教我們離散的烏鴉都脫了羽毛，

不能飛回巢去。

啊！

難忍耐！

多惆悵！

何時這離別之幕纔能揭開？

「白迪倫丁一直哭到深夜，不知不覺枕着他父親的墳睡熟了。後來漸漸縮下去，臉面向着天空，被月光照着，顯得格外美麗。原來那墳塋是神們居住的地方，當時出來一個女神，看見白迪倫丁睡在那裏，很羨慕他的姿色，說道：『讚美真主，這青年也許是神的兒子吧。』女神說着，照他的習慣飛到空中遊玩，突然遇着一個魔鬼，彼此招呼一聲，女神說道：『你從那裏來？』魔鬼道：『從那邊來的。』女神道：『你可願意跟我去看睡在墳塋裏的那個美少年？』魔鬼道：『我很願意。』於是一同去到墳塋裏，女神問道：『你生平可見過這麼美麗的人？』魔鬼看了一眼，說道：『果然不差，但是你可願意我告訴你？』女神道：『什麼？』魔鬼道：『我在埃及看見像這樣的一個人，是宰相尚謨士丁的姑娘，真是傾國之美，約莫二十歲了。埃及國王聽見，把她父親召進宮去，說道：愛卿！你聽明，據說你有個女兒，我要娶她爲妻。宰相道：國王！我們的主人！請你原諒我的苦衷，國王知道我弟努倫丁從離開我們以後不知去向。他原是和我一塊兒在宮中辦事，後來中途發怒走了；只是因爲有一天我同

他談到孩子的婚姻問題便惹惱了他；所以二十年前我妻纔生這個姑娘的時候，我賭下咒，要把她配給努倫丁的兒子。最近探得努倫丁已經同巴索拉宰相的女兒結婚，生了兒子。我因為尊重兄弟的緣故，必須把姑娘配他的兒子。我已經把我結婚的年月，妻懷孕以及產生的年月清清楚楚地記載下來。國王！我們的主人！其他的女子多得很，請你另選賢德的。國王聽了，盛怒之下，說道：像我這樣的人向你求婚，居然被拒絕了，是你自己作賤！指我自身爲誓，定要把你的姑娘嫁一個下賤的奴僕，故意侮辱你。國王把駝背凸胸的那管馬的奴僕喚來，當面寫下婚書，把宰相的女兒嫁他。於是乎其他的奴輩，燃着燭，把他圍在浴室門前賀喜。至於宰相的女兒，可憐得很，只會坐在媒婆面前泣哭；她的模樣很像這個青年，也許比這個還美。」

【第二十二夜】「女神對魔鬼說道：『你說得不對，他是如今最美的了。』魔鬼不服，說道：『我的姐妹喇真的，那姑娘比他美得多，可是只有這個青年纔配同她結婚；他倆真像一對同胞姐妹；把她嫁駝背，實在可惜。』女神道：『讓我們把他帶到那個姑娘面前比比，究竟是誰美。』魔鬼道：『可以的，這種辦法不錯，我很讚成。』於是魔鬼擔着白迪倫丁，女神跟着，一直飛到埃及，放在一家



門前，隨即把他喚醒。白迪倫丁看看不是在他父親墳前，只顧左右瞻望，知道是在異鄉，剛出聲泣哭，被魔鬼捶了幾拳，把一件華麗的衣服給他穿上，又替他燃了一隻燭，說道：「你要知道，我故意把你領到這地方，只是誠心替你謀一樁好事情，你拿着這隻燭去到浴室裏，混入那些人叢中，跟他們去到洞房裏，各自站在那駝背的新郎面前，不要害怕；但凡媒婆或者唱婦過來，你把衣袋裏的錢拿出來散給她們，每人給滿滿的一把。你託靠真主吧，不必害怕，因為這不是無聊的舉動，應該這樣做。」

「白迪倫丁聽着魔鬼的吩咐，想道：『我同這個姑娘什麼關係也沒有，爲什麼要這樣幹？』他拿着燭去到浴室，見駝背騎着馬，他混在人叢中，頭戴紅毡帽，身穿着那件繡金衣服。他隨着那些迎親的走着，凡是唱婦或別的人挨近他，便伸手取出一把錢給她們，有時把錢丟在她們的鼓裏。白迪倫丁那麼美麗，使得那些唱婦人人陶醉。就那麼一直去到相府；守門的攔着不准進去。唱婦們說道：「我們不進去可以，但是要讓這位青年進去，因爲他待我們很好，必須讓他進去慶賀新娘。」白迪倫丁去到相府，同駝背的新郎坐在一起，其餘的太太大小官員和侍衛的排成兩班，左右分開，從堂屋一直站到大門。婦人們都戴着面罩，拿着花燭。她們看見白迪倫丁那麼秀麗，真像一輪皎潔的明

月有一個歌女對那些婦人說道：「這位美少年賞了我們許多金錢，不可待慢他。」於是乎她們慶賀新郎一次，同時也讚美白迪倫丁一回。後來所有的歌女一齊奏起音樂，媒婆把宰相的女兒領出來，裝扮得齊齊備備，頭髮閃着光澤，身上透出馨香，衣服繡着花卉鳥獸，很適合那窈窕的身腰，還戴着值幾千元的項鍊；每一種珠寶，就是古王唐伯爾和蓋蘇魯也沒見過；因此把新娘裝扮得新月那麼可愛，其餘的那些婦女圍着她，如同星辰一般。白迪倫丁坐在那裏，人人都注意他；只是那駝背的馬奴，誰也不理他，猿猴那麼樣，人家點隻燭給他，又被他弄熄掉，只好無聲無氣地黑坐着。那些人把燭光圍着白迪倫丁，他看着那種情形，只是覺得奇怪；後來他把新娘看清楚，快樂的了不得。

「新娘擡頭看見白迪倫丁，說道：『我主！願你使這個青年做我的丈夫，教我遠遠地離開駝背。』那些婦女和孩子們鬧到七點鐘纔漸漸散了，只剩下白迪倫丁和駝背兩個人。媒婆領新娘進去卸裝，駝背因對白迪倫丁說道：『先生！今夜承蒙駕臨，我們光榮得很，如今時候已遲，不敢再留你了。』白迪倫丁起身出去，在門前遇着魔鬼，對他說道：『白迪倫丁！你且住，等駝背去便溺的時候，你趕快跑進去，對新娘說：我是你的丈夫，國王那麼做是取笑你，那個駝背是頂下賤的奴才。』魔鬼吩

咐白迪倫丁的時候，駝背出門，走進廁所；那魔鬼變成老鼠，從水缸中跳出來，吱吱的叫，一會兒變成貓，咩咩叫了幾聲，一會兒變成狗，汪汪的吠着。駝背罵道：「討厭的東西！趕快走開吧。」那狗立刻變成小驢，望着他大聲狂叫。駝背着驚，喊道：「家中的人們！快來救救我！」一會兒驢長得水牛那麼大，攔着說道：「討厭的臭東西！你該死了罷！難道世界是這麼狹小，只有這個女子可以做你的妻子嗎？」駝背抖着牙齒，只是顫慄。魔鬼道：「你再不回答，我要把你變成灰土了。」駝背道：「我沒罪過，是你自己厭恨我；如今我懺悔了，向你認錯，可以饒了我罷。」魔鬼道：「我賭下咒，不准你離開此地，不准你說話，太陽出來的時候，你各自轉回去，不准再來這間房子裏；若不然，定要殺你的頭；現在我監視着你。」

「白迪倫丁乘魔鬼同駝背爭論的時候，悄悄地去到新房裏；剛才坐下，便見老婦領新娘進去，對他說道：『請你站起來，收下真主的這份債務罷。』老婦說着，轉身去了。」

「魔鬼看看白迪倫丁從夢中醒來，對女神說道：『走罷！讓我們仍然把他送回去，時候不早了。』女神起來，擔着白迪倫丁，飛到空中，魔鬼陪着她一塊兒趕路程，這已經是晨禮時候，天使們開

始工作了。魔鬼被一顆流星燒死，女神着了慌，不敢前進，急忙落在大馬色城了，把白迪倫丁放在那裏，各自逃走了。清晨人們從城裏出來，見一個清秀的青年穿着汗衣短褲戴着便帽睡在城門旁邊，有的說：『教他忍耐些，穿上衣服吧。』有的說：『可憐的孩子，喲！莫非是有事從酒店裏出來，喝醉了，要進城，城門關着，便睡在這裏了。』人們正在議論紛紛，白迪倫丁被風吹醒，見自己睡在城門外面，駭了一跳，問道：『請問各位好人們，這是什麼地方？你們爲何聚在這裏有什麼事情嗎？』他們說道：『清早我們見你睡在這裏，別的事就不知道了；昨夜晚你在什麼地方？』白迪倫丁回道：『昨夜晚我在埃及。』有的說：『你吃草啊！』有的說：『你瘋了？那裏有夜間在埃及，清早又睡在大馬色的！』白迪倫丁說道：『各位好人們！我再也不說謊的，昨天我住在巴索拉夜間又在埃及。』有的說：『好怪誕！』有的說：『是個瘋人！』許多人拍掌笑他，說道：『可憐的青年！無疑了！是瘋子啊。』後來他們鄭重地對他說：『恢復你的理智罷！』白迪倫丁說道：『昨夜晚我在埃及結婚。』他們說：『也許是你做夢看見那個吧。』白迪倫丁驚愕着說道：『什麼夢！我明明親眼看見他們慶賀新娘，還有個駝背坐在那裏，怎麼會是夢？如果是夢，那麼我的錢袋和衣履那裏去了？』白迪倫丁站起來，走進城去，

經過幾條大街，總是被人們包圍着。他走進一家飯店，這些人才一閃而散。原來那飯店的主人先是個強盜，人們都畏懼他，後來纔改邪歸正，賣飯爲業。他見白迪倫丁生的聰俊，心中異常喜歡，問道：「青年人！你從那裏來的？把你的情形告訴我罷，我實在看得起你。」白迪倫丁把他的經過從頭至尾對店主說了一遍。店主說道：「白迪倫丁！你要知道，那算是一種奇怪的境遇，你應當緘默着，靜待真主解救你；你可以在這裏住下，我膝下無兒無女，你做我的兒子好不好？」白迪倫丁慨然答應做他的兒子。店主去街上買新衣服給他穿着，又領到法院裏登記。從此大馬色的人都知道白迪倫丁做了店主的兒子。白迪倫丁在飯店裏管賬，生活有了歸宿。

「那新娘薩玉笛從夢中醒來不見白迪倫丁，以爲他便溺去了，便坐起來等他。她父親十分惱怒，因爲國王羞惱成怒，把他的女兒嫁給下等奴才。他自言自語地說道：『讓我把自己的姑娘殺了吧，免得被醜鬼姦污着她。』他去到女兒的房門面前喊道：『薩玉笛！』她應着開了門，笑容滿面地迎接父親。宰相看了那種情形，罵道：『討厭的東西！莫非你情願那個下流的奴才嗎？』薩玉笛聽了父親之言，微笑着說道：『真的！昨天晚上他們拿那個奴才取笑我，已經是很夠的了；其實那個奴才

還不值我丈夫的一片指甲錢。爸爸！你不要再取笑我了，千萬別提那駝背的話。」宰相聽了女兒之言，愈發忿怒了，說道：「可傷啊！你究竟說些什麼？也許你真看上那駝背了！」薩玉笛說道：「指真主發誓，千萬不要拿駝背嬉笑我了！那奴才不過是十塊錢租來的，他拿着錢去了以後，我來到新房裏才看見我丈夫在那裏等着我。先前人們來祝賀新婚的時候，他拿出錢來，一把一把地賞他們。」宰相聽了女兒之言，臉都氣黑了，罵道：「小娼婦！那是什麼話？你的理智那裏去了？」薩玉笛說道：「爸爸！別再鬧我了，我的心肝快要粉碎了；我的丈夫一會便轉來，你可以看明白的。」宰相奇怪着去到廁所裏，一見駝背，竟然駭癡了，嘆道：「原來是駝背啊！」隨即喊道：「駝背！駝背以爲是魔鬼對他說話，諾諾地應了幾聲。宰相大聲說道：『你不說？我就拿這寶劍砍你！』駝背說道：『老魔王！我敢賭個咒，從你教我在這裏，一直到了現在，我簡直不敢擡擡頭，你隨便些罷。』宰相道：『你說些什麼？我是新娘的父親，不是魔王。』駝背道：『你們倒從從容容地拿了我的靈魂，只是把魔鬼的姑娘嫁給我，好狠毒的人啊！』」

【第二十三夜】「宰相聽了駝背之言，說道：『起來滾出去！』駝背道：『我不瘋了！不得魔鬼

的命令，我敢出去嗎？因爲他吩咐我：太陽出來的時候，你各自轉回去。太陽可出來了？因爲太陽不出來，我是不能離開這裏的。」宰相問道：「誰把你領到這裏來？」駝背道：「昨天晚上我來便溺，忽然有個老鼠從水缸裏跳出來，怪叫着變得水牛那麼大，對我說了許多話才去了。但願真主懲罰新娘和那些作弄我的人。」宰相上前幾步，把他送了出去。駝背蹣跚着去到皇宮裏，把遇鬼的經過稟告國王。

「宰相打發駝背以後，茫然去到薩玉笛房中，說道：『我兒！你把事情的始末對我說清楚吧。』」薩玉笛說道：「我很滿意那個新郎，他是個英俊的青年，你不信，請看他的衣服，褶得好好的，放在椅子上面。」宰相忙過去，看見白迪倫丁的衣服，拿起來仔細一看，說道：「這不免是官宦人家的纏頭，因爲是卯隋里出產的。」他拿起紅毡帽，看見那繡着的花文。他打開那口袋，有一張天主教徒與努倫丁之子白迪倫丁交易的貨單，還有一千金幣。宰相向謨士丁讀了那張字，大叫一聲昏過去了。他蘇甦以後，慢慢地會悟着那些祕密，說道：「只有真主才是萬能的。」隨即對薩玉笛說道：「我兒！你知道這事變的真象了嗎？」薩玉笛回道：「我還不知道。」宰相道：「那青年是我的姪兒，就是你叔

父的兒子，這千金幣，是你的聘禮。讚美真主，我想不到事情會這麼奇巧。」後來宰相發現袖口上的密封，拆開一看，是白迪倫丁親手寫的字。因吟道：

我看見他的遺跡，

飽嚙游念的滋味；

我傾瀉淚兒，

向操縱離愁的權威者懇求：

請他行行好，

准他回來一天。

「宰相尚謨士丁讀了字，知道努倫丁同巴索拉宰相的女兒結婚的歷史，以及白迪倫丁誕生，努倫丁逝世的情形，非常覺得奇怪。因為努倫丁結婚的日期，不但和他結婚的日期相同，而且白迪倫丁誕生的日期，和薩玉笛誕生的日期也相同。他拿那張字去見國王，把前後的經過報告一番。國王認為奇怪，立刻教人把那樁事記載下來，保存在宮中。」



(2) 白迪倫丁的兒子阿基博

「當日尙謨士丁等着，不見白迪倫丁轉來，於是第二天，第三天，一直等了一星期毫無消息。他說道：『我要做一樁前人不會做過的事情呢。』於是拿紙筆把那房子的形式坐落記載下來，某屋如何，某門窗怎樣，某物件的位置何似，一一登記清楚，然後摺起來，把白迪倫丁的衣帽和錢袋帶在身邊，拿把鐵鎖把門一鎖，要等白迪倫丁回來才開門。

「薩玉笛的妊期滿了，生個男孩，聰明英俊有乃父風。家人替孩子薰沐之後，點了眼藥，交給保姆去管育，取名阿基博。光陰荏苒，不覺阿基博已滿七歲，便送進學堂。阿基博在學校裏四年，卻非常要強，常常欺侮同學，對人家誇耀：『誰及得我呢？我是宰相的兒子。』孩子們去報告班長，說阿基博欺侮他們。班長道：『明天等他來，我教你們對付他，他就不再欺侮你們了。』這樣罷，明天他來的時候，你們坐在一塊，出來一個人提議道：『我們玩個遊戲罷！但是要認得父母名姓的人，才能參加玩這個遊戲；說不出父母名姓的，是雜種，不要同我們玩。』第二天清晨，學生都到齊了，阿基博也來了。於是

所有的孩子圍着他，其中一個說道：『我們玩個遊戲吧！但是不知道父母名姓的人，不要參加。』有人回道：『讚成！』接着一個孩子說：『我是馬基尼，母親叫阿爾偉葉，父親叫阿祖丁。』其餘的人都照着說了，一直輪到阿基博，他說道：『我是阿基博，母親叫薩玉笛，父親叫尚謨士丁，國王的宰相。』有人說道：『宰相那裏是你的父親？』阿基博回道：『真實的，宰相是我的父親。』那些孩子拍掌大笑，說道：『你沒有父親，快滾開！不得同我們玩。』孩子們大笑一陣，一閃而散了。阿基博受了氣，傷心的了不得。班長對他說道：『我們知道宰相是你媽的父親，是你的外祖父，並不是你的父親。至於你父親麼，不但是你不知道，就是我們也不認識。因為從前國王把你媽嫁給駝背的奴才，所以人們不知道你父親是誰。既然是這樣，你不可再欺侮那些小同學了。你看看任何下賤的人，都有個父親。你祖父雖然是宰相，但是誰也不知道你的父親，所以說你是沒父的，以後你應該小心些。』阿基博聽了同學和班長的話，立刻轉回家去，在母親面前，傷心得話都說不出口。薩玉笛看着兒子的情形，不禁怒火燒心，問道：『我兒！你為何傷心？告訴我什麼緣故？』阿基博把同學對待他的情形說了一遍，然後問道：『媽！誰是我的爸爸？』薩玉笛回道：『你的爸爸就是國王的宰相。』阿基博說道：『你別

哄我，宰相是你的爸爸，不是我的；我的爸爸究竟是誰呢？你再不告訴我，我要拿匕首自殺了。」薩玉  
笛聽了阿基博提說父親，便回想到白迪倫丁，吟道：

他把愛放在我的心頭，

然後歸去，

那屋子也跟着他歸去。

他去後，

我的忍耐也消滅。

絲毫不曾遺留。

他起身的時候，

我的快慰開始遁去，

教我無從安寧。

爲離別，

六 埃及宰相尚謨士丁與白斯覽宰相努倫丁的故事

他把眼淚灌在我的眼睛裏；

他去的愈遠，

我的眼淚愈多。

每想看他一眼，

情慾便無限地擴張。

我把他的麗影撮在心中，

那離愁！惦念！默思！一件件地顯現。

想念着的人兒！

你是我的衣冠；

不然！

只有你的情才是我的衣冠。

心頭上的人兒！

這情愁何時才能罷休！

何時才能罷休！

(3) 尙謨士丁攜孫尋姪

「薩玉笛把阿基博母子正在泣哭的時候，宰相進去看着那種情形，心中煩燥，問道：『哭什麼？』薩玉笛把同學們對待阿基博的情形說了一遍。宰相一時想起努倫丁和白迪倫丁，也哭泣起來了。那時候誰也不知道他的心事。他立刻去到皇宮，報告國王，請假要往巴索拉尋找姪子的下落；懇求國王發給通行證，無論去到任何地方，無論何時找着白迪倫丁，都可以把他帶回國。他在國王御前痛哭流涕。國王受了感動，發給通行證，宰相獲得通行證，喜歡得很。他辭別國王，回家去準備行李。然後帶着阿基博踏上旅程，一直到了大馬色，那裏有森林，有流域，真是：

在大馬色快快樂樂地整住了兩天，

時代便對我宣誓，

不再給這樣的清福了。

我們睡下去，

夜也靜靜地合上眼皮。

清晨有一條黑白相間的枝葉伏在它身上。

露兒珍珠般爭先恐後地向黎明握握手，

從容地歸去。

鳥兒讀着書。

河流是牠們的講義，

清風替牠們騰寫，

白雲也忙着替牠們標點。

「宰相選定一塊沙地，紮下帳篷，對僕役說道：『我們暫且在這裏休息兩天。』那些侍役進城去，有的買東西，有的賣貨物，有的去沐浴，有的去參觀白年尊曼大寺。阿基博和僕人也進城去消遣。

那僕人緊緊地跟在他後面，擡着一棵粗大的拐杖；那樣子，真是一棒可以打死一隻駱駝。大馬色人見阿基博生的標緻英俊，真是和風那麼爽快，幽泉那麼清明，成羣結隊，跟着觀看；甚至有許多人搶上前去，遍街坐着，等他由那裏經過，好看一眼。不知不覺，阿基博居然去到他父親白迪倫丁的舖店面前。在十二年的歷程上，白迪倫丁已經成年了；他的義父早已逝世。他根據從前在法院裏的登記，承受那份遺產。那天阿基博和僕人去到那裏，他看見阿基博生得那麼聰俊，他的心和血液都沸騰起來了。他原是寶石榴汁賣的，一見阿基博，竟然被一種倫理的情緒驅使着，喊道：『小少爺！我的心肝！你能進來吃點飲食，使我得着安慰嗎？』他一時想到過去的事件和眼前的情形，眼淚忍不住只是往下流。阿基博看着可憐，對僕人說道：『我很可憐這個廚子，他像失了孩子似的，讓我們進去安慰他，吃他的一口飲食罷。說不定我們安慰了他，真主會使我們達到目的。』僕人道：『好極了！一個宰相的兒子，能夠隨便進飯店去混吃嗎？我拿這棵拐杖攔着，不准人看你，我怎麼放心讓你進飯店呢？』阿基博覺得詫異，望着僕人只是流淚，說道：『因為我很愛他。』僕人道：『不要再說了，無論如何，你不能進去。』這時候白迪倫丁對僕人說道：『你為什麼不肯進來安慰我好狠心的傢伙！』僕

人笑笑，說道：『你說些什麼？你好生講個明白。』白迪倫丁吟道：

如若不是他的禮貌忠信，

怎能在皇宮裏服膺？

那麼也不會在帝王的左右了。

啊！

齊全的人噯！

天上的安琪兒等着服侍你呢。

「僕人聽了覺得奇怪，領着阿基博走到店裏。白迪倫丁端出一碗杏仁混糖羹的石榴汁，說道：『兩位貴客實在光臨了。』阿基博說道：『你坐下來和我們一塊兒吃，但願真主使我們找着失蹤的人。』白迪倫丁說道：『孩子！你這麼年幼，莫非就遭受離別之苦？』阿基博說道：『不錯，我的心因為父親失蹤的緣故快要燃燒起來了，我跟祖父去各處尋找，好艱難的會面啊！』阿基博說着哭起來了。白迪倫丁很同情他，同時想起他自己遠離父母之苦，也哭個不止，那僕人也落了許多眼淚。他



們吃飽了，離開飯店；白迪倫丁覺得他的靈魂跟着他倆去了。他不能夠抑制自己，於是鎖了店門，尾在後面；他並不知道阿基博是他的兒子。去到城門那裏，他趕上去，他倆看他一眼問道：「你怎麼了？」白迪倫丁回道：「你們走了以後，我的靈魂也跟着你們走了。我因為城外有事，陪你們一同出去，把事做完以後，再轉回來。」僕人有些忿忿，對阿基博說道：「我害怕得很，才吃了他的一碗飲食，他便尾着我們不放。」阿基博見廚子果然跟在後面，臉都氣紅了，對僕人說道：「我們趕快去到伊斯蘭街，再從帳篷裏出來看。假若他真是追着我們，那時候好攆他了。」阿基博同僕人低着頭去到沙地裏，已經接近帳篷，然後回頭一看，見廚子仍然跟着。阿基博十分惱怒，又怕僕人把進飯店的事告訴祖父，同時又怕別人取笑他，說他去吃館子，被廚夫追着不放。他看見廚子的眼睛呆呆地看着他，像死人一樣。他認為那是一雙欺騙的眼睛，愈發感覺難堪。他隨手拾起一塊石頭，把白迪倫丁打倒，然後同僕人忙進帳篷去了。過了一會白迪倫丁蘇甦過來，揩了頭上的血，扯條纏頭包好，自言自語地說道：「是我對不住那個孩子，因為我無緣無故地關了門跟着他，教他懷疑我是個欺騙的人。」他轉回去，仍然賣他的東西，又想着在巴索拉的母親，痛哭了一場，吟道：

你不教時代光顧你，

那麼如何會虧枉它呢？

不要抱怨了吧！

因為它生來不是徇私的。

把心愛的收藏起來，

煩惱的丟在一邊。

反正在時代的過程裏，

時兒清亮，

時兒混濁。

「宰相尚謨士丁在大馬色住了三天，然後起程，經過哈木隨、迪亞爾·貝克爾、馬立丁、卯隋里、直到巴索拉，他去見國王，國王把他待爲上賓，問他到巴索拉的緣故。他開始末告訴國王，說宰相努倫丁是他的兄弟。國王很尊敬他，說道：『努倫丁原是我的宰相，我非常愛他。十五年前他無常以後，

我任命他的兒子繼宰相之位。可是宰相死了才一月工夫，他的兒子走了，至今一點消息沒有。但是他母親還在，因為她是老宰相的女兒。」

「宰相尚謨士丁聽見兄弟的夫人還在，喜歡得很，說道：『國王！我要會會她。』國王允許，領他去到努倫丁的家裏。尚謨士丁仔細看過那區域，站在門限上，想到弟弟努倫丁死在異鄉的慘狀，忍不住痛哭流涕，吟道：

我從一所屋子面前經過，

那是我朋友的。

我吻這邊的牆，

又吻那邊。

不是牆牽扯我，

是那屋主的愛操縱着我的心。

「尚謨士丁走進大門，經過一處廣場，見中門全用彩色雲石砌成。一進門便見努倫丁的名字

用金水寫在牆上。他走過去，一面吻，一面哭，吟道：

太陽出來的時候，

向它問你的消息；

電光閃爍的時候，

也向着它問你的消息。

我睡下去的時候，

戀念把我的心捲在它的手掌裏，

一會兒又放鬆；

憑它怎樣泡治，

我卻不訴苦。

心上的人兒喲！

你去得太遠，

我的心兒一塊塊地粉碎了。

若能見你一面，

那是再好沒有的。

不要以爲我把別人攔在心上吧！

因爲我的心房被你佔據着，

不能容納別的了。

「尚謨士丁走到努倫丁夫人的房前，聽見夫人哀吟的聲音。原來努倫丁夫人自從白迪倫丁失蹤以後，便整天整夜地哀哭。過了幾年，她拿雲石在房中央替兒子建了一塚墳，於是不分晝夜地在墳旁悲泣，甚至於睡覺都是靠在墳上。宰相尚謨士丁站在門外，聽她吟道：

真嗎？

墳呀！

他的俊美消逝了嗎？

六 埃及宰相尚謨士丁與白斯覽宰相努倫丁的故事

莫不是那美麗的景象有了變動？

墳呀！

你既不是花園，

又不是軌道，

如何枝葉和月亮會聚會在你面前？

「努倫丁夫人正在悲傷的時候，尙謨士丁走進去，先招呼一聲，然後說明他是努倫丁的哥哥；又敘述他自己的身世，說十年前白迪倫丁同他的姑娘薩玉笛結婚，第二天清晨便失蹤。他接着說道：『後來薩玉笛懷孕，生下一個兒子，他是你的孫子，已經跟我來到此地。』努倫丁夫人聽了兒子的消息，知道他還活着，又看見她丈夫的哥哥，便立刻站起來，去到尙謨士丁面前，倒身下去，吻着他的腳，吟道：

指眞主發誓，

他來了給我無限的光榮；

因爲他帶着至善的消息。

若是他願意接收陳舊之物，

那麼我把破碎的心呈獻，

那顆被離愁割碎的心呀。

「尙謨士丁教人把阿基博領來，他祖母把他抱在懷中只是泣哭。尙謨士丁說道：『現在不是悲傷的時候，應當趕快收拾行李，準備回到埃及去，也許真主會教我們得見你的兒子白迪倫丁。』努倫丁夫人回道：『聽明白了，遵命就是。』她立刻起身，收拾一切應該帶着走的東西。尙謨士丁去向國王辭行，國王把許多禮物和古董交他轉送埃及國王。尙謨士丁帶着人馬離開白斯覽轉到大馬色，在戛奴尼紮下帳篷，說道：『我們暫時住下，買些禮物送國王。』阿基博對僕人說道：『廖雨！我想出去散步，走吧！我們去街上兜個圈，看看那個廚子。你還記得吧！他招待我們，我們倒打破他的頭，那實在不應當的。』僕人道：『聽明白了，遵命就是。』阿基博和僕人出了帳篷，心中老是想着他父親的下落，在街上不停地走，一會兒從那間飯店門前經過，看見廚夫在裏面正在煮着石榴汁，那

已是傍晚時候了。阿基博很留戀地看着他，看見他臉上的傷痕，因向前說道：『朋友！你好麼？你知道吧！我非常想念你！』白迪倫了看見阿基博便感覺不安，心臟跳個不住，他垂着頭，話也說不出口。過了一會，他擡頭謙信地吟道：

我百般地渴念着，

到見面的時候就癡呆了。

口不服從我，

心也違拗我。

我敬重他，

深深地垂着頭，

心中的埋藏，

怎樣也抑制不住。

我原是保留着許多記載衷情的課本，



預備儘量地向他傾訴；

但是見面之後，

我不說了，

一字也不說了。

「白迪倫丁說道：『請你們體諒我，隨便吃點飲食吧！你們知道嗎？我一見你們，心就跳個不住，所以不知不覺地跟着你們走。』阿基博說道：『你愛我們，我們才吃了你的一口飲食，你便追着我，要調查我們的祕密。現在可不能再吃了，除非是你賭咒說不再尾着我們跑才可以。你不要以為我們以後就不來此地了，我們要在此地住着，等祖父買禮物送國王呢。』白迪倫丁說道：『一切都依着你們就是了。』阿基博和僕人走進飯店，白迪倫丁端出一碗石榴汁，阿基博說道：『你坐下和我們一塊兒吃吧！願真主寬救我們。』白迪倫丁很喜歡，果然坐了下去；可是吃到後來，他的臉色漸漸變黃，全身的肌肉都侷促不安。阿基博說道：『我說你不是好人，爲什麼老是呆呆地看着我？』白迪倫丁聽了兒子之言，吟道：

你把祕密種在人心裏，

那祕密啊！

牢固地封鎖着，

絲毫不曾顯現。

你的臉是我的天堂，

莫非教熱情把我燒傷？

你的腮角是我的仙河，

莫非讓我喝着滅亡？

「白迪倫丁慇懃地招待阿基博和僕人，吃飽以後，預備水和手巾讓他們洗手，並且灑些玫瑰香水在他們身上。他又跑到街上買菓子露來，央他們飲。阿基博和僕人飲了之後，覺得比往日吃得太飽。他們作辭出來，一直回到帳篷裏。老太太見阿基博回來，把他抱在懷裏接吻，因而想起白迪倫丁，哭了一回，吟道：

沒有一個時候不想着聚首，

因爲你去後，

我就沒了生的希求。

盟個誓吧！

我心中只是有你。

安拉是我的主宰，

有他知道我的祕密。

「老太太問道：『孩子！你們去那裏玩？』阿基博回道：『我們在大馬色城中走了一趟。』太太站起來，端出一碗不很甜的石榴汁，對僕人說道：『你來陪他吃。』僕人想道：『實在一點也不能下嚥了。』阿基博勉強坐下，喝了一口，覺得不甜，說道：『啊呀！這是那裏來的俗食？』太太問道：『孩子！你嫌我煮的不好嗎？你要知道，除你父親白迪倫丁以外，誰也沒有我煮的好。』阿基博道：『祖母！你煮的不見得很好，我們在城裏看見一個廚子，他煮的石榴汁好極了，人人都愛吃，你煮的比較着差。

的太遠了。」

【第二十四夜】「太太聽了阿基博的話，大發脾氣，看着僕人說道：『可傷喇！你帶壞我的孩子了！居然領他去進館子！』僕人畏罪，不肯招認，說道：『我們只是在城中走了一轉，並沒上館子。』阿基博說道：『我們已經上了館，吃得飽飽的，館子裏的比這個有滋味。』太太立刻告訴尙士丁，宰相把僕人喚到面前，問道：『你爲什麼領孩子去上館？』僕人着了驚，回道：『我們沒上館子。』阿基博說道：『我們進館子去，吃了許多石榴汁，廚子又給我們冰水喝。』宰相大怒，僕人總不肯招認。宰相道：『如果你的話是真的，那麼當面把那碗石榴汁一齊喝掉！』僕人走過去要吃，卻嚥不下去，只好扔在一旁，說道：『主人饒了我吧！因爲我昨天吃的太飽。』宰相知道他是在館子裏吃過，教幾個僕人把他拖翻，痛打一頓。他求道：『主人不要打了，讓我說實話吧。』宰相止了打，說道：『從實說來！』他說道：『我們去到那間館子裏，是賣石榴汁的，他端出一碗，我生平還沒嚐過那麼有滋味的飲食。』當時太太怒道：『你必須去廚子那裏，買一碗石榴汁給宰相看，讓他批評，究竟是誰的好。』僕人道：『可以的。』太太把一個土碗和半塊錢交給僕人。僕人拿着去到館子裏，對廚子說道：『我

們在主人家裏拿你煮的東西賭嘴，因為那裏也有石榴汁，現在請你賣半塊錢的。你究竟怎麼着？我們因為吃你的飲食，受了很重的責備。」白迪倫丁笑道：「這種飲食只有我母親和我煮得最好，如今她住在巴索拉。」他接着僕人的碗，裝滿一碗石榴汁，把糖粉和玫瑰撒在上面，然後遞給僕人。僕人接着碗，急忙轉回去。太太接着，一嚐，覺得味道很好，知道是她兒子煮的，大叫一聲昏倒了。宰相着慌，忙把玫瑰水灑在她的臉上。一會兒她蘇甦過來，說道：「假若我的兒子還活在人世間，那麼煮這石榴汁的不是別人，他就是我的兒子白迪倫丁。一點懷疑也沒有，因為這種飲食，只有他和我會煮，是我教他的。」宰相聽了，十分喜歡，說道：「久別的人，喲！莫非相會的日子到了嗎？我們但求真主聚會我們。」

「宰相馬上召集所有的侍役，吩咐道：『你們約齊十個人去到那間舖店裏，搗毀他的舖面，就拿他的纏頭，顯出發怒的樣子，把他綁來；但是千萬不要傷害着他。』僕役們應諾去了，宰相便騎馬去到警察局見局長，把挨王的通行證呈上。局長問道：『你的仇人在那裏？』宰相道：『他是個廚子。』局長立刻派人去探聽，見舖子已被人搗毀，所有的器皿都粉碎了。宰相的僕役，遵着宰相的命

令，跑去搗了那間舖子，把廚子綁到帳篷裏等候宰相。白迪倫丁莫明其妙，問道：「究竟你們看見石榴汁裏有什麼東西？爲何這樣對待我？」

「宰相從警察局出來，得局長的許可，可以把仇人帶到埃及。他到帳篷裏，僕役把廚子綁到他面前。白迪倫丁見了伯父之面，哭道：『大人！我犯了什麼罪？』宰相問道：『你可是煮石榴汁的？』白迪倫丁回道：『是的，石榴汁裏有什麼東西犯了殺罪？』宰相道：『這是最輕的處罰了。』白迪倫丁問道：『大人！爲何不宜佈我的罪狀？』宰相回道：『稍微等一會吧！』於是教僕人們準備一切。那些僕人把白迪倫丁鎖在木箱裏，然後帶着離開大馬路，一直走到夜間才息歇開餐，把白迪倫丁放出來吃點飲食，然後仍舊鎖在箱內，這麼繼續不斷地一直到了埃及。宰相問道：『你可是煮石榴汁的？』白迪倫丁回道：『是的，大人！』宰相吩咐僕人：『把他鐐拷起來。』僕人遵命，果然把他鐐拷起來，仍鎖在箱內，直帶到鄒多尼亞才放出來。他們喚一個木匠來，吩咐道：『你替他做個木架吧。』白迪倫丁問道：『爲什麼替我做個木架？』宰相道：『我要把你絞死，然後把你的尸綁在木架上，抬到各地方去示衆。』白迪倫丁問道：『你爲什麼這樣虐待我？』宰相道：『因爲你煮的石榴汁太壞，它

是需要胡椒的，你如何煮它？」白迪倫丁問道：「就因爲它需要胡椒，你才這樣處置我嗎？你拘着我，每天給一頓飯吃還嫌不夠嗎？」宰相道：「你的罪非殺頭不可。」白迪倫丁只是覺得奇怪，很耽心他的生命。宰相問道：「你想什麼？」白迪倫丁回道：「我像你一樣的愁想罷了，假若你是有理智的，那麼不會這樣處置我了。」宰相道：「我們應該把你示衆，警戒後人。」白迪倫丁說道：「你這樣做，那裏夠得上示衆？」宰相道：「未免是要絞死你的。」木匠一面工作，一面聽他們辯論。直到深夜，宰相教人把白迪倫丁鎖在箱裏，說道：「到明天一切都可以完結了。」宰相等了一會，料着白迪倫丁已經入睡了，於是教人擡着木箱，他自己騎着馬，連夜趕着進城，回到家，對女兒薩玉笛說道：「謝真主，已經找着你叔父的兒子白迪倫丁了。起來吧！趕快收拾屋子，照結婚那晚上的情形佈置起來。」

#### (4) 破鏡重圓

「薩玉笛起來燃了燭，宰相把從前寫下的那張字拿出來，於是照着所記的一一放置妥貼，和

結婚那天晚上的情形完全相同，又把白迪倫丁的衣服錢袋放在原先的地方。宰相對女兒說道：『等你叔父的兒子進來的時候，你問道：怎麼來得這樣遲？總之你多同他談話，到天明我們才把一切對他說破。』宰相悄悄地把白迪倫丁從箱裏擡出來，乘他熟睡的時候，取下鑲拷。白迪倫丁從夢中醒過來，見自己睡在一處清淨的過道裏。他暗暗地說道：『我是在夢中啊！』他站起來，慢慢走到二門，一看，原來是他結婚的那間屋子，一切桌椅裝飾都沒有改變。他看見他自己的衣服和錢袋，長嘆一聲，猶豫地說道：『我是做夢嗎？還是醒着？』他擦擦頭顏，驚奇地說道：『這明明是我結婚時候的那間屋子！我原是被關在木箱裏，怎麼又來到這裏了？』正當他自言自語的時候，薩玉笛說道：『進來吧！你太遲緩了！』白迪倫丁聽了她的聲音，忙看一眼，笑道：『我正是在幻夢中！』他走進去，一面嘆氣，一面回想，老是懷疑不定，望着那衣服錢袋說道：『真主至知！我真是在夢寐中啊！』薩玉笛問道：『你爲什麼只是嘆氣猶豫？這是新婚的頭夜呢！』白迪倫丁笑道：『我離開你已經幾年了？』薩玉笛回道：『喲！但願真主賜你平安？你去了，一會轉來的，莫非你沒有思想了？』白迪倫丁笑道：『你說得不錯，可是我出去以後，夢見我在大馬色做了廚子，在那裏住了十年。有一次一個世家



的孩子去到我的鋪裏。」他說着摸摸頭上的傷痕，說道：「像真事似的，因為那孩子打破了我的頭。我像是離開你，在夢中遇着他吧！並且去到大馬色做廚子，沒帶着衣服和帽子。」他嘆了幾口氣，接着說道：「我好像在那裏煮石榴汁。實在的，這都是夢中的情形。」薩玉笛問道：「另外你還看見些什麼？」白迪倫丁把一切都告訴她，說道：「假若不爲我的猶豫，他們準把我釘在木架上。」薩玉笛問道：「那爲什麼呢？」白迪倫丁回道：「因爲石榴子太少，好像把我的鋪子和器皿搗得粉碎似的，又把裝在木箱裏，喚木匠來做木架，要絞我。謝謝真主，幸好是一場惡夢。」薩玉笛聽後笑了一笑，白迪倫丁想了一想，說道：「那不像是夢，我終久不明白是什麼道理。」那天晚上白迪倫丁猶豫不定，一會說是做夢，一會說是事實。清晨宰相尙護士丁去見他，向他致意，白迪倫丁看清楚了，說道：「你不是綁了我要釘死，又搗毀我的鋪子嗎？那是因爲石榴子太少的緣故。」宰相說道：「我兒！你聽着吧！如今真相已明，用不着掩諱了。你原是我弟弟的兒子，我所以這樣做，因爲我料定你是同我女兒結婚之人，然而你是不能證實的，非教你自己看見我的屋子，看見你的衣服錢袋，以及你寫的和你父親寫的字，你才能回憶。我既然沒見過你，所以不認識。你知道嗎？我已把你母親從巴索拉

接來了。」宰相說罷，依着白迪倫丁哭起來了。白迪倫丁聽了叔父之言，驚異非常，撲在叔父懷裏，又喜歡，又泣哭。宰相說道：「孩子！一切的事變，都是你父親和我幹出來的。」於是談到他們從前的爭論和努倫丁出走的始末。宰相把阿基博喚來，白迪倫丁看見，說道：「就是他拿石頭打我。」宰相說道：「他就是你的兒子！」白迪倫丁聽了，撲在阿基博身上，泣哭。這時候老太太進去，撲在白迪倫丁身上哭了一回，然後擡起頭來，敘述他走後的一切經過。白迪倫丁也把他的遭遇告訴母親。他們母子久別重逢，非常感謝真主。宰相尚謨士丁休息兩天，然後去見國王，在王前深深地鞠躬，讚頌。博得王的歡欣，笑顏着讓他坐在旁邊，問他途中的見聞和經過的情形。宰相從頭至尾，詳細報告國王。國王說道：「謝謝真主，你算是一帆風順地領着孩子歸來了，我不免要看看努倫丁的兒子，你明天領他進宮來。」尚謨士丁回道：「遵命，明天准定領他來拜望國王。」宰相辭別國王，回到家中，把見國王的情形告訴白迪倫丁。白迪倫丁說道：「我們應當遵從國王的命令。」第二天白迪倫丁跟叔父進宮去，在國王面前，用最美妙的祝詞讚頌國王，隨即吟道：

因你們提攜而展進升騰的人。

匍匐在你們前面，

吻着地面，

因為慶幸他的成功，

你們是應當光榮的，

因為你們允准需求者的要求，

提高他們的地位。

「國王微笑着教他坐，他便挨近叔父坐下。國王問他的名字，他回道：『我叫白迪倫丁，我隨時隨地讚美國王的盛德。』國王驚異他的回答，要試驗他的知識禮貌，因問道：『你可知道美的意思？』白迪倫丁回道：『我知道一點，譬如清晨見喜笑的臉面是美，潔淨的身體是美，能辨香臭的鼻是美，能看是非的眼是美，能辨甘苦尚於言談的口舌是美，端正的姿式是美，活潑的舉止以及美妙的詩文都是美。』國王聽了異常喜歡，問道：『沙禮和比狐狸還狡猾這句話，人們常常用來作比喻，究竟是什麼意思？』白迪倫丁回道：『國王請聽：那是因為鼠疫流行那年，沙禮和去納吉府避難；他

禮拜的時候，來個狐狸站在他前面，學着他的舉動擾亂他。有一天他脫下外衣和纏頭，套在木棒上，拿線繫着中央，然後把棒插在原先禮拜的地方。狐狸不知道，仍然來擾亂。沙禮和便從後方去捉住狐狸，從此以後，人們便說沙禮和比狐狸還狡猾。國王聽了白迪倫丁的解釋，對宰相說道：「你的姪兒很有造詣，在埃及恐怕還找不出像他這樣的人。」白迪倫丁站起來，向國王深深地鞠躬，表示感謝，然後端正地坐下。國王知道白迪倫丁的才學，異常喜歡，賞給貴重的獎品，委他在宮中服務。白迪倫丁站起來，深深地鞠躬致謝，然後作辭出來，跟伯父一塊兒回家去了。飯後，白迪倫丁去到薩玉笛房中，把進宮的經過告訴薩玉笛。薩玉笛說道：「國王未免要把你認爲親信，加倍地賞賜；你受了真主的恩賞，如同一座燈塔，那光輝照在海陸之間。」白迪倫丁說道：「我要寫一首詩讚頌國王，教他格外地喜愛我。」薩玉笛說道：「你的意思很好，你寫吧！」白迪倫丁一個人靜悄悄地沈思默想，終於很細心地寫成一首得意的詩。他教宰相向謨士丁的僕役把詩送進皇宮。國王讀了那詩，滿心歡喜；並且讀給左右的侍臣們聽，博得大家的稱譽。國王把白迪倫丁召進宮去，對他說道：「從今天起，你好生服務，做我的一個知心伴侶，每月賞你一千金。」白迪倫丁站起來，向國王鞠躬三次，說以

後要盡力效忠國王。白迪倫丁既然掌握大權，名望日彰，同他伯父尙謨士丁和家人過着舒適快樂的生活，直至老死。」

教皇何魯納·拉施德聽了張爾蕃講的故事，覺得奇怪，說道：「應當拿金水把它記載下來。」於是赦了那個僕人，吩咐按月賞他豐裕的生活費。

中華民國九年六月十日

國務呈繳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初版

命(81000)47

☆ 天 方 夜 談

第一冊實價國幣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譯述者 納 訓

發行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

(本書校對者殷師竹)

徐



